

繪
畫

江 湖 廿 四 俠

樓
閣



烏
菴
圖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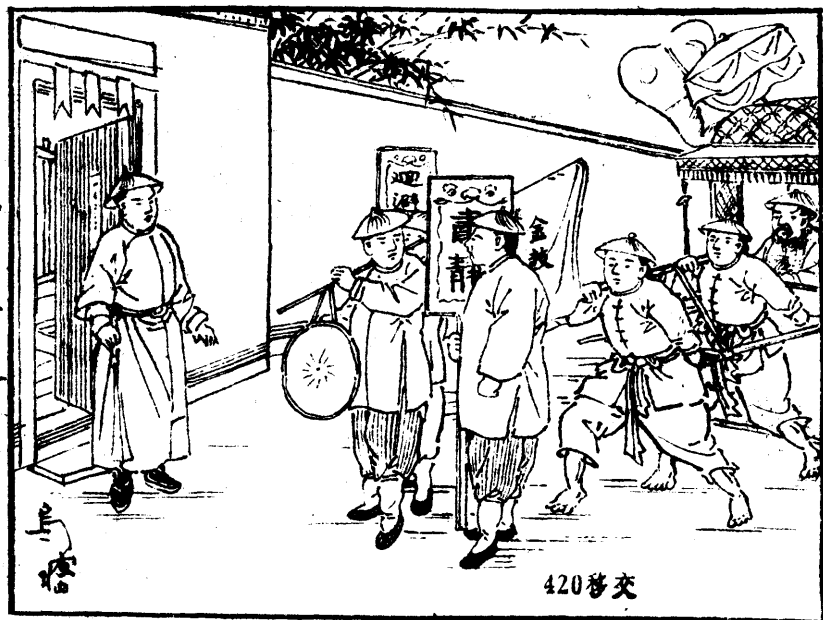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12 4654B

江湖廿四俠

第一百十六回圖



烏鴉繪



420 移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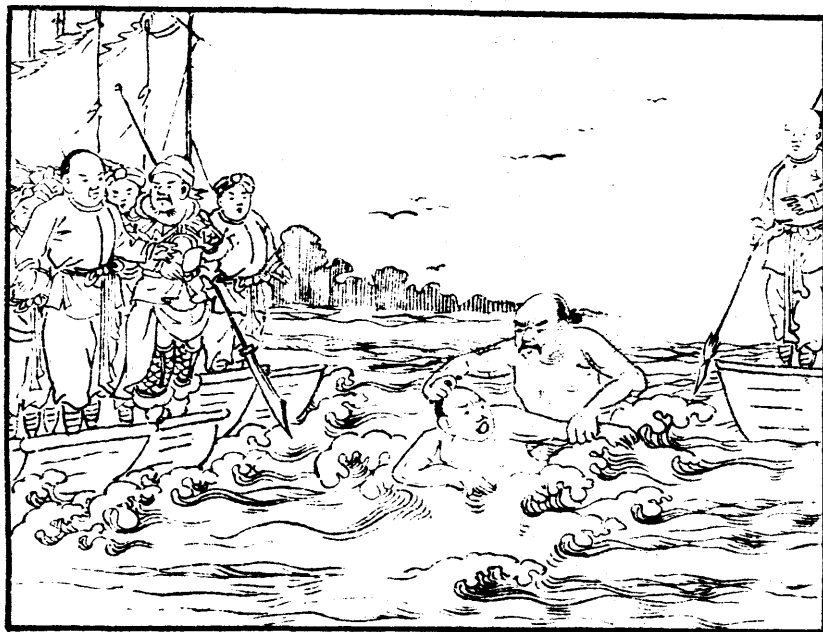


江湖廿四俠 第一百十七回圖



烏陂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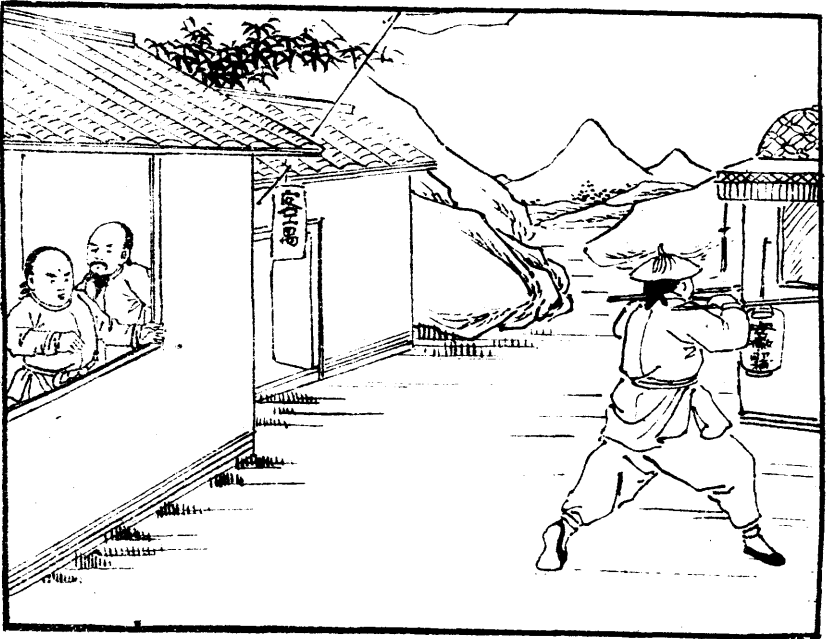


江湖廿四俠

第一百十八回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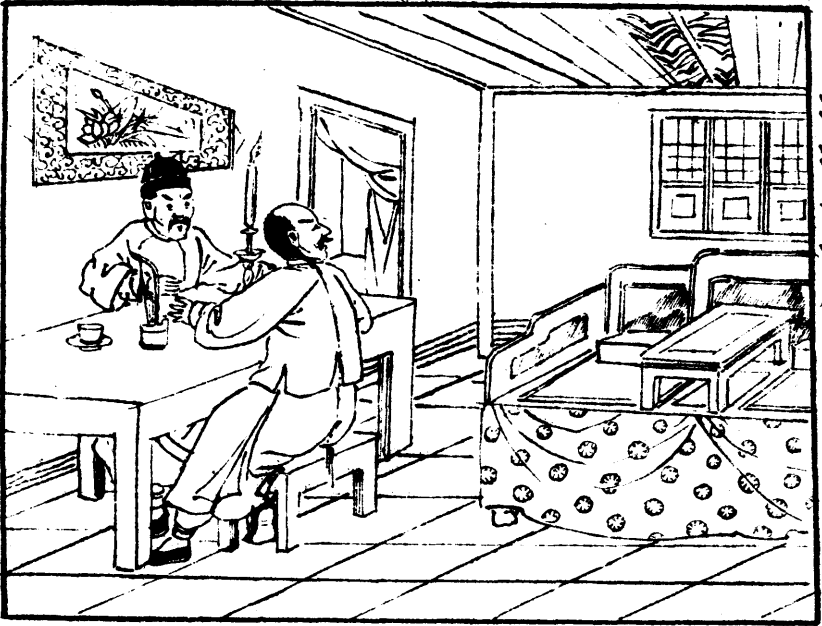


烏波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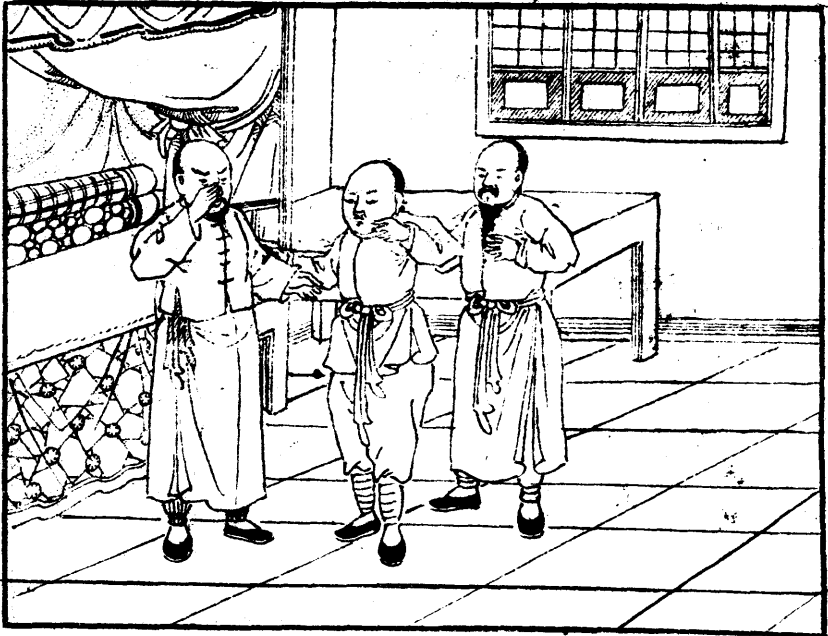
江湖廿四俠

第一百十八回圖



鳥跋繪

江湖廿四俠 第一百十九回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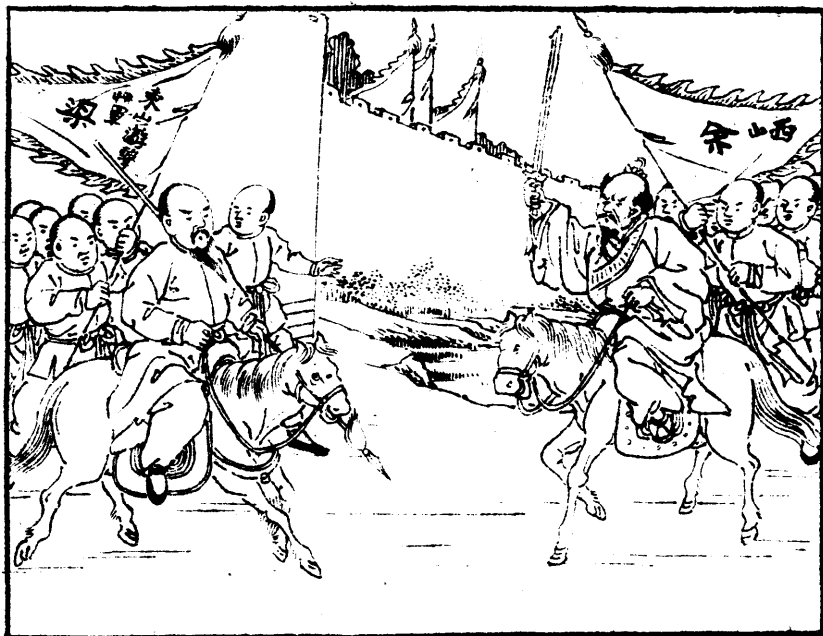
烏跛繪





江湖廿四俠

第一百二十四圖



烏陂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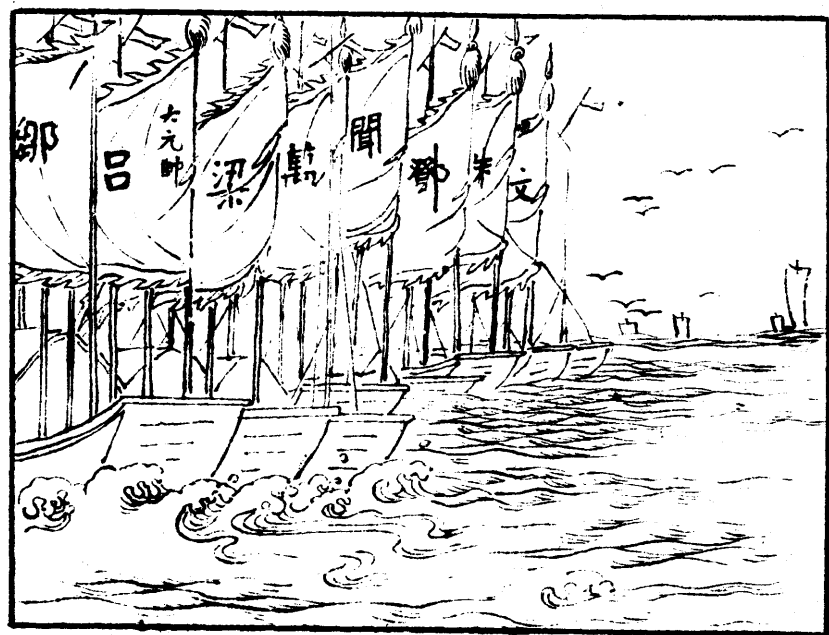


江湖廿四俠

第一百二十回圖



烏波繪



第一百十六回 斬黃狗松林行旅 越白雲碧浪蕩孤舟

話說黃狗老三店中的客人。方在起身洗盥喫飯。想要趁早趕路之際。忽見衝進一個頭陀和三個壯漢。各自暗驚。忖想這般早。不要是拖月光的吧。趁拂曉時人稀行劫者謂之曰拖月光此咸同間綠林術語之一

也。黃狗老三更加詫異。想着這個頭陀和三個漢子。分明昨日投宿在俺店裏的。怎這時反從外面進來咧。俺起來下了板門。一直沒離開。也沒見他們出去呀。看這光景有

些尷尬。想着便暗中叮囑伙計們留神。及至朱奇叫梁氏兄弟將行囊收拾好了。牽出牲口。并將鄧元姑等四人的牲口也備好。牽將出來。黃狗老三情知不好。却仗着有謝

莊主宮教頭在。不怕他們怎樣。便硬着腰子。如畫妙絕看朱奇等怎樣做法。祇見朱奇等將

牲口行李拾掇停當。都放在過路亭裏。驛道客店茶亭俱於門前搭一瓦蓬或茅蓬如屋狀跨道而建用以爲旅客息止避雨遮陽者謂之過路亭今兩湖及長

江猶多如此北地更夥幾於全是惟能舉其俗稱者蓋鈔朱奇和梁孔回身進店。梁洪梁廣不回身進店必爲一則守牲口行李二則任守門瞭望之責作者却不敘明豈漏筆耶故

作狡滑耳。這時店裏客人以爲朱奇是店裏老客。回頭來取行李的。見他回身進店。也以爲

是算帳。絕不疑心有他事了。夾敘衆客忽驚忍安恰是當時旁觀心理妙絕那知朱奇還沒到櫃邊。祇聽得一聲吶

喊。便見衝進四個人來。當先一個女子。頭繫魚婆巾。身穿白綾衫。腰束絲縑。手提銅鎚。

怒目橫眉。直撞進來。隨後兩個漢子。前面一個。科頭赤膊。黑面虬髯。挺一條霜雪一般。

的扑刀。或謂胡萬春此刀何來。余答之曰。謝家莊中。豈少此物。耶前之借刀暫時也。豈有入寶山而空手回方。來自盜穴而不能得一兵刃者。斯問毋乃太吹求。後面一個藍包巾。白

衣袴。白臉紅頰。星眼劍眉。捧一對長劍。一嫵一妍。一黑一白。一竊一後面還有一女子。挽個

螺絲髻。提一對板斧。最後一個便祇見髻與斧狀。衆人已心驚不暇細視也。用筆細如毫髮。衆客人見了。當是果真是強盜來打

劫了。嚇得魂飛魄散。四處亂躲。黃狗老三一見。更是心膽皆碎。謝莊主宮教頭可想要拔

步逃走。可恨那兩條腿。忽然不服使喚。祇瑟瑟的抖個不住。死也提他不動。說時遲。那

時快。朱奇方近櫃邊。鄧元姑早已趕到。想見其迅如飛。鳥勢若奔馬。託的跳進櫃檯。一把揪住黃狗老

三的辮子。辮子的功用。祇此一端。拖到店堂之中。喝道。狗強盜惡賊。你做的好事。天網恢恢。今朝落

在姑娘手裏。也是你這惡賊惡貫滿盈。你且將你所作所爲。當着大衆說將出來。姑娘

饒你個死的痛快。說着又大喝一聲。道。快說。黃狗老三看伙計們已被朱奇等盡數擒

住。料知性命難保。便將雙目一閉。齧齒不聲。鄧元姑見他不說。便將左手銅鎚也夾向

左脅下。祇一也字便將擒黃狗老三時右手銅鎚夾向左脅下補出來洵用補筆之聖手矣伸出兩指將黃狗老三的太陽穴一捏捏得

他頓時殺豬也似叫喚起來。連連嚷道：饒命呀……俺說……俺……說……鄧元姑

將他提將起來。喝道說。此一說字如見其威武狀態黃狗老三喘着說道：俺本名叫何銀杰。何大義便

是俺兄弟。從淮安到此地來尋兄弟。兄弟因俺會使蒙汗藥。便和謝莊主說了。叫俺開

張這店。給謝家莊做個眼線。已有七年了。在俺手裏死却的人。連俺自己也沒數目。橫

豎沒三天不弄死人便了。鄧元姑又喝問道：你害過多少女子。得過謝福興多少銀錢。

黃狗老三道：這更沒數目了。這些事俺幹的不少。就是銀子。却不過得着謝莊主三五

千兩。倒是蒙倒了客人。俺和莊上三七折帳。却得的不少錢財。這時那些躲藏的客人

都漸漸的露了面。聽了黃狗老三的口供。個個喊殺。仁兄們好的膽子鄧元姑便高聲向衆客人

說道：列位都聽清了。這可不是俺和他爲什麼私嫌小怨。說着便一鬆手。放了黃狗老

三。故作奇筆妙絕再雙手掄鎚。讀此句始知上句之妙蓋雙鎚在脅非放却不能取出也向黃狗老三腦門一擦。直打得成了一

堆肉醬。朱奇便叫道：都宰了趕路罷。時候不早了。接着祇見。此從衆客人眼中寫出胡萬春等兵器

齊舉將伙計等一齊殺死。朱奇在懷中掏出一封書信，擺在桌上。衆客人方要向他等說話時，朱奇早領着衆人一齊奔出店門，各上牲口，一聲長嘯，絕塵而去。妙絕如讀游俠傳文字衆客人目定口呆，如有所失。其中有幾個老走江湖的客人，向桌上取了朱奇留下的信看時，却沒封口，便抽出信牋，祇見寫道：

路過紅花。聞虎而冠者謝某。肆毒閭里。其爪牙如黃狗店之黃狗老三。圓通寺之四空無樹。助惡幫凶。招盜致匪。劫路殺客。擄女掠童。有司或以不知。或因不敢。以致蛇蝎久蟠。道途荆棘。爰盡殲之。此店財物。悉自劫來。可以之爲黃河災賑。倘敢染指或株連無辜者。視此例。天運……年……月……日不平頭陀……等

衆客人一齊擁上前看過。七嘴八舌正在商量處置。地保已得訊趕來，便先報本鎮巡檢。如此事故猶待地保報而後知巡檢些什麼將衆客人留押。又到謝家莊圓通寺兩處看過，掏摸了些東西。方

纔立時報縣。次日縣太爺會同城守營人馬喧騰，來到鎮上，先將大路截住，挨家按戶派人搜檢。見神見鬼滿清時官吏的確盡皆如此所謂善放馬後轍方謂之諳習公事也倘不如此將獲譴作者寫來情事如繪其亦「老公事」耶一笑巡檢和地方接差。

縣太爺先到三處凶場驗過屍。踏勘過一番。又將不平頭陀留下的信件等。一一看過。愁眉苦臉。悶悶不樂。巡檢迎接憲駕到預備的公館裏。縣太爺照例說了兩句查凶歸案的話。便端茶送客。巡檢退出。縣太爺急忙請刑名師爺來。屏退左右。密商一番。立時出來陞堂。滿面春風。傳人問話。知道這鎮上沒紳士更加歡喜。便將黃狗店裏衆客人釋放了。店中銀物查抄。店屋發封。立時回城。便詳文上去。祇說

紅花鎮謝福興等窩盜殺人。被卑職察覺。會同營勇。親自馳赴該鎮緝捕。該盜等竟敢拒捕頑抗。卑職督率差勇。奮勇兜拏。當場格斃劇盜謝福興。宮香輔。何大義。王章。何銀杰。盜僧四空。無樹。及不知姓名之盜黨。共計四十餘名。瞞却不少盜婦謝

弓氏等四口。畏罪自刎。

說得真好聽

盜窟三所。業經先行發封。并抄得賊銀若干。賊物

某項若干。伏候諭示發落。

絕妙一篇刀筆作者真無所不能

等語。

又另外夾個稟單。說是地方紳士。籲請將賊物撥助黃河賑捐。是「視此例」三字之效用過了幾日。批飭下來。果然嘉獎。加了三級。有功員弁。差勇。均酌賞花紅。賊銀賊物。如擬撥賑。一場

掀天大案。就此雨過天青。

足見紹興師爺的本領可怕。

且說朱奇等八人縱馬離了紅花鎮。轉眼間已

是五里路程。遙見大路旁邊松林之下。拴着一匹紫驢。認得是唐采蘋的坐騎。到得林

邊。一齊下馬。進林。果然紀寶璉等在林內席地而坐。見了朱奇等到來。連忙起身相迎。

唐采蘋便到林外將馬解下。牽進林內。

細極蓋先爲使朱奇等得識彼等在內。朱奇等既來了。則此馬在林外。足以引人注意。倘有餘匪識得。且將再生事端。故

必牽進林裏。唐采蘋之精細。即作者之用筆精細也。

大家席地而坐。歇息休養。歡然道故。

此等樂事。人生能有幾回。

紀寶璉問道。掃滅

謝家莊的情形。俺已大略知道了。祇是謝福興如何殺却的。却不曾知道。玉面虎不是

您宰的嗎。說給俺聽聽可好。

此數語讀者心中皆欲說者也。作者特假未加入戰鬥之紀寶璉。說出極爲得體語言。倘極好讀之。如聞及舜女郎歡話神意。都消郭玉瓊

笑道。那也是他該死。撞在俺手裏罷了。說起來真笑壞人。董玉寶忙驢問道。怎的這般

好笑。快說出來大家聽聽。

斯時之董玉寶年已長矣。猶有童心。

郭玉瓊笑道。俺和赤纓女都被那賊迷倒。送

到謝家莊之後。一事不知。半夜醒來。覺着身子綁着。不覺詫異。仔細思量。知是中了奸

計。便想法脫身。再看赤纓女。他比俺喫的多喝的猛。還沒醒來。旁邊還有幾個僕儼模

樣的人。圍着喝酒。俺便想候赤纓女醒來時。同使縮骨法脫身。再打聽醉菩提和紅孩

兒的下落。這時忽然進來一個人。那些僕儼模樣的人見了，都垂手侍立，叫他做莊主。俺這纔知道不是在黃狗老三店裏了。俺便將那莊主面貌認清，赤纓女在這當兒醒了。一見自己被綁着，便破口大罵。那謝福興方要張嘴說話，忽進來一個丫頭，向他道：「叫你就去。」丫頭有如此威風，足見平日夫人之魄力，莊主之委靡。謝福興聽了，好像聽了聖旨一般，馬上跟着就走。俺正覺着奇怪，紅孩兒等已經到了，殺了看守的人，救了俺倆。既補且省又問得了莊主的住處，擒賊必擒王，俺倆尋着了兵器，大夥兒全去尋謝福興。到了裏進屋裏，俺們分作三路，從正屋和東西耳房分頭進去。俺進東耳房，方跨進去，祇見謝福興直挺挺跪在地上。上首坑上坐着個怒目橫眉的娘兒們，正在潑罵。見俺進去，潑罵的更厲害。不言謝福跪亦不言爲何事而喚彼來此更不言此婦人潑罵之由而讀者已完全明白如此描寫是上上乘筆法俺見了謝福興，怒火上冲，一斧便將他腦袋削下了。這不是那小子活該。天教他上法場一般，跪着丟腦袋麼？那娘兒們見了，頓時呆了。何不大大的潑罵一番後來問明白是謝福興的家，小便也宰了。大家聽得謝福興如此不堪，都哈哈大笑。吳金城見衆人高興，想一時不會急走，便叫從人將點心乾糧都取出來。

送給衆人點饑。衆人鬧了一夜。此時都着實有些饑了。便不客氣。狼吞虎嚥。各自充饑。一霎時。便將吳金城所帶的點心乾糧全喫光了。各人都覺有了個半飽。祇胡萬春嚷着和沒喫一般。催衆人起身。尋個村莊弄喫喝。朱奇道。且休性急。如今俺們不是要分南北兩班走嗎。依俺說。玉面哪吒和唐神棒不必往開封去了。他們都要回頭趕來了。霹靂子也已知道他父親的事了。您倆趕去也是白趕。目前莊上島裏都缺人。不如且自回頭罷。唐采蘋道。那麼。吳公子咧。吳金城聽了。也正在心裏着驚。朱奇道。這個俺早就思量好了。前年俺到山東。曾救過一個奔喪的孝子。後來怕他再遇強盜。當時俺又有事。不能護送他。便和九頭鳥討了一方鑣旗。護送他人往北京去了。後來他將鑣旗還俺時。九頭鳥已入了八卦教了。俺不高興去會他。這鑣旗還在身邊。這南北大路上有了這鑣旗。俺們再給一封信帶着。任憑那一路的朋友。都可以安然放過。不再擾他了。紀寶璉唐采蘋聽了。便不再作聲。吳金城救父心急。立時便求朱奇給一封信。朱奇道。你且休忙。昨夜俺們在紅花鎮。鬧了個翻江擾海。你如今還得打那鎮上過去。倘有

差池。豈不是俺們反害了你了。如今俺們且護送你一程。繞道過了紅花鎮。向前面尋

個村莊喫飯歇息時。再討副筆墨。寫給你罷。胡萬春正在朦朧打盹。妙人絕倒有事幹便爭先力任精神百倍無事

時便一言不發朦朧打盹一片天真胸無渣滓自是天地間僅有的「真人」聽得朱奇說前面尋個村莊喫飯歇息。也沒聽清前言

後語。一挺身立起來。嚷道。走呀。說尋就得去尋呀。俺可真餓的有些受不了了。衆人聽

了。一齊大笑。便都起身。各自繫了牲口肚帶。細揮了衣上灰塵。細先整頓牲口後揮衣上

作家的描寫細膩之極牽了牲口。一齊出了林子。扳鞍上馬。揚鞭投西南而行。一路之上。說說笑笑。

其樂融融。老死田畝者安知有此天堂境界這一帶道路。胡萬春最熟。朱奇便叫他打馬向前領路。衆人

隨着他穿莊過集。兜向北方來。約莫行一個時辰。來到一個集上。老遠望去。約有二三

十家人家。烈日光中。炊煙亂湧。胡大哥見着一定要饑涎滴下胡萬春將草帽向腦後一掀。揚鞭指道。好

了。到了。如畫董玉寶笑道。到了那裏呀。胡萬春道。到了打尖的集站了。快走。吧。董玉寶

一笑。也不答言。便兩腿一夾。衝馬向前。恐胡萬春齒莽也故先往打店趕到集上。迎頭便是一家飯店。接

客的伙計。連忙上前招呼。雙手一攔。那長行牲口。懂規矩。見了便一擺腦袋。一匹跟一

匹。直奔店來。衆人下了牲口。董玉寶搶先到櫃上關照。要做十五斤家常餅。切六斤肉。再要四斤白酒。胡萬春趕來聽了。便道。喂。老紅。您單管自己嗎。董玉寶愕道。您說嗎。呀。胡萬春道。您要的東西不是您一個人喫的嗎。董玉寶這纔明白他的話。便道。您要多少啦。胡萬春道。咱們十幾口子。頂少也得來八個那麼些。纔夠喫的。董玉寶笑着推開他道。要瞎鬧吧。喫了不夠。難道不好添嗎。胡萬春瞪着兩隻大眼睛道。誰耐煩喫着等着。昨夜殺了一夜。難道不要多喫喝些。補補虧損嗎。董玉寶瞪了他一眼。方要發話。朱奇在座上早已聽着。便高聲叫道。醉菩提。您這裏來。要喫不夠。咱們多喝兩鐘不好嗎。惟此道始能服此公不平頭陀深有韜略胡萬春方不言語。走到座頭上來。不料這時正有幾個衙門裏的差狗子。下鄉傳人。也在這店裏打尖。聽了胡萬春的言語。留神細察。見這一大夥男女僧俗。都帶着兵器。便料着不是好人。却又見衆人狀貌勇猛。人數衆多。自己人少。不敢動手。惹禍。弄得功沒得着。反喫眼前虧。便祇在一旁側耳細聽。却又因衆人都不是本地人。言語難懂。不大聽得明白。祇聽得洞庭洞庭。一連幾個人。提着這兩個字兒。差役中有

個名叫狐狸精小白兒的。心裏神機一動。暗忖。這夥人一定是洞庭水盜。藝材倘使真是洞庭水盜必不

肯道此兩字於客店之中天下豈有自暴秘密者如此等人而充差役訪案則案件之不爲彼所顛倒者幾希矣如今上頭有憲示。捉得洞庭水盜的。馬上

賞給六品功牌。還有花紅銀可領。真是俺的運氣來了。竟然撞着了這許多。看來勢這

裏面定有大頭兒在內。攔着了。準可過個好年。想着便遞眼色給那四個夥計。自己假

裝小便。向後苑裏來。四個夥計也都隨着到後苑裏來。小白兒道。衆位弟兄。外面店堂

裏這夥人兒。俺已觀察明白了。都是洞庭水盜。并且還有大腦袋在內。自以爲雖孔明亦不過如彼俺

們好兄弟。有財大家發。因此俺不瞞你們。說得真好聽我恐是你因獨力難行不得不求人幫忙耳如今想法子。將他們

拏下。豈不是一件大大的功勞。衆夥計聽了。都手舞足蹈起來。却又轉念想到動手看

這夥人的形狀。都非善家。着實扎手。頓時高興去了一半。齊問小白兒有何良法。小白

兒道。俺有個絕妙的計策。如今他們人多。又都帶着兵器。俺們自然對付不來。且候他

們喝醉了。喫飽了。身體發倦時。先盜了他們的兵器再動手。豈不是蕎麥田裏捉烏龜。

手到拏來麼。絕倒原來祇是如此的妙計衆夥計想了一想。有一個叫傻瓜兒的。搖頭說道。此計不安。

他們的兵器怎能盜得咧。即使你們盜得又將如何吾恐你們這幾個瘦狗貪狼還 小白兒道。叫掌

櫃的去騙去公事。怕他不肯幹嗎。傻瓜兒道。不見得騙得動吧。不要兵器騙不得。反驚

醒了他們。俺想祇跟着他們走。如果他們分散。就好辦了。斗大的傻瓜。一口吞不下。也

祇好先喫一點兒再說。傻瓜兒還比較的有見地。彼等之所 小白兒道。你真傻。多的不喫喫

少的。天下有這樣的馱子麼。傻瓜兒道。這麼多。怎麼喫得下去咧。小白兒躊躇了半晌。

忽然拍掌道。有了。喫不了。分些給旁人吧。這夥人是回窠裏去的。一定要從前面九里

屯走過。咱們現在就趕到屯裏。劉都爺那裏去報密。讓營勇去捉拏。功勞咱們仍舊有

分。這計可好。叫人家出力自己袖手得 衆夥一齊贊妙。坐得功勞自然是妙 立時便都回身到前

面。推說事情緊急。等不及喫飯。便趕先走了。這裏朱奇先喫過飯。將信寫好。託付亳州

一個好漢。請他派人護送吳金城。又將九頭鳥的鏢旗取出一併交與吳金城。并叮嚀

他許多路上的交待。吳金城誠懇謝過。謹密收好。與衆人一一告辭作謝。領着從人起

程去了。朱奇回看衆人時。都已喫喝完畢。祇有胡萬春還在喊伙計拏大餅來。一面大

口的吞肉。不曰喫而曰吞形容盡致●大凡讀書而不知其妙處亦祇可謂之曰吞。

又等了一會。他纔將添的三斤乾大餅。三斤牛肉。二斤白酒喫完。這是添的不知以前喫了多少●非寫胡萬春之豪蓋為多延時刻使營勇得準備埋伏也。

拍拍肚子。將軍不負此腹矣。站起身來。掣個碗。一連啣了七八碗冷茶喝了。挺着肚子道。今天咱們且歇半天。明天再走好麼。

絕妙 飽極思眠矣。媼不讓黑旋風。朱奇笑答道。後天走也不妨。霹靂子趕來時。咱們就說是特意在此候着。

他便了。絕倒朱奇之以俠義及順性同醉菩提較之宋江之純以詐術欺黑旋風勝過萬萬倍。胡萬春聽了。急嚷道。走走。快走快走。

妙絕 如聞其聲寫生妙手如畫如話。說着。臉也不洗。便到槽頭上解下牲口來。翻身跨上一面催衆人快走。不要歇。要走。便催着他人快走。一片天真毫無渣滓。

衆人都笑着出店。朱奇給了飯錢。見沒忘下東西。方出門上馬。祇見胡萬春一馬當先。潑刺刺。跑得塵土飛揚。已離有一里來路了。衆人也隨後攆趕。朱

奇恐怕胡萬春闖禍。急忙一抖韁驟馬急追。胡萬春這時被朱奇一句話激起。想着穿

雲鷲曾經說過兩天之內。待霹靂子神志清醒了。一定護着霹靂子。隨後趕來。俺本為

先來救霹靂子的父親的。倘若他趕上了俺。不是要說俺貪酒誤了路程嗎。俺怎對得

起他咧。因此心裏一急。顧不得一切。便使勁打馬。向前奔去。行不到五里路。忽聽得一

聲畫角。一大夥人約有二百個。一式打扮從前面屯裏擁將出來。胡萬春暗想。不道

這裏能立寨子。看他這般明幹。比周家姊妹的膽還要大幾倍啦。絕倒官兵營勇與強盜何異在胡大哥眼中更應

視爲小賊想着却不把他放在心上。一霎時。馬已跑到屯前。祇見那夥人列開隊伍。一個個

身穿號衣。腰束戰裙。手執刀鎗。吶喊壯威。當先一個。騎着一匹白馬。頂貫盔甲。手執一

柄長桿爛銀大瓜鎚。這是送胡大哥的贊見外還有膠袋一個并乞晒納生得肥頭大耳。胸廣體胖。背後有人舉着一

方蜈蚣大總紅旗。小字兒看不清。當中斗大一個劉字。胡萬春看了這般擺場。纔知是

官兵營勇。却以爲是他們會操。或是接差。并不理會。縱馬而行。方要突進屯去。兵勇們

一聲吶喊。那劉都司豎眉瞪眼。大喝道。逆盜往那裏走。胡萬春也挺胸大喝道。滾開。老

子要趕路。劉都司大怒。回顧左右。道。給我拏下。衆兵勇一擁上前。胡萬春那肯讓他們

近身。一扭腰。拔出雙刀。耍耍四面砍去。但見刀光如雪。血濺如瀑。頓時被他砍死了

八九個兵勇。這些兵勇原祇爲圖飽腹而來。誰真肯爲公拏死。一見死了許多。便都足

向後移。祇口中吶喊。這是他們唯一的本領却不動手。劉都司本是個兩榜武進士出身。仗着自己

有些膂力使得動兵器。

絕倒如此便自稱英雄自命是將才了如今類此者正多

驟動坐下馬舞起手中鎗向胡萬春打

來。好得是個武進士尚敢親自動手否川逃已久矣●能驟馬出戰在清時營

來伍中固是難得之將才較之曾國藩坐着轎子下令逼旁人拚命強多多矣胡萬春大喜。見有人來戰而喜奇人奇事

舞起雙刀接住廝殺二人鬥不到二十個回合後面紀寶璉梁洪等已經趕到見兵勇

們都彎弓守陣屯裏面鼓角齊鳴便都將兵刃取在手中勒馬觀戰祇見胡萬春如猛

虎貪狼愈殺愈勇兩條膀膊上下翻騰劉都司也振起精神舞鎗迎敵唐采蘋見劉都

司使的兵器奇特料道是個有些能耐的便插劍入鞘將懸在鞍邊的青龍偃月刀取

在手中這刀原是宮香輔爲教徒弟特爲打造的重有七十來斤刀刃足有二尺六七

寸全是百鍊純鋼鋒利無比

作者慣用此忙裏偷閒之筆法此時偏有工夫細寫此刀

唐采蘋因爲喜愛他稱手便帶了

來此時怕胡萬春戰不過劉都司便提刀衝出助戰屯裏劉都司的師父唐豹見了掄

起一雙鑕鐵鎗縱馬接住廝殺

先是彼長此短彼重此雙此時是彼短此長彼雙此單相映成趣名家作品隨手拈來都成章法

四馬相盤六兵

齊舉戰了約有一盞茶時祇聽得胡萬春大喝一聲着右手使刀架開鎗左手的刀忽

脫手飛出對劈去劉都司萬不提防這一着右面龐上早着一刀

可謂特別飛刀如此寫法遠絕前人作者心思精微

已極。冒此大險以求殺敵非胡大哥之膽勇過人者不敢如此。

一陣疼痛不及對敵。被胡萬春伸手抓住鎚桿。向懷裏一拖。

劉都司把持不住。和身向前栽到胡萬春懷裏來。被胡萬春手起刀落。劉都司西瓜般

的腦袋已滾在馬下。就這一剎那間。

一筆接續轉寫唐采蘋殺唐豹筆勢如掣電轉輸真有頓鼎之力

唐采蘋揮起大刀。向唐

豹左肩斜劈去。唐豹左手掄鋼架住。右手便要的一鐮。向唐采蘋左耳根打來。唐采蘋

低頭讓過。乘他一鐮打空。身軀側欵時。掣回刀來。向唐豹右脅下一搨。祇見鮮血淋鞍。

戰鬥之苦情從未經人道過作者想像力可謂強極

唐豹倒撞下馬而死。那些千把外委。弁目兵勇。哇的一聲。

此時連吶喊都不會

妙。扔下刀鎗。四散亂跑。衆人也不追趕。胡萬春首先進屯。急先到了營門。滾鞍下馬。提

着奪來的銅鎚。大踏步向裏面衝去。纔過更鼓房。

寫綠營是綠營熟於掌故者固無所不能每見今人說部中官階儀禮顛倒誤認抑何覷顏膽

大不自度乃爾嗚呼或亦爲稿費購米如賣淫孤女勢所逼成乃罔顧廉恥耶雖可恨可笑亦復可憐

忽然側面一人急急奔出。劈對着撞個滿懷。

胡萬春伸手一把沒揪住。反被那人膀膊一碰。踉蹌了幾步。

噫。新何人讀者盍試猜之。一路緩緩引來自胡萬春失言至此。

段文字皆爲此人讀者并下文試一思之便知余言非謬

險些栽倒。不覺大怒。提鎚轉身便追。這時朱奇已趕到。和唐采

蘋等同下馬進屯來。胡萬春望見大叫抓住前面那賊。衆人便展開攔住。那人見兩旁

人家門戶已閉。無處閃躲。便直衝過來。衆人一齊動手捉拏。不料那人如泥鰍一般。滑不沾手。一連撞過四五個人。都沒捉得住。朱奇見了。知道必是個奇人。便高叫不許傷人。一面親身上前。待那人近身時。使鐵爪法想要將他抓住。那知他一擺身。軀依然滑過。朱奇大驚。連忙退後攔住。故作伸開右手去抓他。待他閃身時。轉將左臂使全力。突然向前一彎。將那人抱住。那人哼一聲。一使勁。朱奇便覺着臂痛。險些鬆手。幸得衆人齊上。方纔將他揪的揪。擦的擦。按的按。生擒活捉了。那人見擺佈不脫。便閉目不聲。任憑衆人將他拖到營房裏來。胡萬春見了。喜惱交集。掄鎚便打。朱奇早料防着。連忙抓住鎚桿。這人大有道理。必不是官兵營裏之人。或者還是咱們同道。也未可知。休要魯莽。且到裏面問明白了。再行處置。也還不遲。胡萬春聽了。方不再動手。祇幫着揪住那人。都隨着朱奇。來到內廳。朱奇叫梁氏兄弟三個和郭玉瓊。去前後搜尋一回。四人去了些時。回來。祇拏着幾個婦孺奴婢。并說裏面的箱篋也都抄過。祇網紮了幾包裹的細軟銀物。都解了來了。朱奇便和大家到內廳落坐。胡萬春將揪住的那人拉在他

身旁坐下。朱奇便向那人問道。足下貴姓大名。可是在這營裏幹事的。那人低頭不語。朱奇又道。咱們都是闖世的朋友。又何必如此咧。就是有什麼爲難的處所。也不妨爽快說出來。大家好幫着想個法兒呀。愛才之音益然那人聽了。擡頭向朱奇打量一番。纔說道。我姓文。名成。綽號賽林冲。這回從洞庭西山動身……胡萬春聽得便突然站起。盡力將文成按住。大叫道。這可是冤家路窄。俺可再不饒你了。說着。便拔腰刀。朱奇連忙喚住。道。醉菩提。休性急。且問明是怎樣的事再說。如此莽幹。豈不是糊裏糊塗。怎叫人肯服。胡萬春沒法。祇得住手。却仍是緊緊拉着文成。不肯放鬆。朱奇道。文朋友。你在洞庭幹嗎。動身到此則甚。文成長歎一聲。道。說來話長。你不必問罷。我情願一死。到覺爽快。并且決不怨恨你們。何言之悲也其誠也深矣朱奇道。朋友。你且休這般說。須知大丈夫死也得死個明白。就是俺們要殺你。也得弄明白。你確是俺們的對頭。纔能殺你。誰能這般糊裏糊塗的幹咧。俺看你也是一條好漢。爲甚說出這喪氣的話來咧。文成歎道。非是我喪氣。舉世無人。我自有一肚皮的苦說不出來。請問大師上下。朱奇答道。俺叫不平頭陀。

文成聽了道。原來您就是不平頭陀。我聞名久矣。如今且待我說出我的冤苦來。你們纔知我這遭際。真非求死不可。朱奇道。你且說來。俺們總格外代你設法。文成道。我是個孤兒。自幼不幸。被父妾不良。將我藥死。拋屍郊外。幸得遇着我恩師天鳴和尚。見我沒死透。將我救活。領我到西藏。教給我十八般武藝。傳授我劍術和佛法。我到十歲時。年將軍帶兵攻打西藏。我師傅天鳴和尚領着我。和我的師叔。師叔還有個弟子。是陝西三水人。名喚龍壯。四個人避到準噶爾。住了幾年。後來西藏被年將軍平了。我師傅和師叔。便遣我和龍壯倆回國。我倆知是師傅恨中國人。所以攆我倆離開他們。免得在旁刺眼傷心。沒法。祇得忍痛遵依叩別了。悽惶進了玉門關。

生入玉門關。古人所以爲大。可喜悅者。乃有人以爲悽惶。

足見境地一般而喜樂則隨人之。情況而異。初無一定之苦樂地也。

託他。不料見了白泰官時。他說我倆是外道。不肯指引。我倆祇得自闖江湖。不知受了多少艱辛。後來到北京見了旗人跋扈。皇帝無道。種種的可恨可惱。便想我是漢人。何不復國報仇。從此存了此心。各方交納好漢。聽得江湖上都說開封碧雲庵。門下玄門。

兄弟都是反清復明的中心人物。便一意尋訪。在山東路上三年多。纔訪着了神拳太歲李玄真。投拜在他門下。

文成龍壯二人出身至此始補出來

想跟着他。做一番事業出來。也不辜負天生

咱們這麼一個人。

壯氣凌雲足以廉頑立懦

祇是見他們所作所爲。以及所往來的人。都不順眼。心中

甚是失望。前月我倆隨李太歲

不稱師傅而以太歲呼之蓋已深鄙其爲人也不屑師之矣

到了洞庭。更加看不慣他們那

盜賊行爲。又因我等到南京劫牢反獄。救出幾個北路上的寨主時。順便劫出一個老

者。名叫鄒茂祥……鄧元姑聽了。連忙搶問道。這人現在怎樣了。

凡事關心者亂元姑此時不覺將女兒家真性情完全坦白

文成答道。這人現在還在寨中水牢裏。

鄒茂祥出牢入牢數十年坐遍官牢盜牢可謂牢獄星正照命宮一笑

我們回

山後。不料有個新投奔來的童朝柱。和這鄒茂祥是有舊仇宿怨的。因爲鄒茂祥的兩

個女兒。被童朝柱搶去。又將鄒茂祥和一個姓方的鄒家親戚。陷到獄中。如今仇人相

見。鄒茂祥倒不敢說什麼。那童朝柱反要尋仇。當時我和龍壯兩個打了個抱不平。寨

中公議將鄒茂祥救下。交給李太歲。審問這件事。

將前事一提及草蛇灰綫之妙

我倆得知詳情。便私自

商議。看這洞庭寨也不是個成大氣的模樣。俺們在此無益。聽說這太湖邊境各處。還

有許多忠義寨子。河東路上。也有不少。的謀國英雄。咱們不如另闢門徑。終比譬在這強盜窠裏好。但是這姓鄒的沒救出。做事不做完。不是咱們英雄的手段。豪傑肝膽菩薩心腸因此。

我倆決計救了鄒茂祥脫險。就另投別處。可是一直沒得着機會。直到前月夜裏。輪着

我倆巡夜。聽得報說湖邊赤霞莊的漁戶來劫寨。被寨裏神箭手閻丘丹。連射兩人落

水。射兩鄒是閻丘丹至。此方補出奇絕妙絕。纔打退了。我倆回寨細細打聽。纔從李太歲言語中聽出。赤霞莊方

真是玄門兄弟立的基業。我倆便借着巡夜。到僻靜地方去商量行止。想投奔赤霞莊。

不料遇着大風暴。回應上文一絲不露且借此運用洵善於用筆墨者便在灘邊守更柵裏躲避着風雨說話。大雨之

中。忽見水中有兩個人漂來。我倆便冒雨下水。救了起來。各人負一個。負到棚中。冒大雨

捨身救人於水中。不愧稱為俠士。又叫路過的更夫幫着。將二人控出了水。取些薑湯灌下。天將明時。他

兩個纔省人事。仔細問時。他倆便是被射落水赤霞莊的玄門弟子。名叫鄒玉鄒瑛。是

兄弟兩個。……衆人聽到這裏。都點頭不語。胡萬春便也不拉着文成。隨他自在坐

了。橫雲斷山文章歇氣過脈名家筆法也。○大凡一段文字太長恐氣脈不貫且太冷落了。旁邊衆人是以有此橫雲斷山的寫法以爲調濟。文成接着說道。我倆和這鄒

家哥兒倆彼此敘談。愈說愈投機。漸漸的傾心吐膽。結成知己。

惺惺惜惺惺。好漢惜好漢。友以類聚。物以羣分。自來朋友。

臭味相投。如磁引鐵。有不自知者。此之謂也。

大家細說苦衷。方知他倆就是鄒茂祥的兒子。

妙尙有一層不會知道。可謂玄之又玄。直將玄煞。

我倆便瞞着衆人。將他哥兒倆藏在東山巖裏。一面想法救鄒茂祥。好在李太歲不喜

童朝柱。說他做官的人無用。

做官的人。改行做強盜。也不中用。可見官是最無用的東西了。作者此語罵盡千古。

因此不想殺鄒茂祥。也

不審問。童朝柱自己心虧。不敢催問。因此留得他一條老性命。嗣後我倆常常往來。牢

裏巖中。代他們父子傳話。聽得鄒珏說。他還有個兄弟。名喚霹靂子鄒雷。現在河南。若

他到來。準可救出他們父子。鄒茂祥却說他祇兩個兒子。

絕倒玄之又玄。玄玄不已。茂祥尙以鄒珏鄒瑛是德昌德康兄弟之化名。

夢想不到是珠。想玉。想姊妹也。

我倆不解其故。再向鄒家兄弟問仔細。鄒瑛說。這兄弟是他父親入獄後

幾個月。母親纔生養的。所以父親還不知道。

權變巧極。珠。真靈心慧性。

後來我倆又問得了玄門的

詳晰。和洞庭寨作惡的事。便想到赤霞莊去。約會玄門人衆。裏應外合。先取了洞庭東

山。山西便易於破了。

文成此際已有。滅洞庭寨之心。

恰巧玄真人唐天虬到了寨裏。

照應上回文字。如有線串貫。

說玄

門兄弟。因他們的祖師女達摩曼因死了。都到開封奔喪。聚會商量。和洞庭作對。赤霞

莊。崇明外島。兩個老窠裏都沒有。這時正好去打。唐士熙聽了。便和王雄健商議。立時派兩路兵。分頭攻打赤霞莊和崇明外島。不料常州府馬蹟山忽然衝出一大隊漁船。將攻赤霞莊的一路。十多艘大船。七八十艘漁船。全數圍攔了去。東山寨裏鎮黃河古振宗。被赤霞莊的小花榮射死了。西山寨裏天煞星余飛虎。也是赤霞莊的遼東鶴。擄到水中殺了。丁古振宗余飛虎結萬之一杭州一案 攻打崇島的一路。也不得利。被水鬼鑽

穿了許多船。敗退回來。唐士熙大怒。立刻親自領了二百多號大小船。隻三千多頭領。僕儼下山報仇。那知到了赤霞莊時。祇贖下一所空房子。極寫裴萬二人之才能 再到崇明外島。離

島十多里。便紮有船寨。不得近島。任你挑戰。祇是不理。極寫蕭方才能 兩處都不得手。便去打

馬蹟山。纔到山邊。便被山上的細作假扮鄉人。放一把野火。縱蘆葦燒到船上。火燒赤

壁一般。祇燒得洞庭船艘僕儼。焦頭爛額。祇贖得一半人回來。極寫杜橫魯之才能 三處戰

於莊島山三處偏枯冷落且是省筆又寫三地守將之能誠有手揮五絃目送飛鴻之妙 唐天虬便獻策。要練妖兵。代徒弟復讎。現在正在築

壇練兵。王雄健便要派人到開封去行刺。我和龍壯商量。乘此機會。假告奮勇下山行

刺。好暗約玄門諸俠破山。議定留龍壯護持鄒家父子。我下山行事。當時便向王雄健請令。他果然信以爲實。大爲歡喜。激獎了許多好話。秀才人情祇一張嘴。想見彼寨中無人敢往行刺。故文成請行王雄健喜出望外。我到開封大相國寺候着。隨後還有人來。待齊時。便一把封門火。將碧雲庵燒了。好狠好毒我既得令。便和鄒家哥兒倆說了。他倆大喜。忙寫了一封信給我。帶給鄒雷。我下山後。到赤霞莊。沒覓着人。崇明外島和馬蹟山兩處不得進去。祇好急奔開封來。連日帶夜。祇三天便走到此地。足見其心中之急。不料這劉都司的師傅傻驢兒唐豹。做强盜時。曾被我打過一鏢。如今暗地裏覷見我來了。便勾通飯店老闆。待我睡熟之時。使牛筋將我捆了。擡到營裏來。昨夜打了一夜。今兒又打了半天。一定要我招做强盜土匪頭兒。我始終給他個不理會。方纔他們都逃了。我爲救人事急。掙斷網綁。方要脫身。又被你們捉住。了一輩子遇的都是煩惱。因此我也不願活了。這也是我活該。任憑你們將我呈官也好。私殺了也好。如若你們是官兵。便請快去剿滅洞庭。倘使你們也是江湖好漢。遇着玄門英雄時。便請將我這話告訴他們。也是江湖義氣。我死一無……朱奇不待他說。

完。便起身來笑着。拉住他的兩腕道。俺們便都是玄門一道。也有玄門朋友。也有玄門嫡派。您切休會錯了意思。說着。便將在座衆人姓名。一一向文成說了。又將衆人此次經過的事。向他略說一遍。文成聽了。細忖。這些名字。也曾聽得鄒家哥兒倆說過。大概不假。想着。便問衆人。如今向那裏去。朱奇道。俺們現在都回赤霞莊去。文成道。既如此。諸位請便。我祇今便告辭去尋鄒雷。朱奇道。您此時到那裏去尋他。如若到開封去。霹靂子已起程來了。路上一定錯過。依俺想您不如且回山寨。幫着護保鄒老丈。兼作內應的有益大事。文成聽了。皺眉仔細思量。半晌方說道。我如今回山。怎樣交待咧。并且山寨裏隨後還有人趕來。倘使路上撞見我。和您各位同行。豈不反壞大事。朱奇等衆人聽了。也都大費躊躇。文成又想了一會。忽然拍案叫道。我定和各位同行。回寨去。祇說打聽得玄門人衆已回南。因此回寨。路上倘遇着山寨裏人。便給他個一刀了帳。有心有氣魄。賽林冲不愧。是男子漢大丈夫。梁洪驛言道。還得從長計較。山寨裏來人。見着了。固然可以一刀了帳。倘使一時大意沒看見。豈不壞事。文成笑道。梁爺。您放心。不是我賽林冲誇口。路上遇

着。斷沒個看不見的。即使萬一被他們藏過。山寨裏有規矩。派出來幹事的人。不許因別件事回頭的。所謂盜亦有道總是我先到。待他們回頭時。我們事已辦好了。我也好脫身了。

朱奇也道。休要多慮了。天下事原沒個十全的。為多疑奸計者作頭棒喝。說着便催眾人起程。休再

耽擱惹事。恐官兵援來又費時日也細極文成便請眾人稍待。要去屯尾飯店裏。尋那老闆報仇。胡萬春

道。走。俺幫你去。咱們就走。冷則必欲殺之為其洞庭來也繼則不但不殺且挺身助復讎大真爛縵毫無客氣虛偽令人羨煞說着拉着文成就

走。此拉與拉迥乎兩樣朱奇將捉來的婦女們。略問明白。便都放了。和眾人也都起身出營。到屯

尾時。文成胡萬春二人已提着幾個血淋淋的人頭。省擒着五六个兔頭鼠目的人。候

着。朱奇問時。知道老闆一家已都殺了。擒住的幾個正是狐狸精小白兒和傻瓜兒等

幾個差狗子。來此報訊後。便在這店裏候拏人領賞。後來知道出了事。便躲在豬窠裏。

此等人祇合在豬窠裏因豬與狗同畜類故也被胡萬春搜着。擒衆差不田文成甚為體面願全此事之始終結局也一個個提了出來。提字妙比用提字妙

許多身邊抄出傳人的公文傳票硃籤等物。知是衙門裏的。便打着追問。胡大哥之打不殊若輩平日對鄉民所用

之私具酷刑如此辦法可謂天理循環報應不爽小白兒等受不住。將前事一一說出。胡萬春纔知就裏。便細了這

夥人待朱奇來發落。此時朱奇儼以一行軍總指揮朱奇到來問了一遍。便叫胡萬春將小白兒等一齊

殺了。鄧元姑在屯內尋得唐豹的馬給文成乘坐。細極不用劉都司之馬恐惹眼也大家上了牲口。各揚

絲鞭。趁着日影斜移。薰風拂袖。一行人興高采烈。歡笑奔馳。一霎時黃昏月上。衆人乘

着晚涼。是暑日長途時令一絲不苟馬不停蹄。亂翻蹄影。踏碎月痕。連夜驟趨。沿途祇聽得蛙鳴閣閣。

蟲語吱吱。馬過處惹得村狗汪汪接吠。如營伍喝號接差一般。寫暑日夜行景色勝如名畫令人讀之神

往行了兩個更次。月兒已掛樹梢。消風滌人。煩慮都盡。衆人祇覺氣爽神清。毫不困倦。

一意向前趨趕。不多時望見前面隱隱一團黑氣。細看却是一座城垣。城垣是一團黑氣作者於此深寓感慨

衆人打馬繞城而過。城外城上均闕無一人。衆人得安然而去。守備之疏如斯可見以此等防禦而諸俠不能成大業并非天

意實因爲讀人太無革命性工農更不問國事是以雖有少數強有力者具堅毅之精神對疏防之敵力謀復國亦不可也此益信革命之力量全在民衆尤在打倒所謂利祿黨心祇圖自己富貴不問國家誰屬之

惡化分子方今小每日急讀閱此其勿負作者此心國庶幾有焉○或謂寫過此城爲開元之筆不知作者借此襯出此夜程之長故寫得穿州過縣使讀一見便知朱奇等夜行之急名手作品俗眼固驟難得其奧必

細心研究之乃得一夜之間也不知穿過多少村莊堡集。直到天色大明。尋個茶店。下馬歇息。洗

盥喝茶。細一打聽。纔知這短短的一夜之中。竟奔馳了二百六十餘里。衆人便喫了些

點心仍向前行。到日將正午時。尋着個荒村野店。歇息喫喝。溜馬上料。睡到將近黃昏。又起身乘涼趕路。如此一連幾日。晝住夜行。穿州過府。看看已到蘇州太湖縣境。朱奇便叫衆人先到赤霞莊。文成道。赤霞莊祇騰下一個空莊了。我們不如就近先到馬蹠山罷。梁洪方要答言。朱奇早笑說道。您且隨俺們前去。這時大概不會沒人的。文成心裏疑惑。却不便深問。祇隨着衆人急驟坐下馬。直奔赤霞莊來。離莊還有五十餘里。便見路上常有些農夫漁戶。見了梁洪等兄弟三人。祇略點一點頭。便回頭走去。文成料知這些人。必是赤霞莊派出來哨探的。便悄悄問梁孔。果然不誤。暗寫西方朔一霎時。遙見綠稻海中現出巍然一片粉牆。寫景好絕祇此數字既狀實又省筆赤霞莊已在眼前。到得莊前。祇見莊門大開。靜悄悄。鴉雀無聲。朱奇領着衆人。飛馬入莊。過了一片曬穀場。再進一道竹籬門。轉灣便是一個大敞坪。坪盡處有個八字牆門。向牆門走進。便閃出十多個彪形大漢來。一式青衣青袴。赤脚麻鞋。見衆人來到。上前笑着攏住牲口。一齊低道一聲。爺們回來了。文成見衆人點頭答應。交待牲口。便也照樣點頭下馬。細入國問俗活活的畫出初臨異地情況來仍隨

着朱奇等穿廳過堂。直到後面花苑中書齋裏。纔見白面天官裴世勳。已改着漢室衣

冠。葛巾麻服。飄然出迎。

如畫

衆人都上前握手問好。一齊進廳。紛紛寬衣落坐。

寬衣二字表出天熱

文成上前見過。早有莊丁擡進幾桶水來。衆女俠便向裏間去了。自有蠱使僕婦出來

擡水進去。

寫赤霞莊秩序井然絕非匪巢盜窟凌亂無章者可比

衆人方解衣盥洗。一時洗畢歸座。衆女俠也都亂挽

烏雲出房來。坐下。莊丁獻過茶。又捧上五大盤楊梅。

點醒時令且志地產

纔退了出去。衆人喫着楊

梅閒話。朱奇便問遼東鶴到那裏去了。裴世勳道。前幾天有他一個師弟。名叫鐵塔趙

勇。到此尋他。他今天送這位姓趙的到金匱縣去了。接着便問朱奇等到後的事。和開

封曼師太的喪事情形。朱奇一一說了。便問洞庭寨裏近來可曾來犯過。裴世勳道。祇

昨天夜裏有三艘柏船盪到莊前。被莊丁們亂箭射回去了。朱奇道。莊上可還有那位

在此。裴世勳道。今日祇賸陳鐵鞭聞大刀。

二人成一副巧對隨手拈來都成妙趣

二人在此。適纔出莊巡望去

了。正說着。祇見一個大漢向廳上走來。文成看他。

用文成者因座中諸人雖有不識陳素者但無不識聞福疇者故也

頭載輦邊

草帽。身披青絹汗衫。下着用檔青絹袴。青絹人字裹腿。多耳夾花藤鞋。倒提一條水磨

竹節十四級塔鞭。昂頭直上廳來。見了衆人。也有識的。也有不識的。分別詢名問姓。問好道。乏文成纔知這人便是鐵鞭陳素。裴世勳待他置鞭細入座。方問他可有什麼動靜。陳素道。沒見什麼。祇聽得北路頭目小畢來報說。唐天虬被南京制臺接去了。又有崇島例班僕儼。曰例班者蓋每日來往之通訊兵也來說。開山太歲方大瑞到了崇島。說探得南京王維邦。

聽了師爺的計策。要招安洞庭。專剿崇島。朱奇聽了。道。如此說來。唐天虬到南京大有道理。梁孔道。怕他怎的。他不招安洞庭。俺們還要兩面幹。他招安了。官和強盜做了一家。妙絕罵盡千古俺們倒祇顧一頭了。反覺省事些。裴世勳道。雖是如此說。俺們最好能在此

時破了洞庭。再圖大事。免得兩個對頭。結在一堆。他們力厚。破他便爲難了。朱奇也道。俺們此刻取洞庭於唐士熙之手。官府朝廷都不措意。倘使唐士熙受了招安。俺們再去奪來。可就算是奪據官地了。便連皇帝宰相都要驚心動魄。俺們這時力量不充。既不能進取天下。又不能據地屯兵。豈不依舊是萍飄浪泊。如今最好是立刻動手將洞庭取下。雖說官府也必來纏擾。到底名聲小些兒。北京城裏不會擺在心上的。俺想明

日便請賽林冲回洞庭去。探聽消息。俺們來往傳訊。就由兩面心腹哨船互遞。萬無一失。正說間。大刀聞福。疇也巡哨回來。渾身白綾衣袴。足踏虎頭快靴。手挽青龍偃月刀。走進廳來。和衆人見過。文成也上前相見。他不待人問。便向裴世勳說道。海龍王有信到來。洞庭寨明日出兵打馬蹟山。

於此可見文成所說的洞庭攻赤霞時被馬蹟援兵圍敗之故。

杜老丈也差人來說。山上

糧草不敷。祇夠十來天喫用了。兼且無錢購辦。要請設法。裴世勳便叫人請狄葆興查倉發銀。買米接濟。

狄葆興代管銀糧信此點出。

一面將佔得馬蹟山的事告訴衆人。又和朱奇商量救

馬蹟山的方法。朱奇便問。現在可調動的有多少船艘。裴世勳道。大小約有四五十艘。可以調動。朱奇道。怎麼祇賸這幾艘船咧。裴世勳道。前番萬爺和我商量。將來謀大業時。船艘用處不多。祇在招兵買馬。現在可不必釘多了。船惹人猜疑。因此沒添辦船艘。

於此可見萬之一居久北方見識全似北人。

加以馬蹟山調去不少。故而所剩不多了。梁洪道。俺們今夜來查一

查。每一路抽出數艘來。還可以多得三五十艘。祇是派那幾位去救。此時就定奪纔好。

朱奇便問裴世勳道。俺想請鄧元姑和玉面虎辛苦一趟。金錢豹梁老三打接應好麼。

裴世勳點好頭道。好。祇是他們幾位路程都不熟。可巧小典章賽仁貴都不在此。要不然。他倆都去過。任憑派一位領路好了。聞福疇站起身來道。馬蹟山我知道。我們來此地時。曾到那裏採過木材。我便同去一趟罷。衆人聽了大喜。當卽依言派定。裴世勳喚莊丁們進廳。調開桌子。端上酒菜。衆人入座飲酒。忽見狄葆興走來。和衆人匆匆招呼過。便向裴世勳耳邊說了幾句。祇見裴世勳雙眉一皺。停杯不語。半晌方道。現在本要專人到島裏送信去。便寫封信。問島裏且先借一船再說罷。狄葆興答應了一聲。方轉身。胡萬春起身一把拖住道。且慢。什麼事。這般鬼鬼崇崇的。說出來大家聽聽不好嗎。坐下的全是自家人。何必這般鬧的人氣悶咧。快人快語如并剪。哀梨文章如畫。如話足以盪穢祛瘡。狄葆興大窘。裴世勳連忙搖手道。胡大哥您且放他去。休耽擱事情。我告訴你吧。胡萬春方鬆手。放了狄葆興。任他自去。却兩眼盯着裴世勳。裴世勳便道。沒什大事。就是爲方纔聞大刀說的馬蹟山缺糧。我叫他取銀兩買米送去。他來回我說。庫裏祇贖得一千銀子了。怕有急用。不敢擅動。問我如何調處。祇爲恐怕各位聽了着急。因此祇向我秘說。并無他意。

胡大哥千萬休錯會了意思。胡萬春道：原來如此。怎不早說。俺們這回在紅花鎮得了兩三宗無主兒的銀子。又在那劉都司營裏抄了九千多兩。一都司營盤耳而上下有九千餘兩銀子則其平日魚肉鄉民扣沒軍糧養成貪驕之性已可想見如此而欲行伍和睦捍衛閭閻効命殺敵其可得耶今日軍閥部下之下下且十倍乎此矣。毋怪吾民無瞻類言念及之哭且無淚天乎。總共兩地連物件大概不止三四萬吧。您着什麼急。拏去用就是了。裴世勳聽了。摸不着頭腦。祇怔怔的望着朱奇。朱奇便將路上的事細細說了。并道：幾處所得。連物件估計約有十來萬兩銀子。胡大哥原不大詳晰。故此說的數目不對。唐采蘋也起身說道：俺和玉面哪吒也平

了一家黑店。得了一萬多兩銀子財物。原想送到島裏做軍餉的。如今既是莊上庫內空虛。就在此交庫。也是一般。座中衆人聽了。一齊喜悅異常。朱奇便叫梁洪等將牲口上捎帶的包裹。一齊解下拏來。梁洪等應着起身。去不多時。便帶了七八個莊丁。擡着許多包裹。大小數十件。堆在廳前天井裏。裴世勳便叫莊丁請了狄葆興來收點入庫。狄葆興便叫莊丁當廳打開。點明上册。祇見都是金條銀鏤珠寶首飾。特詳細寫此爲下文大戰糧餉無憂作準備耳點收畢。酒席已完。衆人便隨意納涼散步。處處照應暑天細極聞福疇等自己去調船點兵預備明

日出兵救馬蹟山。一宿無話。次日天纔破曉。鳥鳴雀噪之時。朱奇便起身下牀。方要洗盥後。到前廳去催促出兵。忽見門帘一動。衝進一個人來。要知此人是誰。下回再說。

俠魂評曰。本回爲洞庭內腐將敗之大關鍵。一路布局。皆爲文成得會玄門諸人作地步。讀之如睹雲間怒龍飛舞。極蜿蜒之致。

劉都司之輕舉妄動。其死也宜矣。照地方守將。憑差役一言。卽以人民爲盜。如此贖贖。實爲滿清武官之特色。曾國藩滿口尊王攘夷。實則誰爲夷。彼且不知。甚且忘己爲何族人。標榜孔教。而縱兵淫劫焚掠。（至今甯人猶能證實之）行與孔背。但知利祿。不顧人民及祖宗國土。其昏贖糊塗。遠甚劉都司百倍。故富貴亦高百倍。毋怪清時有『不糊塗不高陞』之諺也。

處處顧到「時」「食」兩字。是本書過人處。觀其歷寫夏景。及取贓爲餉。益信本回文字。如憑虛御空。飄忽爽利。又如游絲飛絮。時落時颺。以極活之筆。寫極難之事。曲曲引出。竭盡能事。

第一百十七回

三三隊敗神拳太歲

六六陣破洞庭東山

話說不平頭陀朱奇。方起身下牀。正在盥洗。忽見聞福疇。頭戴赤銅鏤花嵌玉盔。身穿赤銅鎖子連環甲。腰佩一柄嵌玉鞘長劍。進房來。躬身說道。裴爺請朱爺到前廳議事。

本回全寫戰陣故開首卽寫軍旅禮節

朱奇連忙答應。匆匆洗過臉。便和聞福疇到前廳來。祇見白面天官裴

世勳頭戴青紗巾。身披藍衫。坐在廳中長案右邊。

虛座以待裴天官守禮無官僚習氣

朱奇見兩面侍立許

多莊丁。便上廳躬身打參道。朱奇報到。

見有莊丁便行軍禮所以爲模範表率部下朱奇不愧軍家母怪其能獨領一軍克摧頑敵也

裴世勳連

忙站起。拱手笑顏說道。朱爺快休如此折煞老朽。

今日之事我爲政此際裴天官應當仁不讓乃復撝謙則是書生而不是將軍是相不是將故

元帥仍須待他人來也

便讓朱奇坐上首。朱奇默然一想。

此想大有道理蓋卽爲其撝謙而然否則以朱奇上廳時論今日之朱奇必爲衆將之模範決不肯坐也

略讓一讓。便坐在右首。仍讓裴世勳上坐。

朱奇行家行事極得體

裴世勳不便再謙。祇得坐下。傳令

請衆英雄上廳。一霎時便見男女英雄一齊頂盔貫甲。祇文成紀寶璉二人是隨身緊繫打衣。都上廳打參畢。裴世勳便請朱奇調派。并遞一封書信。給朱奇觀看。朱奇抽出信箋看時。祇見上面寫道。

據飛魚隊十九號巡哨頭目李德明報說。接到鷓子杜鳳密信一封。呈覽。當卽拆閱。內云。唐天虬應金陵王督之聘。已於昨日動身。約十日回寨。雖王督不必知。唐天虬爲洞庭盜首。而彼此去。或卽藉斯機緣。協以謀我。亦未可知。此間已發令集隊。先兩日便發令軍機。豈有不洩。露者唐士熙之失敗於此已見。定於後日破曉出隊。直取馬蹟。因有馬蹟

山內檀谿村拳師左大豪約爲內應。且報山中糧乏。故乘此而發。旗號色黑。領

軍先鋒頭領爲喪門神周猛。白狐精周秀武父女。中軍頭領爲周秀武新婚之

夫。神箭手閻丘丹。及鬧海蛟李伯威。周秀武嫁閻丘丹。借此補出省筆。且照應前文。後軍頭領爲戲珠龍王

霖。率瘋子羅繼祖。狂風錢達純。大船三十。漁艇二百。聲勢甚盛。望速告家君。先

除內奸。且備外寇。妖兵將練成。現在教之者。爲唐天虬弟子四人。其名爲黑煞

星。徐潼。掃帚星羅娟英。毛頭鬼張繼銘。吞天吼文志純。四人至山見數回。以前之談話中。其姓名至此始補出。且

仍係伏筆。章法奇絕。三男一女。董持其事。下月卽將以此攻我。盼未雨綢繆。庶不爲所乘。家

兄燥切。人有疑之者。已勸其僞告奮勇。後日隨軍爲內應。此間尙不知其識水

性。將借此脫身。免責事也。海龍王隨機應變。唐酋極信之。方大有爲也。鳳在此。頗能自保。祈勿念。杜鳳謹報第五封云云。此間已抽調大小船艘五十二艘。連夜往救馬蹟領軍者。爲小豹子李自芳。小典章李世龍。賽仁貴郝國雄三人。旗用白色。特此通報。崇明寨蕭方。寨名絕妙一以地名一則暗寓崇奉大明之意也細極……月……日第二百

二十封。

朱奇看罷。便將信中情事向衆人說了。并道俺們現在且將莊上存糧盡數裝往救濟馬蹟山迎春寨。并調大船四艘。漁船七十五艘。請赤纓女鄧元姑。率領大刀聞福疇玉面虎郭玉瓊金錢豹梁孔。統領着照昨日調派的次序出戰。一則護糧。二則援應迎春寨。截殺賊兵。卽時出隊。再請玉面哪吒紀寶璉改裝哨探。以防賊人指東攻西。極細其餘各位。各領巡船十艘。分頭游擊。共作防備。另有名單路由發下照行。裴世勳也將昨日所得的探報說了。消息和崇島來信差不多。又道現在已派狄葆興去採辦糧米。填還莊庫。諸位休憂缺糧。分派已畢。大家分頭照令行事。朱奇裴世勳二人秘送文成回山。

後督率各路船艫分頭巡哨救應。大刀聞福疇自奉命救往馬蹟。來到湖中。點齊大小各船。一聲號令。千槳齊飛。吶喊震天。水花亂濺。直向馬蹟山駛來。日色過午。已離馬蹟山不遠。祇見西頭水面有一陣漁船。約有百多艘。黑壓壓擠滿一湖。盡都鼓槳飛進。絕不是下網打漁的光景。聞福疇諒想必是洞庭盜船。便傳令部下。小心防備。祇見那隊船果然直向馬蹟山衝去。將近灘邊。一聲吶喊。各船攢動。結成一個船陣。團團紮在水面。寫水戰特別有神。號令嚴明。動作有節。足見盜亦有道。再一聲畫角。祇見各船中都闖出許多輕裝短袖的大漢。一齊赴水上灘。聞福疇便令部下各船散將開來。將前船遠遠圍住。自己立在船頭之上。待機動作。蓋欲斷其歸路也。聞大刀頗有將才。祇見那些大漢上灘之後。猛虎一般向蘆葦岸中撲去。忽聽得一棒鼓響。蘆葦中衝出無數的僕儼。各各手挽長弓。箭如雨發。聞福疇見了。暗佩杜橫魯調度有方。原來馬蹟山自接得洞庭來攻的消息。便商量定妥。山中船隻稀少。決不和他水戰。祇引他上岸來拚鬥。料想赤霞崇島定有救兵來到。前後合圍。不怕不殺他個片甲不回。因此將全山人馬分成三隊。莊金人莊金傑爲先鋒。沿岸埋伏。祇候賊

衆到來。擊鼓爲號。將他堵在岸上。廝殺。盧多兒。狄金兒。爲二隊接應。邱大福。邱大壽。爲三隊。巡查各村。捉拏奸細。其餘衆俠。都隨杜橫魯守山。分派既定。連夜佈置。莊金人與莊金傑。將所部分成兩隊。各率一隊。埋伏左右岸邊。專待洞庭兵船來攻。次日午牌過後。果見洞庭賊船。來到涉灘。來攻。莊金人首先望見。一面飛報後隊和山寨。一面待他都已離船上灘。便掣起鼓來。鞦鞢幾響。亂箭齊發。洞庭兵先鋒白狐精。周秀武見了。知有準備。便叫衆僕。催休急進。紮住陣伍。再各自拔出攢箭。藤牌。聯成一大隊。雁翅般殺向岸邊。周秀武亦頗能軍莊金人見他這般形狀。知道不能暗取。便叫掌起畫角。大隊齊出。列開陣門。當頭迎住。周秀武望見對面岸邊。蘆葦裏闖出許多青衣大漢。列成一字陣形。當先一個少年。頭紮花巾。身穿緊身箭衣。手抱雙刀。相貌凶猛。身軀壯健。二姑娘中意否一笑料想是馬蹟山的頭領。前來迎敵。心中暗想。常聽探報。馬蹟山都是英俊少年。原來二姑娘是爲此而來。可謂猶有童心。難道都是這般形相麼。想着心中不快。小莊深負二姑娘矣將鎗向後一擺。壓住陣脚。大喝道。毛賊聽了。這馬蹟山本是俺洞庭山的分寨。你們是那裏來的狂徒。膽敢佔奪這山。和大寨

作對。俺奉令來討。你們是識趣的。趕急磕頭歸降。痛悔前過。俺管保代求寨主免你們

一死。莊金人不待他說完。便笑說道。這山可是你們造出來的。什麼叫做佔奪。

據地自雄。鯁顏。

私有著聞此棒。喝亦知自省否。

好個不要臉的婆娘。孩子們。殺一個殺字出口。衆山兵一擁向前。大刀闊

斧。橫砍直劈。周秀武連忙叫僕僮們放箭飛石。兩面堵住。莊金人舞刀直取周秀武。周

秀武見他年輕。那肯將他放在心上。見他殺來。舉手中鎗敵住廝殺。那知莊金人力猛

刀沉。耍的一刀砍在鎗桿上。直似千斤巨石壓下。周秀武不曾提防。幾乎金鎗脫手。心

中一驚。知是勁敵。不敢怠慢。盡平生本領。挺鎗拚戰。這時洞庭山的鬪海蛟李伯威。已

率領後隊漁船趕到。望見赤霞漁船。散在滿湖。便傳令衝圍泊岸。聞福疇早已準備。見

他衝陣。便叫漁兵掌起畫角。祇聽得嗚嗚聲起。那些漁船每兩艘之中。有一艘掉轉頭

來。吶喊迎敵。

極寫聞大。刀之才能。

李伯威當先陷陣。聞福疇駕船劈面阻住。手舞大刀。截住廝殺。李

伯威挺身突戰。無柰不能取勝。祇在湖中纏戰。一霎時。鄧元姑統率數十艘漁船如飛

而來。望見湖中交戰。便叫漁兵將船駛開。如撒網般圍將攏來。將李伯威的洞庭船又

圍在圈內。一層裹一層一面叫郭玉瓊上岸助戰。郭玉瓊便跳下一艘小船。兜到遠處泊

靠上灘。領着數十個漁兵。向戰場殺來。老遠望見是莊金人。便厲聲高叫道。花班豹休

慌。俺來助你。這時莊金傑已帶領一隊山兵。在高岸處防守。見郭玉瓊趕來。便高叫道。

玉面虎你快去奪取岸邊的賊船。這裏有俺倆在此。不妨事的。郭玉瓊聽得。果然直撲

岸邊。將洞庭樓羅砍瓜切菜般殺去。莊金傑見莊金人和周秀武拚鬥已久。不能取勝。

便掏出一支三稜鋼鏢。覷定周秀武。待他轉身時。啪的一鏢打去。周秀武正在一心和

莊金人廝殺。不料高處有人暗算。說時遲。那時快。眨眼間。一鏢直插周秀武的額頭。血

濺桃花。魂歸地府。婀娜英武靈慧多情固一奇女子也奈何多行不義以致自戕其身耶余甚惜之喪門神周猛見女兒中鏢。滿心大

怒。撲上岸來。要代女兒復仇。花班豹莊金人見周猛捨死忘生。猛撲過來。便飛舞雙刀。

向前接住廝殺。二人拚命大戰。正在難解難分之際。祇見湖面上小舟如蟻。蜿蜒而來。

却是洞庭山的神箭手閻丘丹督率後隊援兵。分駕百多艘漁船。前來接應。見湖面上

正在接戰。便傳令散隊。想要將鄧元姑的兵船裏擄。又包裹了一層正在衝突。湖面上角

聲起處。赤霞莊的後隊大兵。會合着崇明島救兵。分左右兩翼。船如飛蝗。打得水花四濺。密密層層。駛將攏來。左翼赤霞莊船隊裏。當先一艘大船。船頭立着一人。闊口巨額。滿臉麻點。頭戴束髮金冠。身披連環細甲。足踏虎頭靴。手挺丈八鎗。正是金錢豹梁孔。指揮各船。突陣而進。右翼崇明外島船隊裏。打頭是一艘艨艟戰艦。船頭上并立二人。上首一個。虎面熊驅。虬髯環眼。頭戴箬笠。赤膊着上身。手握一雙鐵戟。正是小典章李世龍。下首一個。長眉星眼。渾身黑衣。手杖一桿。銀桿朱纓。方天畫戟。正是賽仁貴郝郝雄。二人當先領着衆船。向洞庭船隊中亂闖。這時馬蹟山寨口已經得訊。知道洞庭來船甚多。便命第二隊盧多兒狄金兒二人。從耿灣村灘邊乘船助戰。二人便將馬蹟山中所有的漁船戰艦。全數開出。這時大刀聞福疇已會同郭玉瓊。將洞庭第一隊船艦全數擄下。領兵上岸。助擒周猛。將已上沙灘的儂儂團團圍住。周猛被困在垓心。鄧元姑見岸上得勝。便傳令掉轉船頭。向外殺出。船方轉身。迎面正遇着鬪海蛟李伯威。鄧元姑舉鎚便打。李伯威舞鞭架住。二人在船頭上大戰起來。閻丘丹見了。便駕船衝將

進來助戰。正要近前。忽聽得後面喊聲起處。一隊漁船。一條黑綫般橫衝直闖。殺進圍來。當先一條船上。當先立着兩個女子。左一個頭戴烏羽點翠盔。身披鋼翎甲。懸弓佩劍。手杖點銅丈八蛇矛。後面繡軍旗上。大書着雲中龍三個大字。右一個頭挽雙髻。身披細甲。掛一柄寶劍。手捧雙鞭。後面繡軍旗上寫着小玉女三個黑字。閻丘丹見了。忙回船抵敵。狄金兒挺矛便刺。閻丘丹連忙揮刀相迎。盧多兒方要舞鞭相助。祇見閻丘丹身後立着一個大漢。赤膊着上身。手中持一柄金瓜鎚。向着盧多兒微笑。盧多兒細認時。原來是鬧江蛟杜麟。便收鞭不戰。祇見閻丘丹與狄金兒正鬥到酣處。杜麟突然向前。將閻丘丹攔腰一把抱住。喝一聲下去。祇聽得撲嗵一聲。浪花濺起。二人一同落水。盧多兒大驚。轉一想杜麟綽號鬧江蛟。不覺暗自好笑。狄金兒卽傳令擄船。祇見各船上橈鈎齊起。將洞庭船亂搭亂擄。衆僮儷大慌。都向船頭艙中跪着告饒投降。正亂裏祇見水中起了一個漩渦。杜麟突然冒出半截身材。一手持鎚。一手拖起一個人腦袋來。口中喝道。再喝一口吧。絕倒如此勸喝恐天下最好喝之人亦不敢領教說着又將那人按了下去。一連如此。

提按幾次。狄金兒便大叫道。杜大叔。這裏來。杜麟搖搖頭。拖着閻丘丹。仍向水中一泅。洲向旁邊去了。李伯威見大勢已去。正想逃走。忽見莊金人莊金傑兄弟二人。提着鬚髮如銀的首級。跑到岸邊。高叫道。周猛的腦袋已經摘下了。休放走了賊黨呀。說着將人頭向船上攢將過來。李伯威心中一驚。暗忖。剩下俺一人。怎生抵敵。此時不走。更待何時。想罷。將鞭架開。鄧元姑的雙鎚。就勢甩一個懸空筋斗。向水中攢去。嘩喇一聲水響。湧起一個大白浪。李伯威已不見了。衆人中杜麟還沒出水。祇有聞福疇識得水性。便連忙甩盔卸甲。細上文寫聞身披銅甲頭戴銅盔倘不卸却入水必致沉沒不起如此寫來深合事理跳下水去追趕。杜麟將閻丘丹拖到灘邊。聽得李伯威赴水逃走。便也丟下閻丘丹的屍。閻丘丹之死祇以一屍字表出省筆翻身下水追趕。這裏各船隊將洞庭船盡行捕擄。可憐二十餘艘。鱗鱗戰艦。三百來艘。漁船。全被圍捉。不曾逃得片木隻卒。三處漁兵相會。便將船沿灘紮住。領兵諸俠一齊上岸。到蘆岸上。哨屋中歇息。等候聞杜二人。一面查點各隊傷亡。細并命人通報山寨。將俘虜的僕僮押上山去。選壯遺老。分派各船。細又請山寨派人來擡埋那殺死的屍身。細諸事方畢。

祇見聞福疇杜麟二人空手赤膊回來。聞江蛟追不着聞海蛟道。李伯威那賊水性真快。一口氣余

的大半里。俺倆拚命追也沒追得上。祇好空手回來。衆人連忙起身相迎。都道諒這賊

單身逃走。也做不出什麼大事業來。兩位休着急。終有一日被咱們擒住的。聞杜二人

一面拭水着衣。一面叫人備馬上山。杜橫魯已率狄正祥夏小鸞等排隊來接。當時除

本山船兵分隊出外巡視外。所有赤霞崇明來的船兵。概行押着糧草。細隨着衆英雄

到山寨受賞。山寨裏大擺筵讌宴賀功。席間聞福疇將赤霞莊近事。告訴杜橫魯和小

八俠等。裴國鸞說道。鄒茂祥老丈。既待救甚急。鄒家大姑二姑又身陷賊中。雖有文成

龍壯。倘使賊黨要害鄒老丈。也寡難抵衆。咱們若不早爲設法。鄒老丈的性命終是難

保。鄧元姑道。俺也是這般想。俺早料定是鄧姑娘答話祇是賊人現在將鄒老丈困在水牢之中。聽說

那水牢四面是水。中間豎起個木柵圍。底下也是水。祇在柵圍中水面上漂着個木簾。

將人關在裏面。似這般想去暗劫。是萬難救出的。祇好從外面明攻。并且一戰就要攻

神拳太歲李師伯曾聽俺父親說李師伯的功夫在玄門中除却馬白眉師伯沒他的對手。如今要一仗勝他。却是不易。郝國雄道。如今郝老丈固然要救。洞庭東山也不能不取。要不然。赤霞莊無險可守。崇明島沙地不毛。就是馬蹟山也地瘠糧稀。都不是屯兵圖事的所在。且是分做幾處。一來多費精神防守。二來力量散漫。三來糧餉浩費。四來聲氣太大。倘使三處同時被人攻打。或是兩處被人攻打。救應既難。迎敵也不易。遇到不如聚在一處。有起事來。一心一意的抵敵。再無他憂。因此即使沒郝老丈這件事。俺們也非急取洞庭不可。見理透澈論事明確郝國雄可謂將才杜橫魯道。要取洞庭。必須先取東山。唐士熙的精銳糧草盡在西山。要去攻取。他必然抵死防守。且西山四面是水。急切裏那能攻下。如果先取東山。一來東山有一方連陸地。可以進攻。二來守兵不多。地方廣闊。他們不易防守。三來取了東山。如折了他的翅。西山便搖動了。我們就進可以戰。退可以守了。與郝國雄所說之四項遙遙相對而各有至理衆人聽了。齊聲稱妙。邱大福道。明日諸位回兵。務必和裴老丈商量。如今俺們人已不少了。不必再待開封人回來。俺們就進兵罷。聞福疇道。先時裴

京兆本想待秋高馬肥。開封衆人都回來。再出兵打仗。以期必勝。後來鄒老丈被困。也祇想暗劫。沒打算明攻。如今雖到了許多人。祇爲接着就出了這裏的事。還沒商量到此事。還不知是怎樣安排的。俺們明日回莊。一定催着出兵。取了洞庭。咱們也好常相聚首了。說罷。大家都贊好。酒落歡腸。人逢知己。直聚敘到月影。脚山。方纔席散。次日清晨。鄧元姑。郝國雄等。率衆告辭。杜麟且留山上。杜橫魯又留着早飯。各船上又賞給牛酒。祇着一「又」一字。便將昨日犒賞補出。省筆已入神化。飯後。杜橫魯親送衆人下山。眼望着開了船。方率領小八俠和莊金人兄弟等回山寨。郝國雄。李世龍。拜別登船。回島不提。且說鄧元姑。聞福疇等別了馬蹟山諸俠。上了船。掛起風帆。直駛回莊。莊裏早得探報。裴世勳親自出迎。鄧元姑等先將大小船隻。漁兵安置好。方隨裴世勳進莊。將殺敗洞庭兵。斬了周家父女。和擒殺閻丘丹的事。詳晰說了。裴世勳十分贊賀。便命擺謙賀功。這時萬之一和趙勇已經回莊。趙勇并向他的朋友處。尋得一個製造火箭的方子。祇要照方配藥。塗在箭鏃上。射將出去。觸物就着。雖遇大雨。也不熄滅。衆英雄大喜。裴世勳當即將方子傳下。叫

人照方配製。鄧元姑等和趙勇見過。便大家到前面大廳坐席暢飲。正暢飲歡敘之時。忽見莊丁來報開封衆俠。已都回莊了。衆人連忙停杯出迎。祇見梁玄通陪着殷玄珠。穆玄莊黃玄子。馬騰雲。莊廷鑣。顧鵬。鄭虬。鄒雷。方農。黃岫雲。顧緝。裴國虎。蕭忠。蕭厚。印瑞芬。童天虎。孫彪等一二十人。一路歡笑。走進莊來。與裴世勳等劈面相逢。那番歡欣筆難盡述。爲筆難盡述。便不述。以不述而代述。且似已盡述。裴國虎上前見過爺爺。細衆俠都握手問好。梁玄通一

面叫梁洪等兄弟三個督率莊丁收拾行李。牽過牲口。一面讓衆人進莊。笑道。各位都請到裏面去問好請安罷。要是這般堵在門口。俺早知道時。蓋這房子。倒不使這些輒木了。衆人聽了。一齊愕然。齊問這話怎說。梁玄通板着面孔說道。有各位這般長站着。在這裏撐門面。還用得着輒木嗎。絕倒不愧稱爲西方朔年老矣。猶有童心。衆人聽了。纔會過意來。一齊哈哈大

笑。舉步進莊。略爲歇息洗盥。便重整杯盤。入席飲酒談話。裴世勳問起路上情形。暑天長途。可都平安。梁玄通道。可不是不平安麼。咱們黃老三就拉肚子。還拉出功勞來咧。此老開口便令人捧腹。裴世勳不解。細問其故。梁玄通道。俺們因爲這裏事急。遵曼師遺囑。火化了

遺骸。卽日奉骨纓安葬了。次日便將庵裏的事託付了如月師妹等料理。俺們大夥兒一齊動身回來。俺祇擔心霹靂子病體纔好。怕他受不了這長途暑熱。那知他到沒事。到是咱們黃三哥。喫多了東瓜莧菜。黃玄子喫素也故西方朔以此譏之五臟神不答應他。頭一天。到晚上落店時。他便拉起肚子來了。俺們還在洗臉。他就跑了兩次茅廁了。俺便要代他去請大夫。誰知他這拉稀是有道理的。說是用不着請大夫。回頭用用功就可以好了。裴小天王却着實擔心。陪着他在一間房裏。夜裏伺候他。那知他也不要。一個人跑來跑去。俺們都十分詫異。後來纔知他是怕旁人奪了功去。所以……黃玄子笑着搶說道。梁老四。你休拏俺尋開心。做下酒菜。俺真被你罵的夠受的了。又向衆人道。待俺自己來告訴大家吧。要讓他說下去。不知要被怎樣挖苦啦。梁玄通笑道。您怕俺出您的醜罷了。誰挖苦您來。黃玄子也笑道。您天生兩月刻薄嘴。俺說不過您。俺祇將那夜的實情告訴大家。免得被您加鹽加醋的挖苦。俺好在那夜還有國虎和馬老在大在場。俺瞞不瞞短。他們可以指證的。便接說道。動身的那一天。俺因爲天熱。多喝了些水。到落店

時便跑起肚來了。到三更時便上了十多趟廁屋。到後來見隔壁房屋的牕子裏燈燭輝煌。一時起了疑心。鄉村之間。爲什這般時分還不睡覺咧。便近前去窺探一番。那知那屋正是河東一帶的惡盜八卦教匪左飛雄等。一夥人在那屋裏都已睡了。却沒息燈。俺便回房來。他們都分睡在別房裏。夜深時。不便搥門打戶。便祇將同房的賽尉遲馬老大和裴天官的令孫鐵天王悄悄喚醒。告訴了他倆。翻牆過去。乘那些賊沒醒。一刀一個。全給殺了。一共宰了有七個。牀上有幾大包裹。裏面是劫來的金銀珠寶。被俺三個取了回來。祇俺因爲腹痛。弄髒了一條袴子。回來換了衣服。依舊睡下。次日他們起來。俺三個也沒說起。直待打過中尖。在路上沒人時纔說出來。梁老四恨俺不會喚醒他。便編出許多謠言來。說俺原本知道的。故意裝肚痛。好獨自得功。又說俺見了有功可得時。連拉屎都來不及。揣着一袴屎糞去殺人。似這般臭功勞。雖得着也是臭的。一路之上。俺實在被他挖苦的夠了。每一出恭。他也不說什麼。祇瞅着你點頭微笑。你瞧這夠多難受。

梁玄通真滑稽之尤所作
所爲無不令人捧腹噴飯

衆人先已笑得噴酒彎腰。待黃玄子說完時。滿堂

鬪然大笑。萬之一道。這事依我說來。黃真人本也太急了些。那些賊既是都睡着了。何不出過恭再去殺他。也不遲。祇因太急了些兒。難怪梁莊主有這些說的了。黃玄子跳起來。道完了。完了一個梁老四。俺還纏不清。怎經得您還幫着他。梁玄通坐在一旁。拈着幾莖短鬚。微笑道。天下自有公論。難道別人連香臭也不知。來幫着您麼。衆人聽了。又大笑起來。黃玄子也笑道。俺說不過您。橫豈臭也好。香也好。俺總將妖匪殺却了。不能掩沒功勞。比您一事不做。專祇頑皮的總要好些。梁玄通笑着起身。向黃玄子拱手道。既如此。便一總費心罷。如今要攻打洞庭了。就煩您赤痢白痢。禁口痢。統統害起來。好多得些臭功勞。好將洞庭羣盜一起殺滅了他。衆人笑方未了。聽了又復鬪然。穆玄莊向梁玄通道。老四。盡儘着鬧頑兒罷。俺們正事要緊。一語截住轉入正題
筆力勁剛且跳脫要打洞庭。就要動手了。咱們莊上的事。他們也一定能探得的。待他們知道俺們都回來了。就不好辦了。衆人都點頭稱是。趙勇起身言道。我忝列末座。照理不應七張八嘴。但是咱們義氣爲先。我也不講客氣了。咱們現在既是要復國報仇。創基立業。自然應該光明正大。列

陣行軍。纔是咱們俠義的行爲。所以別於盜賊。因此我以為蛇無頭而不行。將來固然是擇有德者爲民之主。如今三軍進退。也必須有個主將。纔能號令指揮。運籌決勝。倘若各行其是。適足以敗事。并且遇事公衆商定。也不能應付這迅如電火的戎機。我以為目前第一樁事。就是要舉出個元帥來。纔能再議他事。衆人聽了。一齊拍掌讚好。朱奇道。這話是極。俺早就想說的。俺們以大事爲先。同道之中。無論是誰。倘是衆望所歸。公舉了他。就不許推諉。他要是謙讓的。便是無心謀事。有意藏奸。同道之中。要有的。也不妨當面說出。若是當時不作聲。將來却違令藐法。擾亂行陣。咱們共起誅之。可歌

可泣立懦廉頑可以對天地可以質神明詳謂小說中無頂天立地的文章俺朱奇先對各位自明心跡。如不自踐此言者。有如此酒說罷。啪的將酒潑在席前。衆人都肅然起敬。梁玄通道。俺們都照朱大哥的言語。如有不遵的。便不是好朋友。俺梁老四先不容他。說着合席同飲一杯。衆人都喝乾了。馬騰雲起身說道。俺想咱們同道。都長於武事。臨民之政。多未諳練。最好請裴天官總持全軍。衆人一齊喝好。馬騰雲道。俺的話還沒說完啦。一則是免得俺們同道中鬻分交

情多所罣碍。二則是俺們這次起義興師。不僅是打仗。志旨是在救民。非有一個詳悉民隱。關懷百姓的文人。不能夠普救萬民。佈施德政。當仁不讓。還請裴天官依朱大哥的話。不要客氣才好。衆人齊聲高叫道。這話是極。俺們誓願聽命。決無異言。裴世勳起身答道。不平大師有言在先。不許謙讓。教我進退皆難。我有一句苦衷。不能不求諸位原諒。這回起義軍旅之事居多。我實未學。怎好爲全軍之長。貽誤戎機。霹靂子鄒雷道。裴老叔不必遲疑了。俺們第一個軍令。怎能不守。如今衆心悅服。老叔要再謙讓。以後的軍令。怎能雷厲風行。况且自古興業之主。未必盡知軍機。老叔爲帥。自然還有輔佐之人。何必多慮。衆人也一齊敦勸。裴世勳便當衆人說明權時。以副元帥攝行。將來有人再行交卸。衆人都應允了。便議定明日清晨。後堂設誓。正午到莊前明亮灘點兵。并通知崇明迎春兩島。擇日誓衆。待得了東山。再會齊行誓師起義的大禮。好灘名此

舉不成足見地名等識兆之不可恃 衆人因爲有事。便草草終席。各自歸房思索。尋朋覓友。商議大事。裴天官更加一夜沒睡。和梁玄通等師兄弟及馬騰雲朱奇等一班前輩英雄。從長計議。次

日清晨。正是六月六日。玄門徒衆以卯牌時分。老少英雄齊集赤霞莊後廳。分排排定。當

中設着香案。供着大明歷代帝王。和殉國諸王。及史可法張煌言鄭成功呂晚村等一

衆數十忠烈神位。裴世勳爲首。雍容肅穆的行過禮。方纔團團圍坐。裴世勳便取出一

張單子。向大衆道。今日之事。俺裴世勳秉我大漢列祖列宗大明先帝先王之威靈。與

諸君同救漢族。洗滌山河。昨夜已與諸位前輩英雄商定一個職守單。諸位也曾經知

道。如今當衆宣告。軍令無私。望各努力。一腔爲國爲民之意。盎然呈露言說罷將名單揭貼

廳間。衆人看道。金玉字字珠璣。擲地當作金石聲。

左將軍。攝行元帥事。白面天官裴世勳。

行軍左軍師。不平頭陀朱奇。

行軍右軍師。鐵掌真人黃玄子。

行軍總文案。兼典軍司馬。開山太歲方大瑞。

督糧使。雙鎗將蕭方。

陸路左將軍。黑虎大王鄭虬。
陸路右將軍。遼東鶴萬之一。
水路左將軍。神刀俠士顧鵬。
水路右將軍。賽李達杜橫魯。

右大營總軍將官。

游擊將軍。通臂猿穆玄莊。
游擊將軍。賽尉遲馬騰雲。
游擊將軍。千里俠莊廷鏢。
游擊將軍。西方朔梁玄通。
游擊將軍。雲中鶴殷玄珠。

右五路監軍督戰將軍。隨時有指揮所監一路將士兵卒應戰之權。
陸路中軍大統制。霹靂子鄒雷。

陸路中軍左統制。紅孩兒董玉寶。

陸路中軍右統制。穿雲鷺方農。

陸路前軍大統制。傻大姐黃岫雲。

陸路前軍左統制。赤纓女鄧元姑。

陸路前軍右統制。冲霄鶴顧縉。

陸路後軍大統制。小豹子李自芳。

陸路後軍左統制。鐵羅漢邱大福。

陸路後軍右統制。穿山甲邱大壽。

陸路左軍大統制。小花榮莊金仞。

陸路左軍左統制。二郎神狄正祥。

陸路左軍右統制。小玉女盧多兒。

陸路右軍大統制。鐵塔趙勇。

陸路右軍左統制。賽林冲文成。

陸路右軍右統制。賽武松龍壯。

陸路援軍大統制。雲中龍狄金兒。

陸路援軍左統制。笑面虎夏小鷺。

陸路援軍右統制。貫日虹裴國鸞。

陸路總巡哨。游擊軍報使。鐵天王裴國虎。

陸路副巡哨。游擊軍報使。銀鎗印瑞芬。

右陸路領軍將校二十員。分統陸路各軍。歸陸路左右將軍節制。

水路中軍大統制。海龍王張斌。

水路中軍左統制。花班豹莊金人。

水路中軍右統制。飛鏢莊金傑。

水路前軍大統制。大刀聞福疇。

水路前軍左統制。賽仁貴郝國雄。

水路前軍右統制。小典章李世龍。

水路後軍大統制。醉菩提胡萬春。

水路後軍左統制。白面金剛蕭忠。

水路後軍右統制。銅鎚蕭厚。

水路左軍大統制。賽木蘭孫志雄。

水路左軍左統制。玉面哪吒紀寶瓊。

水路左軍右統制。神棒唐采蘋。

水路右軍大統制。白額虎梁洪。

水路右軍左統制。錦毛獅梁廣。

水路右軍右統制。金錢豹梁孔。

水路援軍大統制。鬧江蛟杜麟。

水路援軍左統制。玉面虎郭玉瓊。

水路援軍右統制。鷓子杜鳳。

水路總巡哨游擊軍報使。錦毛豹鄒珏。

水路副巡哨游擊軍報使。粉面狼鄒瑛。

右水路領軍將校二十員。分統水路各船隊。歸水路左右將軍節制。

陸路護衛使。鐵鞭陳素。

水路護衛使。出洞蛟鄒華。

右護衛二員。分統大營水陸軍衛大艦。

大營司令使。八臂哪吒童天虎。

右大營司令使一員。專司傳令金鼓事宜。

大營宣啓使。小悟空孫彪。

右宣啓使一員。專司大營更鼓宣啓等事宜。

飛天夜叉的兩位高徒太不爭氣了

大營帳前護衛。俠猿袁振華。

大營帳前護衛。神犬小黑龍。

右帳前護衛二員。專護衛大營軍帳。

大營帳前校尉。雲霧豹張智。

大營帳前校尉。鐵頭王勇。

右帳前校尉二員。專司升帳領班站衛捧旗等事宜。

總計水陸全軍將校六十二員。各司其事。如違職守。軍法無私。

衆人看罷。裴世勳起身說道。軍貴威信。將貴和睦。

八字不啻一部孫子十三篇。堪爲治軍者之主。泉誰謂裴天官不善治軍。作者本諳於戎事。

有軍事專家之稱。觀其一番調度。軍無曠職。人無棄材。足見其治軍之道及決勝之基。如此人士而使之咕嗶。楮硯間。毋乃國之不幸乎。

世勳願與諸君設

誓。盡忠職守。如今攻取洞庭東山。尙非大戰。崇明迎春兩島。尙有有職司的。一時不能歸隊。賊巢中還有被陷和臥底的。如今先儘在莊上的人。調成隊伍。再送信往兩島。照單調度。至於攻打洞庭。另外有一點將軍在此說着。便又取出一張單子來。衆人看道。

中路第一隊。萬之一。趙勇。聞福疇。

中路第二隊。梁玄通。陳素。梁洪。

中路第三隊。殷玄珠。顧緝。孫志雄。

左翼第一隊。朱奇。方農。黃岫雲。

左翼第二隊。顧鵬。蕭忠。蕭厚。

左翼第三隊。馬騰雲。裴國虎。胡萬春。

右翼第一隊。鄒雷。董玉寶。郭玉瓊。

右翼第二隊。黃玄子。梁廣。唐采蘋。

右翼第三隊。鄭虬。梁孔。紀寶璉。

右九隊分三方進取。至賊巢時。中路稍緩。誘賊追出。待左右兩翼猛進。中路九隊。應卽以兩隊。分屬左右兩翼作後援。祇留一隊。截殺逃賊。

崇明迎春兩島。各分六隊。由水路進攻。本莊糧草笨重行李。概由不入各隊諸

將從水路押運。并截擄賊船。

右單於六月初六日申牌一刻全軍出隊。不得違誤。作者新軍事學者也不意其寫古代戰鬥親切若是且不雜一

新辭洵難能而可貴矣

衆人看罷。各自記好自己的職守。當廳告辭。去調度隊伍。這時蕭方還在崇明島。赤霞莊的糧草。和雜事都是狄葆興暫時經管。當時裴世勳傳令全莊齊出。寸草不留。頓時把個狄葆興忙得不得開交。奔來跋往。足無停趾。手指口講。茶飯無時。十六字活畫出遷移忙碌狀況帶着莊丁人等。從初五日夜裏起。一直忙到初六中午。好得人手衆多。纔將糧草銀錢用具等項。搬上船去。足足裝了一百多船。極寫赤霞莊之富庶這日午正。裴世勳和玄門諸俠。並轡來到明亮灘。各路隊伍。已經調齊。當時分隊點名。發給犒賞。三聲號礮。衆軍將一聲吶喊。祇見旗翻五色。戈耀祥光。浩浩蕩蕩。殺奔洞庭東山而去。裴世勳自和莊廷鏢等下船。從水路而行。暫且不提。且說那洞庭東山。守寨頭領。本是鬧海蛟李伯威。和戲珠龍王霖。瘋子羅繼組等。還有神拳太歲李玄真。帶領他的徒弟。百節蜈蚣張萬。小羅通王天

保。賽林冲文成。賽武松龍壯。唐士熙恐怕李伯威有勇無謀。并派詹廣宋銘二人來幫同料理。自李伯威去攻打迎春島。敗仗回來。唐士熙又加派劉長勝王金標蔡天龍和張斌杜鳳假名的王仁馬大化等五人。前來相助。童朝柱手下的好貨色都到齊了李伯威因爲打了個

大敗仗。滿心不快。鎮日使酒解悶。六月初六日本是個初伏日。李伯威便借此大宴全

山頭。領僮儷歡呼暢飲。大敵當前新敗之後如此糊塗其失敗也固宜直到更深方散。李伯威酩酊大醉。方纔回房。

正在叫廚房做醒酒湯。忽聽得外面譁聲大起。李伯威忙問何事。隨身僮儷忙出去打聽。一霎時。回報道。赤霞莊的人馬走旱路來攻。離山祇有二十里了。李伯威聽得。喝道。還有二十里。慌什麼鳥。取俺的披掛來。僮儷不敢答言。祇將盔鎧取出。李伯威方在披掛。接連聽得報道。赤霞莊兵馬分三路來攻。南路哨探飯店已被燒。李伯威一驚。暗忖。怎來的這般快呀。這一驚。酒已醒了大半。連忙傳令。全山出隊。并叫派哨船火速通報。西山大寨。派人援救。自己一面慌忙披掛好。出廳點起三百名精壯僮儷。帶領張萬王天保。文成龍壯王仁馬大化等。急忙出馬迎敵。行不到十餘里。祇見前面塵頭大起。一

彪人馬如蜂擁而來。當先一人全身布紮。腰懸銅練。背負寶劍。手挺丈八蛇矛。左首一將全身披掛。鞍橫青龍偃月刀。右首一將鐵盔鐵甲。挽着一柄虎頭雀舌鎗。如飛衝來。正是赤霞莊中路第一隊。一齊殺來。李伯威忙將手中鎗一擺。在那曠野荒郊之間。隊伍兩邊列開。復拔下背上白旗。左右擺動。衆僕儻齊使強弓硬弩。射住陣脚。赤霞兵好的兵名自古未有。見對面有兵攔截。不能突過。便也雁翅般排開。鐵塔趙勇驟馬挺鎗。飛出陣前。大喝一聲。匹馬單鎗。突殺過來。洞庭隊裏王天保張萬二人。兩馬齊出。雙鎗并舉。截住趙勇。二人如走馬燈一般。纏住廝殺。李伯威方要親自出馬。文成連忙驟馬躬身。道。待徒弟代頭領拏他幾個過來。李伯威點頭答應。便勒馬不動。文成舞鈎鎌鎗。直取聞福。嚙。大喝道。不怕死的出來幾個。與爺拚鬥。聞福嚙會意。策馬出陣。揚起大刀。照着文成頭頂上。砍將下來。文成橫鎗架過。低說一聲。放箭。我好回去。聞福福已知就裏。便和文成拚命廝殺。戰到四十多個回合。聞福嚙故意散亂刀法。又戰幾合。一連架開幾鎗。拖刀落荒而走。文成大叫道。飯桶。望那裏跑。說着。兩腿一擗。潑刺刺飛馬趕來。聞福嚙待

他纔回身時。便拔出一支箭來。回身皎去箭鏃。拈弓搭箭。扭轉身軀。向文成一箭射來。祇聽得文成哎喲一聲。撞下馬來。衆兵卒方要上前網縛。足見此舉開福疇身邊士卒亦未覺着秘密已極。毋怪李伯威被他瞞過。

早被洞庭隊裏龍壯。舞起鈎鎌大刀。飛馬而出。將文成救回。李伯威揚鞭大叫道。誰與賽林冲報仇。祇見那張斌假名的王仁。掄起青龍偃月刀。大叫一聲道。俺來了。說聲未

了。刀鋒起處。將李伯威連肩帶背。劈於馬下。頓時全隊大亂。杜鳳見龍壯已保着文成回去。張斌已經做了出來。便驟馬自王天保後面將他挑下馬來。張萬方要掙扎。被趙

勇手起一鎗。刺於馬下。赤霞兵一聲喊。將洞庭兵砍瓜切菜般。殺得屍滿遍野。直衝到湧翠關前。好艷麗的關名。作者已是大悟之時。猶未脫綺語禪耶。可想見當年之風流。這時神拳太歲李玄真。正在關前和繞路攻

來的神刀俠士顧鵬。單刀步戰。殺作一團。蔡天龍正和蕭忠對敵。劉長勝王金標纏住蕭厚廝殺。正在難解難分之際。忽見萬之一馬走如龍。直撞向關前。當着的便倒。李玄

真便想脫身遁走。忽又聽得哨馬報說。倦紅關艷極了。被赤霞莊的鄒雷猛攻。李玄真忙教退回關中。那知呼的一聲。萬之一早飛上關頭。連砍幾個守關兵卒。奔下關去。方要

去拔門開關。祇見關內飛來一騎馬。馬上一個渾身夜行衣服的女子。夾着一個銀鬚白髮的老者。先已趕到關下。萬之一認得是鄧元姑。忙叫道。赤纓女。我在此。鄧元姑聽得。忙回頭見萬之一從關上奔下。便問道。關破了麼。這是鄒丈。俺已救得了。萬之一連忙叫他護着。讓在關邊。方到關門前。斬關落鎖。那湧翠倦紅兩關原都是唐士熙築的。本不牢固。怎禁得萬之一的神力。早被他一刀劈關。赤霞兵一擁進關。李玄真見大勢已去。縱起劍光飛身而去。如今且回頭補說鄧元姑出兵之時。他便打定了主意。叫一名漁兵。駕一葉扁舟。獨自先渡。飛上蘆葦灘頭。殺了兩個巡哨。擒住一個。叫他帶路。來到水牢。他也顧不得凶險。飛身躍過二大多寬的水面。撲在柵柱上。將刀斬開木柵。救出鄒茂祥。一手夾着他飛身躍回。尋原路向沙灘奔來。那知崇明島派來的六路三十六隊船艘。已將洞庭東山四面圍得水洩不通。正在沙灘上惡鬥。鄧元姑保着鄒茂祥。無法突到河邊。祇得沿山而走。路上遇着洞庭馬探。被鄧元姑一鏢打倒。奪得一騎馬。纔殺向關前來。待文成假裝中箭回來。要救鄒茂祥時。已被鄧元姑救去多時了。

文成龍壯二人祇得引了鄒珏鄒瑛姊妹兩個。到大寨裏。擒了宋銘詹廣二人。肅清大寨。并指引馬蹟山來的六路船隊。截住洞庭西山來的救兵。迎裴世勳等進寨。這一場混戰。直到天黑多時。將近初更。三處人馬船隊方纔到東山大寨和水寨歸隊。報功慶賀。要知玄門諸俠。佔得東山以後如何。下回再續。

俠魂評曰。本回調度分派。停勻洽當。非將才不能。作者胸中。真有十萬甲兵。寫戰不多。而聲勢極盛。如火如荼。令人目不暇給。寫亂軍最難。乃能如此照應迴旋。委實不易。

鄒珏鄒瑛。生擒詹廣宋銘。可謂天網恢恢。報施不爽。作者於此。深寓勸懲之意。且結第一集中一段公案也。

鄧元姑獨救鄒茂祥。用心極深。可稱情種。

本回結第二回第三回等鄒家一案。尙有一童朝柱。留待後文交待。

江湖廿四俠 第一百十七回

二六六

第一百十八回

進苞苴貪吏構黑獄

昭奇冤俠客留白簡

話說赤霞莊崇明島馬蹟山三處的英雄。率領所有的漁兵船隊。和人馬糧草。一齊來到洞庭東山。裴世勳一面派雙鎗將蕭方。查點山上的倉庫。并點收各處運來的糧物。一面派莊廷鑣查點死亡受傷的兵卒。衆英雄齊集大寨廳上。大擺筵讌。那一鼓破敵的欣喜歡飲。自不待言。酒至半酣。裴世勳當筵宣告全山皆換大明旗號衣冠。并制定條規軍令。又將職守單取出。請崇明馬蹟兩處的英雄過目。大家傳觀。都無異言。各照職司行事。此是衆俠第二次大聚會所可嘆者。飛天夜叉白眉和尚。皆不及見之。而女達摩更不克爲此會之首。殊爲遺憾耳。席間。霹靂子鄒雷和鄒珏。鄒瑛。起身告退。要去慰看老父。裴世勳便命請鄒老丈到廳上相見。一霎時。鄒雷等姊弟三人。扶着鄒茂祥來到廳上。方大瑞方農父子首先下位迎接。上廳來。一一相見畢。鄒雷便含淚高聲說道。俺鄒雷不孝。幼年時間不遵父訓。打了童朝柱家小兒。一筆直接卷首。長虹貫天大江。橫地腕力之大。足可損鼎拔山。以致連累父母家破人亡。慘痛已極。幸得恩師白眉和尚。教成武藝。浪闖江湖。二三十年。矢志報仇雪恨。今幸得蒙衆位師長同道。救俺父子。或謂子未被救。須知救其父。即所以救其子。二者實二而一者。

也。但是俺鄒雷還有兩樁事未了心願。一是母親兄長不曾尋得。二是童朝柱那賊聽

說現今投託在洞庭唐士熙那裏。仇人咫尺不能報復。直使俺心如刀絞。如今俺卽席

告明。俺鄒雷祇今日便告辭下山了。這兩樁事天可憐得遂此心。再和諸位師長同道

圖相見。倘若有個差池。俺覺着忍恥偷生。不如死在敵手。壯語快語沉痛語非霹靂子說不出非楊塵因寫不出還請

原諒。放俺一行。傻大姐黃岫雲聽了。叫道。霹靂子。您如今父子團聚。大仇不難報得。覓

母尋兄。差個人去。便可尋覓迎來。童朝柱既在西山。祇要俺們打破西山。似這般什麼

小醜。怕不是囊中捉鱉。手到拏來。您何必舍近圖遠。要獨自下山。是何意思。咧。俺們的

國仇未復。恥辱重重。令師平日也曾訓教過您來。如今正在創業立基之時。您反要飄

然獨去。難道這是對的嗎。還望您三思。妙斬釘截鐵不避嫌怨完全俠女聲口●傻大姐久不露面矣一開口猶是昔年語調作者真善寫個性者●這段話非

傻大姐說不出且亦不敢說鄒雷忙答道。大姐您不要錯會俺的意思。俺并不是因私忘公。須知家母

家兄飽經憂患。不知藏身何處。非俺自去探尋不着。國家大仇。刻刻在念。恩師遺訓。每

飯不忘。俺祇因西山不是一鼓可下的。目前俺們祇要整頓軍馬。積草屯糧。以備大舉。

用不着俺鄒雷在此。至於防湖守寨。同道中。在此的更多。諒那唐士熙喫了豹子心肝。獅子膽。傾寨而來。也休想踏着東山一點土。故此俺想乘這空當兒下山了。了私願。好

一無牽望。將此身許與國家。並不是俺鄒雷禽獸心腸。顧私忘國。不愛國者圖私而賣國辱國者漠視國仇罔知國恥

者皆當使之日 讀此篇三百遍 裴世勳道。霹靂子孝思不匱。我們理宜允他下山一行。祇是秋高馬肥風

爽人健之時。俺們就要攻西山的。請霹靂子記着。到那時務須回山纔好。鄒雷點頭答應。方纔坐下。海龍王張斌也起身說道。俺陪霹靂子下山走一遭。因為俺遭家多故。流離顛沛。若干年來。先叔祖的後人及俺一家子。也不知漂泊到那裏去了。前日曾聽得人傳言。說已改名換姓。流落在鳳嶺一帶。俺想乘此空當兒和霹靂子同走一遭。不知衆位可能允許。衆人聽了。都說此舉極是忠良之後。俺們理應迎接來此。纔是道理。當席卽議定鄒雷張斌二人。次日起程。這一日席散之後。衆人都忙着布營結寨。調隊設防。鄒瑀鄒瑛鄒雷三個和他父親鄒茂祥自有一番痛敘。不曰歡聚而曰痛敘確是飽經憂患後骨肉相聚之真情實景不必細說。次日清晨。鄒雷張斌二人。改扮作客商模樣。各負一個包裹。帶了防身兵器。到廳

上告辭。裴世勳等置酒餞行。叮嚀歸期。宛如家人父子。是至性。真情流露於不自覺。送至關前而別。鄒雷張斌二

人離了東山。祇作兄弟稱呼。放開脚步。直奔鳳陽。二人都是慣走江湖的。餐風宿露。當

作家常。負日燙趾。視同散步。這時正是初伏的天氣。蟬噪枝頭。驕陽肆虐。二人且談且

走。倒也不覺着炎熱。良友結伴長行。沿途敘話。確可忘暑。忘寒。此中情況。非過來人道不出來。曉行夜住。一連走了四五天。已是安

徽地界。這日分外的暑熱。二人自天將破曉時。便拔步起程。走到巳牌時分。祇覺脚底

火熱。張斌道。大哥。這般酷暑。俺們且尋個涼陰處歇一會兒。再走可好。此語雖是引起下文。亦是表出張斌不及

鄒雷功夫深。遂能耐寒暑。鄒雷點頭答應。正說間。祇見迎面一座高山。望見山腰裏一叢樹林。蔥翠欲

滴。泉水潺潺之聲。直刺耳朵。二人陡覺精神一振。寫暑景刻畫入微。抖擻精神。踏着亂山。向山上

行來。約莫走過三五百級石磴。已見那座林子。既在眼前。遙見林中綠陰匝地。落葉層

疊。如鋪翠氈一般。林木參差之間。得見一條瀑布。從林後石巖間直冲而下。銀珠亂濺。

白光映眼。讀之如服一劑清涼散。使人神意都消。願讀者盛暑時取此讀之。雖細床亦當化清涼世界。二人大喜。直撲向林中來。張斌奔到瀑

布前面澗邊。扔下包裹。就地一仰。啊唷一聲。便躺在草地上。寫暑疲如畫。鄒雷便到他身

旁坐下。舉眼四望。頓時神清氣爽。煩渴都消。便到澗邊。捧了幾掬清泉。喝了。又濯了手。

足。纔倚樹而坐。歇息養神。神仙境界張斌也起身。喝了些水。包裹中取出手巾來。就澗中擦。

了手面。仍舊仰臥地上。靜聽蟬鳴。令人神往二人正相對無言。默然遐想之際。忽聽得林外。

有人走過。何以是聽不是見奇極及閣下文始知寫景之新奇有致令人拜服之至踏着落葉。窸窣作響。方仰望間。祇見一個枯瘦。

如柴的和尙。肩擔藥鏟。背負蒲包。走進林來。奇峯突起春雲初展嘿了一聲。便在二人對面坐下。

張斌見了。連忙一翻身坐將起來。是老江湖處處留心向那和尙打量一番。祇見他頭長額突。骨瘦。

神清。身披破衲。足着麻鞋。絕妙一幅畫佛恁般暑熱的天氣。却不見他額上有一點汗珠。此所謂

至爐火純青之候也心中暗自詫異。便轉頭望鄒雷時。却正在閉目而坐。似睡非睡。那和尙却似不。

曾看見二人一般。坐了些時。忽然引吭高歌。一徧萬古愁。掉起藥鏟。一面唱着。一面起。

身出林而去。張斌便喚鄒雷道。大哥你可曾看見鄒雷點頭。張斌又道。俺看這個和尙。

有些蹊蹺。您瞧他是個什等樣人。鄒雷道。他進林來。俺便留神細看。足見霹靂子比海龍王功夫深故能不動聲色

已細察一過矣這和尙大似我輩中人。祇是從前不曾見過。江湖上奇人儘多。祇不知他是那。

一路上的。因此俺沒向他答話。說着便站起身來。道：俺們也走罷。天已過午了。張斌便

也起身。各自拾起包裹。

細

出林。

細

上路。

細

越過山脊。

細

迎着斜陽。

細

走下山來。

一絲不亂

精細已極

到了山下。一個小村莊裏。尋着一家飯店。選了門外蓬下。當路迎風的座頭。

非寫暑景為下文得見大

路上來人作地步耳如此佈置巧極妙極

坐下。酒保過來。先斟了兩大碗涼茶。又問過了酒菜。自去整治。二人一

面喝茶閒談。一面望着那山路上閒眺。祇見石崖縫裏。露出個箬笠尖兒。

如

畫緩緩行來。

一霎時已下山現出全身。却是一個和尚。待到近前細看。却正是二人在林中相遇。負

蒲包的老僧。二人心中大詫。暗忖這和尚走在俺倆前頭。怎的却又在後。攢行咧。轉眼

之間。和尚已到跟前。便在二人對面一個座頭上坐下。酒保照例問菜。二人細聽那和

尚叫的菜。盡是些豬牛大葷。一時酒保將兩份酒菜端上。那和尚如風捲殘雲般。撿擄

大嚼。霎時完畢。給過錢。起身自去。二人喫過酒飯。便也攢行。這日路程離鳳陽已進。二

人便乘晚涼多走了二三十里。纔覓店投宿。進了店。洗盥纔畢。方要喫飯。祇見那和尚

也進店來了。張斌大疑。想道：打中伙時。俺還以為他在山崖裏歇了些時。故而在後。飯

後這一段路。都是驛站官道。并無歧岔小路。路上也不會見他落後。怎的他又向後去了。咧。想着便目視鄒雷。鄒雷心中也在疑惑。祇不好無故動問。一時飯罷。二人回房。張斌便將疑那和尚不是好人的話。向鄒雷說了。鄒雷道。依俺看來。他却無惡意。不過他這般舉動。必有所爲。俺想了半晌了。也沒想透他爲何如此。正說着。忽聽得外面店堂裏。人嘶馬喊。喧嘩做一片。張斌忙掀帘出外探視。祇見滿院子行李雜沓。燈籠火把。照耀如同白晝。當中停着一頂藍呢轎。轎中跨出一個中年胖子來。身上穿件羅漢長衫。上衫下布之兩截長衫此物已成歷史上之古物矣戴着一副黑晶眼鏡。活畫一十六世紀的官僚前後簇擁着幾個奴僕。向上房去了。轎夫將轎子打倒。轉出去。張斌瞥見轎後燈籠上寫着幾個紅黑相間的字。這種燈籠除北方官僚尙有用者外南方已絕跡矣定睛看去。左邊一個上面寫着「安徽卽補道」五個字。右邊一個却是一個大紅「王」字。看那氣派。十分威武。張斌便向店裏伙計打聽。原來是省委查勘驗收淮河工程的道臺王拔。順便奉委到這縣裏來密查一件案子的。打聽明白。便回房來。告訴鄒雷。鄒雷道。淮河工程。聽說報銷庫帑六十餘萬。工程上芝蔴綠豆官兒都

擎到幾千銀子。這工程也就可想而知了。來年春水一漲。怕不淤塞的。比以前還要厲害幾倍嗎。張斌歎道。這也是通弊。除却掃滅那臊種。出舊生新。是沒法改善的了。祇不知這王拔爲人何如。到此密查的是什麼案件。鄒雷道。您要查問這個還不容易嗎。說着拉着嗓子叫一聲伙計。伙計嗶應一聲。立時跑了進來。鄒雷便叫他坐下。他那裏敢坐。鄒雷呼喚幾次。他知是真的。叫坐原官假的專制時之階級方斜簽着坐下。鄒雷問道。這位

王老爺怎不打公館。霹靂子已由此察得其住店必不原故先以此爲問也却住在你們店裏啦。聞聞引起不怕他不說霹靂子亦知偵探術者伙

計道。王老爺住咱們店。不是一回了。從他做壽州捕廳太爺時。好貨好出身來往時都住在

咱們這店裏。和咱掌櫃的還是把兄弟啦。捕廳結交盜賊流氓爲清時一通例且爲官場怪現狀之一若客店主人更爲捕廳之恩友蓋以其耳目廣能助之

獲案邀賞也王拔此舉并非例外作者寫此實爲當時時代之寫真鄒雷道。那麼您們想必也沾他點光兒。伙計道。這王老爺

提。真算得是個好人。見着人。終是笑嘻嘻的。所以能陞至道臺者祇此本領耳到了這裏。和俺們有說有

笑。一點兒架子也沒有。要是俺們有個什麼事兒去尋他。孝敬些兒。準保辦到你老可

是有什事兒想託他麼。俺包可以做到。拉生意的手腕很不錯鄒雷點頭道。俺原爲有點兒小事。想

尋個門子。故動問的。伙計笑逐顏開道。鄒爺。任憑多大的事兒。除了接了萬歲爺的駕。

兩語似矛盾似連貫
確是客店伙計口吻

俺代你老託了王老爺。沒個不周全的。鄒雷隨口謫道。俺有個親戚是

個知州班子。在省裏候補了五六年了。雖當過兩趟差事。那有署缺的好。近來聽說此

地和州知州出了點岔子。馬上就要換人。王老爺能得着即驗收工程的優差。一定和

藩臺大人有些瓜葛。舍親託俺四處闖門路。都沒闖通。俺正想到南京去設法。如果您

能辦到。舍親掛了和州的牌。除了孝敬王老爺之外。還得重重的謝您一謝。伙計聽了。

沉吟道。要是你老要枷號一兩個人。抓幾個人坐牢。俺便馬上可以辦到。這事兒恐太

大了。得和咱們掌櫃的說去纔成。

一伙計耳假官勢便能作威作福至於如此官僚
真可怕●伙計此數語似是真情又似故意作難

鄒雷道。既如

此。便請您和你們掌櫃的去商量。若能辦到。可以孝敬王老爺二千銀子。藩臺大人那

裏。聽王老爺吩咐好了。三五千不算什麼。祇要事能辦到。你們中人。五百兩一位。還帶

一個門上缺分。這是俺可以作主的。

當時金貴謀署一次缺決不需如許多金此蓋鄒雷故意多說些
以動其心伙計知識有限怎知官場計贏秘訣徒震於多金豈能

於此判其真偽倘遇內行
鄒雷必不若是之疎忽也

伙計聽了。心花怒放。立刻便要起身去尋掌櫃的。鄒雷止住他道。

且慢。此時您掌櫃的。一定在陪王老爺說話。怎忙的過來。您且坐一會兒。咱們談談。伙計聽了。重又坐下。鄒雷又緩緩的說道。聽說此地和州州太爺出了岔子。不知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可真能撤差嗎。伙計道。你老還不知道嗎。真是你老令親太爺好運氣。本州太爺這岔子可出的不小。王老爺正奉委順便密查這件案子。你老道怎麼一回事。原來這裏州城裏。有一家伍家藥店。那店裏掌櫃的腦袋。半夜裏會不見了。也不知是誰殺了去的。州太爺一踏勘。起了疑心。說是女掌櫃的謀殺親夫。便苦打成招。太爺還一定向他要人頭。要奸夫。逼個不了。可憐那女人那裏受得起。糊裏糊塗將隔壁布店裏姓鄒的伙計。招做奸夫。太爺又將那姓鄒的捉來。苦刑逼着要人頭。這玩兒不是做得出的。一連逼了五六堂夾棍。拶子。鬧了個煙霧塵天。也沒問得出來。後來鄰舍看不過。說那女人爲人再好沒有。平日夫妻要好的如糖如蜜。那鄒的祇和那女人見過一面。鄰舍都知道。他倆沒來往過。那來的姦情。因此大家不服。向省裏打了過公稟。省裏已經調了人證上去。問過。案子一齊翻了。祇是凶手到底是誰。還不知道。所以沒有定

案如今王老爺到州裏去。就是查這事。聽說州太爺平日爲人。一錢如命。王老爺去。他一定不肯多孝敬的。那還不是撒定了嗎。令親太爺遇着這個當口。祇要肯花幾文。怕不稱心如願嗎。鄒雷聽了道。原來如此。照此看來。這個缺是一定可以出來的了。就費你的心和您掌櫃的去商量罷。伙計便告辭起身出房。鄒雷聽了布店伙計姓鄒的。不覺心裏一驚。待伙計去後。便和張斌說道。俺看這案。必是盜殺。要不然怎能這般無頭無尾咧。俺倆明日不妨到和州城裏去一遭。訪一訪明白。能代人伸了這冤。結這一案。也是咱應做的事。張斌點頭道。俺們到和州城裏走一趟。并不彎路。順便的好事。自然應做的。二人方在談着。伙計又進房來。回信道。咱們掌櫃的說。此地州太爺雖是要撒換。但是全在王老爺一句話。放刁熬價是官市中慣使之手腕作者真寫得出令親太爺。真有意思。就請先兌二千銀子。咱們櫃上做個保收。事成之後。再兌四千。連咱們掌櫃的謝禮在內。俺却聽憑你老賞一點就得啦。鄒雷答應了。約定明日到州城裏。打好錢票送來。并約掌櫃的同到州城去一趟。伙計便去約好了。又和鄒雷講好要七百銀子謝禮。張斌在旁暗自好笑。

次日黎明。鄒雷張斌二人起身。胡亂喫了些酒飯。和掌櫃的約好州城裏相見地。便

搶先上路。

先行爲便於訪案也
心思細極文筆細極

掌櫃的不肯收房飯錢。且親身送去門外。叮嚀而別。二人

一路之上。說笑着。欺段而行。沿途歇打尖。便順便探訪藥店凶案。所聽聞的都和那伙計說的差不多。行了一日。傍晚時分。到了和州城裏。在南街上尋着一家萬福樓客棧住下。喫過飯。便到街上閒眺一番。忽見那山中所遇的和尙忽忽的也向萬福樓來。張斌大詫。便向鄒雷道。這和尚着實奇怪。一路來。他總走在俺們之先。却到在俺們之後。又偏欲和俺們食宿在一家店裏。這是什麼道理。要說他是江湖上躡財路的。跟着俺倆幹嗎。就是要俺倆的錢財。怎到此時還不下手咧。且是躡財路的跟綫。也沒個如此笨蠢。這般明跟着的呀。鄒雷原也有些疑惑。聽了張斌此言。心中忖猜一會。搖着頭道。俺看這和尚骨相清奇。精神蕭灑。斷不是盜賊一流。一定是個有道高僧。好眼力海龍王不及遠甚您看他在這般熱天。從不見他有一點汗珠。步履走過。灰沙地裏也不曾見個足印。這樣的功夫。委實罕見。俺久想和他說話。但不知他脾氣怎樣。奇人多有怪癖的。倘或話

沒說得。一開口便碰上他一個釘子。那纔不值得啦。因此俺也沒兜搭他。俺看他到和州來。也和那藥店一案有些道理。要不然他既不是此地人。到此又不尋廟掛單。這和州并不是什麼大道通衢。他何必彎着進城幹嗎。張斌點頭道。這話極有道理。俺們必須做在他先。休使他破了這案。一人勝似俺倆人。被他笑話。說着話。二人見街上都已收市。便回萬福樓來。初更過後。鄒雷便邀張斌出外探訪。二人議定。先到藥店左右鄰居。暗中窺伺。如無所得。再到縣監中。問那與藥店老闆娘同押的囚犯。或許他們在閒談中。能聽着些綫索。問得了。便好着手跟尋。商議已定。二人破牕而出。乘着昏昏月色。鶴行鶩步。來到南街。在兩面屋上細瞧。纔尋着一家藥店招牌。二人便分向那藥店左右鄰家窺探。一連探了幾家。不是睡了。便是在說些不相干的家常話。一點什麼。也不會聽得。二人會在一處。互相問訊。不覺啞然失笑。張斌道。俺倒探得一樁事。那州裏給王拔預備的公館。就在這後街朱家花園裏。那邊裁縫店裏。老闆被傳去當差。還沒回來。聽得知州諸石砥。這名字未免太滑稽這時還親身在那公館裏布置辦差。沒回衙門去。俺倆何

不到那裏望望去。鄒雷道好。二人便向後街來。不多遠。果然有一座花園樓閣不多。樹木却葱翠匝地。影約望見小池中間。一間大廳裏。燈燭輝煌。許多人奔來跋往。二人便躡過牆去。從池子後面躍上屋頂。輕輕揭開屋瓦。援到天花板內。吹開灰塵。細伏着從

板縫裏向下張望。祇見當地坑上。坐着兩個着羅漢衫子的人。每人握着一瓶鼻煙。一

面嗅着。一面細聲談天。鄒雷等二人凝神細聽。那東首一個說道。這個數目。他一定不

肯花的。不知能不能少些兒。據張鄉紳說。昨夜迎到高家店。鄒雷等昨夜宿處之地。名却於此處補敘出來。商量了

一夜。率賓歸。此縮腳語謂王姓也。清時盛行至今。長沙等處市俗猶極通行。一毫也不肯讓。後來老張打聽說。正有人要謀這

把交椅。也在高家店。竟出到了一千四。妙絕鄒雷一篇鬼話。竟被若輩認爲實事。鄒雷話方說出。彼輩已探得神通。真不小官場中所貴消息。靈通爲第一要。

緊秘訣如此。勞心不亦苦哉。掌櫃的祇向王拔說一千四向鄒雷則索六千。其暗中吞沒於此。補出以見作官中者貪得中飽之黑幕。且甚於官也。咱們蠅螻在。此亦縮腳語。隱一東字。謂東家也。

怎拚得過啦。西首一個搖頭歎道。這事原本不應如此做的。也是咱們運氣不好。您想

這明擺着是西門外馬大胖子幹的事。怎能扯到鄒家的身上去。這不是自尋苦喫麼。

姓鄒的又是個窮小子。撈不着他一文。如今反要掏出這大把腰包來。這是從那裏說

起。東首那個又說道。馬大胖子。馬小胖子。快裏提了。如今能勸得蟬螻在忍一把痛。請率賓歸敷衍過去。便是天大福氣了。要又然。再翻出岔子來。可真要喫不了。兜着走。西首那個道。我也勸過多少了。他祇較緊牙關。說這回到任。老西兒的馱子錢太掣多了。沒聽得什麼。掣不出來。我看這場面。既還有人挖缺。我們預備細鋪蓋吧。這公館的差辦得再好。不花錢。總是不中用的。說罷。二人相對太息。鄒雷張斌又待了一會。見有當差的奴僕來。請師爺回衙門去。老爺在外面等着。鄒雷知己無可聽的了。便拉一拉張斌的衣襟。返身出到瓦面。依原路回到店裏來。靜聽已是四更。二人商議。明日再出西門去訪馬大胖子。探這一案的下落。便上牀睡了。次日早晨。二人起身喫過早飯。便向西門外走來。出城之後。見長街盡頭有一個茶館。便進內尋個座頭坐下。叫僮倌泡兩碗雨前。低斟淺酌。細聽茶客談天。半晌。走過一個裝水煙的來。鄒雷猛然觸起杭州舊事。將九十三回中事。一提線索如串貫。便喚住。叫他裝煙。一面有一搭沒一搭的和他閒話。漸漸問他。和州地方上可有什麼出色的漢子。俺們兄弟倆是走江湖賣藝的。來到此地正要拜客開

碼頭相煩您指引指引。俺再重重的謝您。賣水煙的說道。此地鄉紳雖是不少。管開帳的好漢却不多。這西門外。祇有馬游擊馬老爺。是本地數一數二的好漢。江湖上朋友打此地走過。沒一個不拜望他的。鄒雷忙問道。這位馬老爺公館住在那裏咧。賣水煙的將長煙袋掉兒向西一指。畫如道。那面那個白粉牆大圍子。就是馬老爺的莊子。鄒雷道。馬老爺和州裏太爺可是朋友。賣水煙的道。那是再要好沒有了。太爺常到莊上來。馬老爺也不斷的上州衙裏去。前回省裏委員老爺下鄉。也到莊上拜望馬老爺的。據說馬大胖子四個字。連南京制臺都聞名啦。你老要是能得馬老爺一張片子。在這和州城裏。怕不滿載而歸。鄒雷道。如此說來。那馬老爺家中的事情。你都知道詳晰的。賣水煙的道。不瞞你老說。俺父親如今還在馬老爺公館裏帳房中當差啦。好闊的差事。他家大小事體。那一樁俺不知道。買過小鷄兒。也得打俺父親手裏交錢出去。怎能瞞的了俺咧。鄒雷道。既如此。俺有樁事託你。賣水煙的道。什麼事。你老說好了。沒個辦不到的。俺父親在公館裏雖然位分不高。太客氣很夠榮宗耀祖的了。馬老爺却十分相信。任憑什麼機密大

事。師爺們不知道的。都和俺父親商量。因此公館裏上下人等。對俺父親都十分恭敬。你老有什麼事。俺去說一聲。沒個不行的。鄒雷道。似這般再好也沒有了。祇是此地不便說話。俺請你到敝寓裏喝一盅。咱們從長計議可好。賣水煙的聽得有酒喝。頓時饒涎內嚙。笑容大開。道。這個怎好叨擾你老咧。鄒雷道。這算什麼咧。咱們那裏不交個朋友。何況俺後來仰仗你的事兒。還多着啦。這一盅水酒。算得什麼。說着便起身給了茶錢。拉着他同走。賣水煙的樂不可支。忙將水煙袋寄在茶館裏櫃上。扱着兩片破爛鞋。便跟着鄒雷走來。一面口裏瞎吹。說得天花亂墜。不知不覺。沿着城跟。已走了有一里多路。鄒雷見這地方四面空闊。望得極遠。便遞個眼色給張斌。蹙向前一步。向賣水煙的道。馬大胖子的密事你真的全知道麼。賣水煙的道。誰騙你不成。要不知道。俺就敢說大話嗎。和州城裏誰不知道馬老爺不好惹。俺敢沒事拏他老人家做幌子。尋非惹禍麼。鄒雷便伸右手攥住他的左腕。厲聲問道。大街上伍家藥店的掌櫃那件事。你也知道麼。賣水煙的大驚道。你老怎問這個。這樁事俺不知道。

慌張掩飾情虛
膽怯賊狀畢露

鄒雷見四面

無人。颯的從衣底拔出一柄牛耳尖刀來。喝道。你實說了沒你的事。倘有半字虛言。便要你的腦袋使喚。賣水煙的見了。嚇得魂飛魄散。抖擻着道。這事不是俺。不……能怪俺……鄒雷便將他拖到一個墳堆後面。張斌忙立到墳堆上。鄒雷一脚將賣水煙的踢倒。踏住他胸膛。將刀指着他臉上。喝道。快說。稍遲些兒。俺便取你的狗命。賣水煙的哀懇道。爺……求爺饒……俺的狗命。那死鬼伍真寶自己作死的。不……好怪旁……人。鄒雷又喝道。閒話少話。你祇將這事。從頭至尾實說出來。俺饒你不死。不然。休想說着將脚尖輕輕的向他胸膛上一擦。賣水煙的痛的攢眉裂嘴道。俺說……俺……說。爺爺……鬆些兒。鄒雷將脚一鬆。放他起來。一手按着他的頭道。說呀。賣水煙的沒法。拭淚喘氣說道。這事委實不能怪俺。那死鬼伍真寶。原是馬老爺的主人。馬老爺從小是賣在他家爲奴的。賣身字契還在。後來馬老爺偷了兩個元寶逃出來。改姓換名。投軍當勇。伍真寶尋找不着。也就算了。馬老爺發了財。告假回來做鄉紳。便在這和州原籍蓋房子住下了。恰巧伍真寶來此做藥材生意。年年蝕本。去年因爲馬老爺身體

不好。要買鹿茸。伍真寶親自送鹿茸來給馬老爺看。兩人一見。各自心裏明白。馬老爺立時叫俺父親。將這事密向俺父親說了。要俺父親去和伍真寶說。要他休說出這事。免得喫罪。清制賣身奴僕及家奴本身及子孫皆不得爲文武官吏情願每節送他一百兩銀子。伍真寶本來怕官不敢

說出。俺父親將他一唬嚇。他便嚇的屎滾尿流。將賣身契交給俺父親。還給馬老爺。表明不敢惹惱官府。祇求沒事。俺父親將賣身契藏起來。每節從中乾得一百兩銀子。將來還預備分姓馬的大半家私啦。清制奴無私財皆歸主有故有此語馬老爺却終不放心。常和俺父親商

量。要斬草除根。俺父親也爲得了這每節一百兩頭。終久怕弄穿。便慫恿馬大胖子。要俺去伍家店裏燒飯。覷個空。便將他殺了。動手的那一天。俺夜裏殺了伍真寶。包着他的腦袋。躲在馬老爺城內書房裏。案子鬆了。沒人問及俺。也沒人知俺曾在伍家做過飯司務。俺纔露面。這樁事俺祇得三十兩銀子。馬老爺許俺一千兩銀子。另外給個了頭給俺做老婆。後來都沒了。要向他討時。他便要將俺送官。說俺謀殺的。俺父親不知怎的倒和他一條線。祇欺負俺一個。無非爲錢耳。這一段魍魎繡醜怪紛陳。作者直是燃犀鑄鼎且布局宛轉曲折已極這事再沒一人

得知。祇不知爺怎曉得是俺做的。天眼恢恢疎而不漏鄒雷又問道。人頭咧。賣水煙的答道。在城裏

書房後面金魚池底下。鄒雷道真的麼。賣水煙答道。半字不虛。祇求爺饒命。鄒雷喝一

聲。俺饒你。天不饒你。

先生其替天行道者耶痛快已極

味的一刀。當胸刺去。赤血四濺。一命於戲。鄒雷就

屍身上搯了小刀子。

細

招呼張斌。前後望着無人。方纔回萬福樓來。喫過飯。關上房門。

和張斌兩個計較。決計上省告密。張斌道。最好是用您的名字。却是俺去走一遭。因爲

南京制臺是王維邦。在杭州做巡撫時。和您有些淵源。雖說是因網羅不着您。尋您的

岔子。却知您是個俠客。一定不肯冤枉人的。但是南京城裏。您的面孔太熟。正在風頭

上。究有些不便。不如俺去的便當。您道如何。鄒雷想了一會。點頭道。就是如此罷。這裏

離南京祇半日路程。您明日就去一趟罷。張斌答應了。一宿無話。次日飯後。張斌便起

身向南京來。到城裏花牌樓尋着一家客棧住下。閒着無事。到秦淮河夫子廟等處。閒

逛了一會。傍晚時回到店裏。喫過飯。養息一會。二更過後。飛身上屋。將鄒雷寫的書信。

揣在懷裏。穿屋越脊。來到制臺衙裏。尋着簽押房。下去。撬開牕櫺。取出書信。拔出小刀。

來。連信插在牕前公事桌上。又上屋到後面走了一趟。伏筆偏不明寫仍由舊路回到客

棧裏來。待到天明。便回和州去了。王維邦這時起身到簽押房裏。見公事桌上。赫然豎

立着一把牛耳尖刀。不覺大驚。祇駭得怪叫一聲。爲人不做虧心事。半夜敲門心不驚。寫王維邦賊心虛。暗視其平日多行不義。衷心不甯。寫法

韞蓄而深刻。極耐人尋味。外間伺候的奴僕。聽得不知出了什麼事情。駭的連跑帶奔。一齊奔進簽押

房。祇見制臺大人目瞪口呆。直挺挺朝着公事桌子立着。便七手八脚。連忙上前攙着

王維邦。向旁邊貴妃榻上坐了。呼喚搥捏。烏亂了半晌。王維邦方回轉過來。口中尙說

不出話。祇伸起右手。指着桌上。衆人忙順着他的手。一瞧。見一把明晃晃的鋼刀。插壓

着一封書信。一齊大驚。其中有個膽大的。絕倒撲上前去。擊腔作勢。令人失笑。使勁將刀拔起。取了書

信來。送給王維邦。王維邦一面喘着。一面接過那信。顛巍巍的拆開。抽出信牋來。看道。

僕違

儀久矣。僕僕風塵間。每聞

盛意拳拳。欲致僕於

磨下。徒以所事未了。不克如

命。滑稽已極甚歎甚歎。

執事駐節之江之際。有杭州胡守。不圖今日。

開府江南。又有和州諸令。一則開古今未有之奇局。以官作盜。一則成昏天黑

地之沉冤。誣貞婦爲凶淫。

執事之知人善任。整飭官方。如斯蔑以加矣。王維邦倘非血冷如冰心死似囊讀此未有不羞愧而死者僕浪跡大

江南北數年矣。偶憶秦淮之勝。東走金陵。將以謁我

大明太祖皇帝之陵。王維邦讀之不聊盡徧氓之葵臆。道出和城。稅駕暫息。遇流民

畢四於茶寮。賣水煙的姓名於此補出得聞和州互古冤獄之實况。

執事雖命王道密查。昏夜苞苴。孔方兄久已關說妥當。真情實事。豈

執事一紙公文。所得而陳露者耶。罵盡奉行故事的官署公文僕爲憐無辜弱女。乃不嫌冒昧。

以此案之真情。告諸

執事倘

執事在杭時之爲民除盜之良心。尙未因陞遷而盡泯者。其速平反之。罵得痛快我爲浮一

大白。否則僕自有了處之方。且將及

執事。以免重釀縱屬殃民之痛事。而重苦我華漢赤子也。仁言義聲壯懷俠志和城有退休

游擊馬大胖子者。其先爲浙鄞伍眞寶之奴。竊物而逃。投軍膺職。營菟裘於故里。驟逢故主於城隅。驚悸憂惶。問計於奸僕。迺酌故主以金。將以泯其跡。而奸僕畢魁。既中沒其金。復慫恿殺機。謀而使其子畢四。僞爲役於伍之藥肆。乘間殺之而逃。埋首於馬犯城內書房之魚池下。諸令既受其賄。迺以闔署盡知之案。而忍心刑逼弱婦。暨無辜之市儈。案實如此。

執事平反之耶。抑仍任之耶。何適何從。其慎擇之。僕將於三日後就

教。溽暑惱人。不及多絮。水山無恙。會當相見。順祝

日祺。文句疏落剛勁。錯絕妙的一通武人手札。與以前各人之書迥不相同。鄒雷手書。六月十四日。泐。

王維邦一連看了兩遍。心中忐忑不寧。便叫人請師爺來商議。一時衆幕友到來。七嘴八舌。嘈了一陣。

省得好此輩言語
不值費墨寫之

祇商量得一個據鄒雷的信。作爲訪聞。由文案老夫子

出面。寫信交驛站遞給王拔。叫他詳查妥辦。當時卽刻辦好稿。王維邦看過。立時叫人交牌單發出。且說王拔到了和州。地方官接差迎進公館。請安稟見。不必細說。王拔此來。心中因爲在路上已經有人說好。要挖和州知州的缺。仗着自己和江南藩臺有些淵源。十拏九穩。可以得着這筆銀子。高興非常。想着一進和州城。便雷厲風行的。給諸石礮一個下馬威。博一個廉明的聲譽。不料到了公館。便有人來關說。諸石礮雖祇肯拏出一千銀子來。鄉紳馬游擊馬天駿。却情願報効兩千。作爲攀轅臥轍之貢忱。要留這賢父母。王拔頓時心弦大動。不管所爲何事。便立卽反了過來。一口答應來人。那人馬上便遞進一張錢莊卽期票子。一千兩。其餘說明呈復後沒變動再兌清。王拔真是喜從天降。笑逐顏開。獨自一人在房裏。時笑時憂。正在五心不定之際。突然見門上遞進一個大官封來。知道必是省裏有什麼公事來了。連忙拆開一看。不禁目瞪口呆。原

來是制臺衙門文案師爺寫來的信。說是伍真寶一案。據訪聞是如何如何的奉憲諭。叫他搜查嚴辦。他看完這封信。眼見得一注到手的財喜。憑空劈手奪去了。一時傷心動感。眼淚紛流。罵得真毒非深知官場怪狀者寫不出來左思右想。無計可施。計付了半晌。猛然想起前程要緊。

顧不得旁的。便立時叫那送銀子來的人。暗地火速通知馬天駿。叫他逃走。一面行文到縣。咨會同往馬家書房查勘。俄延了半天。想着馬天駿必已走遠了。誰知事竟有出乎意料之外者纔

慢慢地到馬家書房來。諸石砥早已到場伺候。王拔便叫人挖開小金魚池的石板。果然滾出一個稀爛腐臭的骷髏頭來。王拔頓時板下面孔來。喝叫拏人。立時標僉捉拏馬天駿。畢魁畢四的硃鐵牌票。一霎時差役回報。諸石砥稟道。同大人的話。馬天駿畢魁畏罪潛逃。畢四前日被入殺死在東門外方家墳上。卑職昨日曾相驗過了。正在緝凶歸案。還沒拏得。王拔板着面孔。打了幾句官話。叫嚴密躡緝。限期解案。便起身回公館來。一路之上。心裏盤算。雖是這一筆錢掬不着。還有那一筆可以彌補。謂鄰雷所讒之一項也貪鄙可殺且是博得一個平反冤獄的美名。名利雙收。說不定藩臺講交情。還要給俺開個保

案。想着復又心花怒放。幾乎在轎中狂笑起來。

患得患失心無一刻之安何如老農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心境悠然其樂陶陶世人何以自尋煩惱

必欲作

官耶。到了公館中。立時傳縣辦差派伙。次日回省稟復。一面下札將馬家書房發封。城外

住宅不封一千兩頭之大力也則王拔算是官僚中較有良心的

查出的人頭囊封解省。諸事已畢。次日便到省稟復。將查收

工程的事。呈報銷差之後。就到制臬兩轅。來稟復和州凶案。臬司這時已得制臺的吩咐。待王拔稟復後。便將伍真寶之妻和布店夥計鄒康一齊釋放。且說張斌插刀留書之後。次日仍在南京打聽。聽得有牌軍到和州。知道事已發動。便展施陸地飛行法。搶先到和州來。向鄒雷說了。鄒雷暗想王拔是個貪利的小人。到此已經一日不見一點響動。必是已經得了馬大胖子的賄賂了。如今雖有牌軍。他如瞞朦了。交待不過。一定暗放馬大胖子逃走。想着便將這意思向張斌說了。料事如神不愧爲中八俠之魁首張斌深以爲是。當下二人商議。去到馬大胖子屋前屋後。暗地窺探。倘若他果真逃走。便將他拏住。商量定妥。二人便推說有事要動身往南京。到櫃上算了房飯錢。背了包裹。離了萬福樓。直出西門。遶到馬大胖子屋後。小土山上。尋着個土凹。蹲着。窺探馬家動靜。不一時祇見

一騎馬飛也似的從城裏跑來。騎馬的人一面打馬飛奔。一面連連拭汗。一是寫事情惶急。一是襯出伏

天用筆雙關心思巧極

到了馬家門前。撲的跳下馬來。便跑進屋裏去了。約莫一盞茶時。便見一個高大漢子。和一瘦小精幹的人。各牽一匹牲口。從後門出來。沿着土山脚急走。轉向土山後面。大路上來。鄒雷張斌二人忙出山凹。隨後跟蹤而行。見那兩人走不到數十步。便扳鞍上馬。揚鞭飛馳。投南而去。鄒雷張斌急展陸地飛行法。遙遙跟着走去。約莫行了一個時辰。來到一個所在。四面一片平陽。稻田如茵。那稻穗兒被風吹拂。如碧海波瀾一般。翠浪連翻。遠不見涯涘。

令人神往。如此寫廣場寂寂。比普通說部寫俠士殺人。必於山谷或林中者。如何願讀者根據事理文藝下一公評。

張斌悄

向鄒雷道。這裏如何。鄒雷點頭道。好。便將脚步一緊。祇三五十步。便邁過前面二人馬頭。回身當路攔住。張斌喝道。弒主惡賊休走。那兩人大驚。一齊帶轉馬頭。想要回頭逃走。張斌趕上。伸手將轡頭帶住。大喝道。賊子望那裏去。那兩人嚇得滾下馬來。張斌鄒雷便各扭住一個。喝道。你倆因甚逃走。快說出來。馬天駿這時已知是對頭來到。便在腰間掏出一包金條。捧着給鄒雷道。求老爺天生奴種開口便稱老爺亦習慣使然也饒俺一條性命。求饒自己一條性命便不

顧獻計的同伴畢魁了小人祇顧自己
不問患難相共者之生死古今一轍

俺情願將這金子獻給老爺……求……

……至死猶仗金錢爲惡誠土豪劣紳唯

一手段此一段可謂爲
寫古今士劣之總代表

鄒雷不待他說畢便大喝道俺祇要你到南京走一趟洗清無辜之

人的冤枉罪名俺并不要你的性命金子有什麼用處

妙極此公亦有不靈且遭唾棄之時吾爲之大快

俺如果爲

劫你的銀錢殺了你錢還能跑了嗎

殺爾璧其焉往

說着便將馬天駿畢魁兩人綁了扔在地

下便去牽那牲口想將他倆送到南京去不料鄒雷張斌二人各牽一匹牲口方轉身

時馬天駿畢魁二人的腦袋忽然不見祇地下淌着兩大灘鮮血鄒張二人大驚要知

是誰割取馬畢兩人的腦袋

吾知聰明的讀者必已料知何人了作者不必賣關子啊

下回再續

俠魂評曰本回驟讀之似是作者於全書結束時故示整暇寫此奇案及細察

之乃知爲結束鄒家離散一段公案耳如此布局可謂神奇亦可見瀟灑暇逸

從容不迫

大凡說部到總結結束處必侷促匆忙一意祇顧收束無一書敢於全書告竣時

從容不迫而奇峯突起詳敘一事者雖煌然巨著震鑠古今之作品亦未能免

此弊獨此書作者力矯此失。於將擲筆而起之時。寫此一回書。精彩特甚。謂爲「小說伯」直可當之無愧。

本書凡分三大段。自鄒家父子兄弟離散起。至大八俠（飛天夜叉黃泰。神刀俠士顧鵬。白眉和尚馬玄化。鐵掌真人黃玄子。雲中鶴殷玄珠。西方朔梁玄通。黑虎大王鄭虬。俠猿袁振華。）聚會爲第一大段。其中寫衆俠之苦心孤詣。奔走南北。圖復國仇。且授徒傳道。大闡玄門等事。而以大八俠爲之主。自此至中八俠（霹靂子鄒雷。傻大姐黃岫雲。紅孩兒董玉寶。赤纓女鄧元姑。穿雲鷲方農。冲霄鵠顧緇。小豹子李自芳。神犬小黑龍。）聚會。大破惡狗村爲一大段。寫中八俠鋤奸除暴。浪跡江湖。繼述前志。并撲擊八卦教等事。而以鄒雷黃岫雲爲之主。是書中主人翁之正傳。自此而後。直至小八俠（雲中龍狄金兒。貫日虹。裴國鸞。笑面虎夏小鷺。小玉女盧多兒。鐵羅漢邱大福。二郎神狄正祥。小花榮。莊金仞。穿山甲邱大壽。）相會爲一大段。其間縱橫萬變。夾敘前輩十奇俠。

（呂曙村。曼因。萬之一。朱奇。馬騰雲。杜橫魯。穆玄莊。莊廷鏢。方大端。裴世勳）
等壯舉。及三十義俠（紀寶璉。唐采蘋。莊金人。莊金傑。梁洪。梁廣。梁孔。張斌。李
世龍。郝國雄。蕭方。蕭忠。蕭厚。裴國虎。郭玉瓊。印端芬。孫志雄。鄒瑛。鄒珏。杜麟。杜
鳳。趙勇。文成。龍壯。聞福疇。胡萬春。陳素。童天虎。孫彪。鄒華）之離合。赤霞崇明
迎春三處之創業。及奪取洞庭等事。於是乎全書告終。經緯萬端。密如蛛網。連
絡貫串。其妙不可方物。洋洋大觀。其斯之謂歟。此後祇二回書矣。且拭目觀其
揮如椽之筆。兜結此百二十回。數十萬言。浩渺紛繁之巨著。

第一百十九回

會母兄救人還自救 誅妖盜強者更逢強

話說鄒雷張斌二人將馬天駿畢魁兩個細住。方要將他倆送至當官。不料回身帶住牲口之時。突然間馬畢兩個的腦袋都不見了。當他二人迴頭時。馬畢兩個的頸子腔裏正在冒鮮血。足見其迅如風。因顧卻不見半個人影。不覺大愕。正驚疑間。祇見禾浪翻滾之中。忽然中間突起一條痕跡。禾稻兩邊分開。如有一條大蟒從田中躡過一般。其快如風。歛的已到眼看不見的地方去了。鄒雷心下明白。便向張斌道。這必是咱們同道中藝術高強的人。使劍取了這兩賊的頭去。祇是如此辦法。此案怎能明白。那陷在監牢裏被冤的人。怎能得昭雪咧。張斌道。這人既有這般本領。那麼他做的事。必定有道理的。總比咱們想的高強。如今和州的官在此糊塗。俺們且不必去管他。且到南京去看這案是怎樣了結再說。鄒雷也以爲是。二人便拔步向南京走來。黃昏時分。二人已趕進城內。尋客棧住下。鄒雷恐有衙門裏人認識。不多出外。祇叫張斌去打聽。過了兩日。張斌打聽得伍真寶的妻子。和那布店夥計。都由臬司獄裏釋放出來了。那婦人已有

親族領了回去。張斌便假說是布店掌櫃託他來的。將那夥計領到客棧裏來。打算和鄒雷兩個商量個救助他的法子。鄒雷見那夥計兩鬢花白。瘦骨嶙峋。不覺心中悽然。動了個憐憫之念。俠士本善。隨心腸何況至性。所關有不期然而然者耶。便讓他坐下。詢問他的姓名籍貫。那夥計答

道。俺姓鄒。名德昌。鳳陽縣城裏人氏。鄒雷聽了。不覺心弦大震。急問道。您可是鳳陽城

裏鄒昌和布店的小掌櫃。您可有個兄弟名叫小虎子。自幼就失散了。是不是。鄒德昌

大驚道。不錯。都有的。您怎知這般詳細。鄒雷一時感觸交集。泫然下淚道。俺便是您那

不肖的兄弟小虎子鄒德康。此語亦一常語耳。不知何故讀之。如無限傷心淚所鑄成。不忍卒讀。哥呀。哥呀。一聲何滿子。雙淚落君前。此一聲

石人聞之。亦當淚下。您可還認識俺麼。鄒德昌聽了。仔細一瞧。幼時面貌。依稀猶似。不覺大痛。兄弟

二人相抱啞泣。張斌在旁。也陪着灑了許多同情淚。勉強勸住二人。休悲。且商量目前

怎樣料理各事。鄒雷方纔動問鄒德昌。自父親入獄以後的事。以前的事。鄒雷父子相會之時。已經敘知。故不再問。鄒

德昌含淚細訴一番。原來鄒德昌自手足離散。父遭縲紲以後。便奉母逃難。東奔西馳。

不得一個安身託命的所在。後來好容易。向親友告貸了幾兩銀子。便販布走村爲生。

不料鳳陽大饑。不能立足。便奉母逃往和州。遇着布店掌櫃。見他母子貧苦可憐。詢知德昌是做布生意的。留他在店裏幫買。每月格外多給他些工錢食米。贍養老母。不料隔壁藥店掌櫃伍真寶被殺。知州硬說他的妻子犯姦。謀殺親夫。逼索姦夫。那婦人沒法。平日又沒見過男人。祇知隔壁布店的夥計姓鄒。一時受刑不起。將他招了供。且擋一陣刑罰。鄒德昌便冤沉海底了。鄒雷初祇以不忍之心爲俠士義舉以救冤抑不圖恰救其胞兄足見與人方便自己方便蒼蒼者天固非完全昏瞶也鄒雷聽罷。便問他布店掌櫃姓什麼。德昌道姓李。年紀不過三十多歲。祇有一個母親。也不是本地人。接着又問過鄒雷逃走以後的事。鄒雷也將大概告訴了他。并說父親已經救出。德昌聽了。滿心歡暢。兄弟二人。細談衷曲。直到夜靜更深。方纔歸寢。一宵容易。轉瞬已是明朝。鄒雷起身後。便和鄒德昌張斌商量。要迎母往洞庭團聚。當即議定。三人卽日起身。鄒雷先到鎮江等候。張斌和鄒德昌前往和州迎取方氏。鄒雷便先啓程到鎮江來。在獅子街覓棧住下等候。次日申牌時分。鄒德昌和張斌帶領着許多老少婦女趕到。鄒雷詢問時。纔知那布店掌櫃的。便是張焯言的親姪。張斌的叔父張震。因逃

禍改姓隱居。營商餬口。張斌前往認識。因此大家同來。鄒雷見了母親嫂嫂。那一番悲喜交集的情形。筆難盡述。衆人在鎮江歡敘歇息一日。便雇船往太湖來。動身時聽得那來往客商傳說。和州又出了奇案。知州諸石砥的一家。和查案的道臺王拔。還有幾個隨員。暗伏飯店的掌櫃在內一夜工夫。門牕不動。全被人殺了。鄒雷心中一動。到了船中。暗問張

斌。可是他做的。張斌搖頭道。不是俺。俺也正在疑着啦。二人因此納悶異常。好在骨肉團聚。舟中暢談。破了不少的煩悶。不一日船到太湖縣境。明亮灘邊。這時赤霞莊祇留一個小頭目守莊報信。鄒雷張斌便領衆人到莊上。叫人報信上山。不到半日。方大瑞領着方農鄒珏鄒瑛。跟隨鄒茂祥。帶着轎馬。齊到莊上來接。并和張震見過。鄒家骨肉。自有一番傷感。不必細說。這日天色已晚。便在莊上歇宿一宵。次日清晨。便到東山來。衆英雄大擺筵宴。慶賀鄒張兩家團聚。席間馬騰雲說起鄒雷比武提親的事。說道。如今霹靂子骨肉團聚。鄧老太太特託俺向鄒老丈提親。想來霹靂子再無推託了。好硬鄒茂祥大喜。一口答應。當席請方大瑞做男媒。鄧元姑雖見鄒雷在座。聽了。也不躲

避。祇默不作聲。其心中之喜可知也聽他祖母鋪排。鄒鄧兩家卽席商定。後日六月十五日。是個黃

道吉日。作爲喜期。衆英雄都爲欣慶。梁玄通更加起勁。笑話連環。引得滿堂闐然大笑。

惜不細寫出來一定有不少的滑稽妙句酒闌筵散。鄒鄧兩家各自分頭請人幫忙。次日便行聘禮。好在兩家情

投意合。并不重視繁文縟節。因此禮儀備具。毫無爭論。世俗之買賣式婚姻讀此亦知羞否到了六月十五

日吉期。便在山寨大廳上。懸燈結綵。立起兩家祖宗神位。鄒雷和鄧元姑二人。穿着大

明吉服。參拜天地尊親。一切照例儀文。不必細表。這一日山寨中上至大廳。下至船中。

都張燈設筵。歡樂異常。真是酒海肉山。鼓樂喧天。說不盡的熱鬧。晚間。梁玄通帶了一

班年少英雄。要鬧洞房。還是裴世勳勸住。說樂不可極。須防敵賊俟隙來攻。衆人方各

自還顧職守。讓鄒雷和鄧元姑穩度良宵。作者騙人恐怕有些不穩吧從此山中上下同樂。一連歡宴

幾日。鄒雷夫婦二人過了三朝。便上廳相告道。山裏因俺倆的事。已歡宴多日了。強寇

當前。國仇未復。似不宜久逸成懈。還望元帥速定大計收復西山。進圖大業纔好。安不忘危

樂不忘守二子不愧稱俠裴世勳道。先時祇因戰船還沒造好。西山四面是水。非檣幢巨艦。不能攻戰。

因此耽擱許多時日。

足見不是懈怠
苟安寫得好極

如今三十艘戰船即將完工。已可傳令發兵了。說着

便傳令全山有職人衆。明日都到大廳聚會。次日辰牌時分。全山各隊首領均已到齊。上廳坐定。裴世勳開言道。我們如今第一個對頭就是唐士熙。江浙兩省百姓的第一個對頭也是唐士熙。我們既抱復國救民的志氣。不去掉唐士熙。終久是難於進取。何況東山不夠屯兵。非取西山不可。今天是我们發兵之期。特請諸位大家商量個決勝之道。左軍師朱奇道。三軍之事。將帥爲主。就請裴將軍發令出隊便了。衆人都稱是極。裴世勳便道。既如此。今日午正一刻。水陸全軍將校齊到校場聽點。衆人齊聲應是。當下在大廳上大擺筵席。衆人都因有事在身。不肯多耽擱。忽忽飲罷。便齊赴校場。這時水陸各軍都已奉命整隊到校場來。裴世勳頭戴金盔。身披銀甲。全身戎裝。步上將臺。旗令校吳望。陞礮懸旗。各隊統制都頂盔貫甲。手執兵器。步馬分列。上臺打參。帳前校尉鐵頭王勇。雲霧豹張智。各提鋼叉侍立臺前。俠猿袁振華。神犬小黑龍。侍立案側。裴世勳當中立着。左右兩軍師朱奇黃玄子。分立公案兩端。游擊將軍馬騰雲。殷玄珠。梁

玄通莊廷鏞穆玄莊等五人。立在裴世勳身後。司馬方大瑞立在臺左。督糧使蕭方立在臺右。陸路大都督黑虎大王鄭虬。副都督遼東鶴萬之一。水路大都督神刀俠士顧鵬。副都督賽李達杜橫魯。統率水陸全軍各隊統制。分列臺前聽令。正午時分。三聲礮響。鼓角齊鳴。旗幡招展。水陸各隊點名已畢。裴世勳當即高聲發令。喝叫軍報使裴國虎聽令。公不避親鐵天王裴國虎手捧大刀。高聲應有。驟馬來到臺前。躬身聽令。裴世勳道。命你帶領帳前校尉。將宋詹兩犯押解來此。裴國虎應了一聲。得令。立刻率領張智王勇向軍牢中將宋銘詹廣提到。解到臺前。裴世勳傳令叫水軍軍報使鄒瑛。派遣得當鄒瑛將兩犯押到營門斬首。鄒瑛得令。將宋詹兩犯鷹拏鸞雀一般。提到營門。喝令左右跪下。鄒瑛舉起青龍偃月刀。鄒瑛手揮三尖兩刃刀。兩刀齊起。雙頭落地。大快人心全軍吶一聲喊。鄒瑛鄒瑛滿心暢快。上臺交令。裴世勳方就坐命司馬方大瑞發令。陸路各隊限今夜午。向西山楊梅窩沈家圩一帶偷渡。齊向匯里賊巢進攻。水路各軍挨次分作六路。沿着西山圍攻。元帥會同軍師游擊將軍。率領護衛使軍報使等中軍。

大帳將校分頭督戰。全軍齊出。礮響爲號。一齊出陣。有進無退。不留後守。以示破釜沉舟。非取西山不可。發令已畢。宣啓使孫彪。司令使童天虎。手執令箭。馳馬分傳水陸各軍。知照督糧使蕭方。當臺分發糧草對牌。并請水軍都督。驗收戰船。陸軍都督。驗收渡船。司馬方大瑞。宣明軍令斬條。正在忙急調派之時。忽然一道白光。直衝將臺。奇峯突起。讀者試掩

住下文猜作者將寫什麼

歛的歛住臺前。陡然現出一個長眉凸額。芒鞋箬笠的和尙來。臺上臺下。衆

俠一齊大驚。方要捉拏。祇見莊廷鏢

莊在臺上看得親切故先寫莊見用筆極合事理

連忙稟道。這是鎮天劍呂曙

師。裴世勳和臺上衆俠方纔明白。

臺上臺下分寫用筆細極

臺下鄒雷張斌已認得是和州道上相遇

的和尙。萬之一離臺近。已看出是天台山頂遇着的和尙。聽得莊廷鏢說出是他師傅。

仔細瞧去。雖別經二十餘年。精神還依前相似。便命從人。

守軍法不敢離隊故命從人代往非深曉戎機者寫不出來

去

關照鐵塔趙勇。這時臺上裴世勳等已一一上前見禮。玄門衆俠都深知呂曙村是北

派劍俠的首領。和曼因是一般的劍俠宗師。也都以師禮相見。呂曙村却謙讓不遑。并

請裴世勳治公。裴世勳便將方纔的調遣向呂曙村說了。并竭誠請教。呂曙村道。如此

甚好。祇是我聽得唐天虬率領他四個弟子。已經回到西山。散隊後。我們再從長計議。罷。裴世勳便叫童天虎傳令散隊。各路都督統制及有職人員。除帳前校尉和旗令使。卽赴中軍大寨準備營帳外。都到大廳敘話。三聲礮響。各隊吶一聲喊。魚貫出場而去。裴世勳朱奇梁玄通等。陪着呂曙村。齊到大廳來。一時衆俠齊到。趙勇萬之一領着狄金兒狄正祥等。首先參見師傅師祖。衆人也都行禮見過。呂曙村一一還禮。通問姓名。裴世勳極道仰慕之意。玄門兄弟也都致久念之忱。呂曙村謙遜了幾句。便向鄒雷道。和州道上。因恐您爲小事耽擱時日。冒昧的很。還望休怪。鄒雷起身道。俺也料道必是先生指正。但是當時不知就是先生法駕。多有怠慢。呂曙村道。這話言重。我可不敢當。我祇爲路途之中。不便說出底細。故而沒有交談。那王拔諸石砥我都了結他們了。那一事總算就此完了。您可不必掛懷了。萬之一道。師傅前在天台時。門生委實不知道。更加師傅換形改裝。門生愚魯荒唐。竟沒認得。在杭州得了師傅的諭帖。得知師傅乘桴浮海。後來纔知趙二弟有福。得作個隨夫子的仲由。我可沒福了。祇是當時霹靂子。

和門生說極欽仰師傅的大願。要勸玄門衆俠齊心成這大功。不知師傅在海外近况如何。幾時轉來的。可能挈帶同道志士共襄盛業麼。九十六回中事至此一提呂曙村歎道。您是比不

得趙幼春。閒暇無事。恩怨都了。故此我帶了他去。如今我尋着的地方。便是張煌言昔日屯兵的島。我就叫他作煌言島。島內尚有煌言遺下的將卒。近來開荒樹屋。居然闢

了六百里的一個小國家。我這回一來因爲先兄晚村的骸骨。不願葬在腥穢之地。權

時搬住海外。此背上蒲包之所由來也將來復國時。再迎回國來。也免得被那漢奸賊奴殘害。二來爲

接舍姪孫女等一家人。同往煌言島。昨日已將他們送走。先護先兄骸骨往島中去了。

背上蒲包之所以不見也。三來回國迎請同道。共往創業。四來代島中百姓。搬取家小。天台舊侶。也都

往島中去了。莊賢弟的守家童子。都被我搬走了。因此特來相告。您說我在天台時不

和你坦然相見。須知彼時你的事正多。我又事忙。不能代你去殺滅余家兄弟。何必大

家牽礙。倒不如暫且各事其事。將來再見。豈不是好。我們以爲呂先生此言尙非至理。其真因或爲萬之一處。遼東日久。且別已十餘年。雖師

弟情深。必救其死。但不知萬之一意志未變否。是否有滅滿興漢之思。故暫不明見。且不攜之赴海外。以覘其後耳。萬之一或尙未知也。天台縣右台村的事體。你鬧了個

大未完撒手走了。也是我夜入縣衙。仗劍逼着知縣釋放良民。然後再去殺死知縣。纔

替你了結的。是師父教訓口吻到杭州時。我所謀不成。韃曾嚴索僧人。就沒功夫會你了。說罷。萬

之一方纔明白。衆人也都恍然大悟。總結上文無數疑案如椽之筆。搏虎之力真有橫掃千軍之概當時裴世勳起身。說道。

如今先生枉駕到此。真是國家之福。我輩之幸。現在此地。正是三軍無主。羣龍無首之

時。還求先生以國家爲重。總持全軍。以操必勝。世勳原有誓言。暫時代攝。敬待高賢。呂

曙村道。今日之事。且不必更動。免亂軍心。我到此來。實爲妖道唐天虬。非我不能制服

他。當仁不讓恐怕衆位被他妖法傷害。因此急急前來。至於說到創業。洞庭兩山。梁園雖好。

終非久戀之鄉。江浙兩省。是東南富庶之區。韃虜視爲外府。雖說太湖。歷來都有英雄

佔據。但是江南浙江。因財富而駐有重兵。我們進取甚難。加之深在腹地。守也不易。但

是唐士熙却不可不滅。故此我的意思。想滅了唐賊以後。大家一同揚帆出海。圖一個

進可以戰。退可以守的地方。同心協力。建一個新國。就是一時不能復國。已能展我抱

負。保我子孫。不知衆位意下如何。說罷。大廳中暴雷也似的齊喝一聲。好。這時已是申

初時分衆俠便都散坐。方大瑞朱奇萬之一趙勇莊廷鑣等和呂曙村暢敘離情。衆人也都紛紛聚談。直到黃昏餐罷。各軍首領方纔告辭歸隊。裴世勳和大營諸人也都到大寨來。陸路護衛使鐵鞭陳素奉令移營上戰船。水路護衛使出洞蛟鄒華率水鬼隊迎接上船。裴世勳便命童天虎傳密令。命陸路隊伍。卽時悄悄開渡。約莫過了一個時辰。又命孫彪傳令。水路船隊開船。接着三聲礮響。頓時湖中萬櫓齊發。波光亂舞。水軍大都督神刀俠士顧鵬率領水路中軍前軍後軍等三軍。向南進攻。水軍副都督賽李達杜橫魯率領水路左軍右軍援軍等三軍。向北進攻。每一軍有鱗鱗戰艦三艘。統領大小船艘。旌旗蔽江。吶喊震山。殺向西山來。先說陸路各軍。都留一小半兵卒守岸。大隊人馬。乘初更時分。月未出山。是六月廿日以後的天時細極妙極競渡一般。各乘漁船。偷渡到山邊漲灘上埋伏。人啣枚。馬摘鈴。靜悄悄。鴉雀不驚。祇候水軍發動。寫水軍之震動陸軍之秘靜各有至理且相映成趣月上之後。便聽得礮響三聲。知道水路已經出隊。陸軍大都督黑虎大王鄭虬傳命攻山。衆兵將一齊吶喊。聲震山水。陸軍副都督遼東鶴萬之一。親率陸路前軍。偃大姐黃岫雲。赤

纓女鄧元姑。冲霄鶴顧。細等三隊人馬。首先衝上岸來。那岸邊西山守將毛頭鬼張繼銘。連忙督隊迎敵。祇見來兵隊裏當先一將。頭戴鐵幘頭。身穿青鋼甲。坐下一匹五明千里駒。九十五回之神駒至此始點出名字手使花纓鳳鏢銀。又虎頭鎗。一馬直驟過來。那張繼銘本是唐

天虬得意弟子。仗着自己有些本領。以為萬之一是一勇之夫。那會將他擺在心上。舞動鋼叉。當頭迎住。萬之一見他獨自出馬。知道他本領不弱。便擺開銀鎗。耍耍。一連幾鎗。張繼銘左閃右攔。還叉對敵。萬之一恐怕耽擱時候。故意將鎗法一亂。架開鋼叉。拍馬便走。張繼銘見萬之一鎗法散亂。以為他是真敗也。拍馬緊緊趕來。萬之一待他將近馬後之時。月光之下。帶寫月光不忘夜戰且醒耳目妙覷得親切。扭轉虎軀。掏出銅鏈。突的拋去。張

繼銘不及提防。被銅鏈套住了頸子。正待掙扎。說時遲。那時快。萬之一早掛下銀鎗。拔出長劍。將張繼銘向前一拉。當頭一劍。將他劈為兩半。衆僕儻吶一聲喊。四散奔逃。萬之一等分頭衝殺。領兵向匯里攻來。陸路大都督鄭虬。統率陸路中軍向東岸進攻。這東岸因為東山被奪之後。唐土熙命王雄健率領重兵。築礮臺堅守。以防東山來攻。鄭

虬等衝到岸邊。王雄健便命余太元部下的龍虎諸將開礮猛打。陸路中軍右統制紅孩兒董玉寶見了大怒。翻身下馬。手挺火尖鎗。獨自飛奔到炮壘之下。大喝一聲。飛上土壘。那礮本來是個打遠不打近的東西。王雄健見紅孩兒躍上礮壘來。手足無措。滾身下壘。便想逃走。那知穿雲鸞方農也趕到壘下。王雄健方滾下來。被方農一刀將他屁股砍開。肚腸齊出。死於壘下。方農接着也跳上礮壘。鄒雷便指揮兵卒。曲身撲攻。一霎將礮團團圍住。方農董玉寶將那些龍虎將砍瓜切菜一般。祇好說是瓜菜將頭顱亂滾。一個也不會逃走得脫。鄭虬督隊來到壘下新築的土城邊。驟坐下馬。舞三尖刀。撲的一聲。將城門劈開。衆兵丁。吆喝一聲。一擁而進。直向匯里攻來。行不到兩里多路。祇見前面塵頭大起。一彪人馬。一字兒擺開。門旗影裏。頂盔貫甲的不計其數。飯桶真不少鄭虬便約住隊伍準備對陣。如今且按下這邊。接說那鎮天鎮呂曙村和裴世勳等到了船上。便向朱奇方大瑞道。咱們到岸上去如何。朱方兩人齊聲答應。呂曙村便偕兩人出船。裴世勳等陪同出來。便叫將船開到對岸去。呂曙村搖手止住道。不須說着便和朱方二

人就鷄首跳下水去。足踏波浪。飄然而去。裴世勳見了。不覺咋舌稱奇。暗忖似這般一輩都用不着。真比達摩祖師的本領還大。不說裴世勳驚奇。且說呂曙村和朱奇方大瑞三人渡過湖後。來到灘上。呂曙村便向二人言道。您倆分向南北兩方去接應水路罷。我到陸路上去擒唐天虬那妖道。說罷一跺脚跳上蘆岸。甩門大袖。向東頭走來。越過一座小山。祇見陸路中軍陸路左軍的旗幟。莊金仞應援借呂曙村眼中補出漫山遍野。鄭虬和狄正祥兩個。各舞三尖刀。正和唐天虬猛鬥。鄭虬狄正祥兩個愈殺愈勇。刀如雪飛。直逼得唐天虬無處還手。鄒雷董玉寶莊金仞等都驟馬突隊。西山陣裏。兵將紛紛抵當。戰做一團。呂曙村便擇一個山頭立着。借着枇杷樹林。是洞庭西山特有的景物確是寫實地景致非憑空捏一地勢者可比遮掩身體。遠望着兩軍混戰。祇見西山儂陣式散亂。看看要敗。東山的兵將愈殺愈勇。銳不可當。妖道唐天虬見風勢不對。便閃身退出圈子。手中捻訣。口內唸咒。大喝一聲。祇見滿天空鷄蛋大的火球。如流星一般。撒將下來。紛紛向東山兵將頭上打下。霎時間喊聲大震。人馬亂躓。東山兵將頓時敗退下來。呂曙村見唐天虬使妖法。忙步罡畫斗。將

手一指。但見白光如電。火球蹤影全無。新穎奇特寫得好像妖言浪語者任意瞎講的接着飛起一柄短劍。直向

唐天虬當頂劈下。光如銀瀉。聲如雷走。兩軍士卒一齊喫驚。唐天虬見了。知是劍俠的

絕頂功夫。連忙也飛劍抵住。默忖。現今海內南北兩派有這等功夫的人。曼因死了。呂

四娘已逃。除却關東李莽和他的弟子呂曙村以外。就要算俺了。李莽已入山修道去

了。於本書總結束時百忙之中借唐天虬之意思中補出呂曙村劍術之師承所自設想用筆均奇妙已極且末回有此尤見本書精神真是無一缺漏處難道呂曙村也來和俺

作對麼。一面想着。一面抵敵。頓時兩道銀光盤旋空際。時而如長虹互空。照徹四面。時

而如怒龍恣舞。天摩閃爍。兩軍軍將都看得呆了。唐天虬手下黑煞星徐潼見他的師

傅和人鬥劍。纏拏不休。便將鎗向後一擺。揮動三軍直衝過來。鄭虬見了。方要統兵抵

敵。忽見欸的橫空飛來一道白光。將兩軍隔斷。如隔銀牆。兩軍都不敢衝突。唐天虬見

呂曙村使劍光。將兩軍阻住。乘呂曙村劍光下墮之際。狠的一聲。使劍直刺向樹林中

來。呂曙村哈哈一笑。一偏身子。也不知有幾萬丈的光芒。齊向西山隊裏刺來。西山兵

將被照得睜不開眼。紛紛後退。一個個如萬針刺膚。痠痛難忍。却沒一人喪命受傷的。

唐天虬方在全神貫注。誓死敵鬥之時。見全軍隊伍散亂。紛紛逃走。自己劍法也看看抵敵不住。祇得將劍飛回。關照部下弟子。借着劍光。破空而去。呂曙村也不追趕。擺動兩袖向南山而去。這裏人馬齊向中央匯里衝殺。并分兵救應各路。且說東山陸路右軍大統制鐵塔趙勇。率左統制賽林冲。文成。右統制賽武松。龍壯。領着所部九百人馬。乘着水路。前軍的船隻渡湖。水路前軍首將大刀聞福。疇。賽仁貴。郝國雄。小典章李世龍。指揮大小船艦。渡送陸路右軍。平安而過。在雀嘴灘上岸。聞福疇叫郝國雄統率各船離岸邊三四丈遠近等候。李世龍率三百水軍守住岸邊。自己督統大隊水兵五百餘人。做趙勇的援兵。於是趙勇當先。文成龍壯分左右兩翼。聞福疇合後。浩浩蕩蕩如雁陣一般。殺向前山來。纔行得半里遠近。祇見前面燈火通明。喊聲大震。一彪人馬風馳電掣而來。原來這支兵馬正是那歪頭龜李仲威的表叔。又是他學劍的師傅。天王趙獻。九十四回事至此一提。西山亟待勦滅。反爲之添健將善於故寫難題出人意表。爲要代弟子復仇。趕來洞庭西山。唐士熙便請他代李伯威統領前軍。聞得王雄健兵敗。特點起偏裨。儂。前來救應。路過前山。不料

正遇東山的陸路右軍趙勇等領兵攻山橫截過來。祇得下令擺開隊伍。列成陣式。當先迎敵。趙勇見了。也喝令前隊列開。後隊聞福疇作爲第二隊。左右兩隊向兩端展開。雁翅般擺成一座四象陣。趙獻見來兵列陣。便叫部將蔣琥錢大純衝陣。二人得令。各挺大戟。拍馬衝殺過來。龍壯見了。大喝一聲。舉起鈎鎌刀。飛馬而出。蔣錢兩人祇見對陣裏滾出一朵黑雲。忙定睛細看。見來將頭戴鑲鐵荷葉盔。身披鐵葉連環甲。足踏虎頭靴。騎一匹斑驄。手舉一柄大刀鈎鎌刀。那刀葉足有三尺來長。一尺多寬。旁邊嵌住兩個巨鈎。燈光月色之下。照耀得如一片白雲。好不驚人。特寫此刀觀下文
便知作者用意待得相近。仔細看時。認得是賽武松龍壯。龍壯曾投唐城
故二賊能認識二人久知他的本領。不覺膽寒。祇是奉令出陣。無可奈何。祇得挺戟接住。大罵道。無恥小人。覬顏降賊。有何面目。再來山上。龍壯怒道。淫賊。我救你的狗命。你不知悔過。還敢幫賊作孽。我特來取你們的首級。誰和你鬥口。有本領的便來鬥五百合。說罷。奮起神威。欸的一刀。向二人橫砍過來。二人連忙雙戟齊使。竭力將刀攔住。龍壯不待他倆回手。一緊手中刀。耍耍一連幾刀。上下翻騰。

殺得二人祇有招架之功。那能還手。龍壯見二人不是對手。不願戀戰。一拍坐。下斑騮。向前一衝。二人喫驚。連忙退後。手中戟一鬆。被龍壯斜劈一刀。將蔣瑯削成兩段。錢大純嚇得魂飛魄散。想要逃走。龍壯那肯放鬆。將刀一翻。順勢反掃過去。錢大純早斷頭落馬。趙勇見了。便喝令衝陣。天王趙獻忙傳令放箭。射住陣腳。領着三個弟子。勞正。王丹。李廷玉。親自出馬。龍壯拍馬舞刀直取趙獻。勞正等三人便斜刺裏殺將過來。趙勇。文成雙馬齊出。擋住廝殺。聞福疇也手挽青龍偃月刀。從後隊衝出來幫戰。當時趙勇。接住勞正。文成接住李廷玉。聞福疇接住王丹。八個人四騎馬。走馬燈一般團團轉戰。直殺得天昏地暗。風起雲停。奇句妙句。得未曾有。兩陣兵卒高聲吶喊。都看得呆了。戰夠多時。文成暗忖。各路都在進兵。我們要再在此戀戰。豈不落後。便想出奇制勝。架開李廷玉的峨眉雙鉤。將馬一夾。向斜刺裏衝退。李廷玉那裏肯捨。大喝一聲。縱馬追來。文成向本陣兵卒使個暗號。叫衆卒休動。潑刺刺遶陣而走。李廷玉舉鉤急追。看看離陣約有半里。文成兩腿一鬆。將馬放緩。李廷玉不知是計。急驟馬追上。文成待他馬近前時。突然緊

握鈎鎌鎗。猛轉身向下刺去。順勢回手一帶。鈎鎌鎗上的月牙鈎兒。早鈎住李廷玉坐

馬的前左蹄。凹。文成使勁將鎗向上一提。將那馬蹄別了下來。寫鈎鎌鎗的功用較之水滸傳勝多矣。非精於古兵器技

擊者寫不出自有鈎鎌鎗以來。以本書此處寫得最出色。那馬負痛。長嘶一聲。側身便倒。李廷玉翻身落馬。文成掉轉鎗

頭。照定李廷玉當心刺去。說時遲。那時快。忽的一道白光。將文成的鎗掃開。李廷玉乘

隙翻身跳起。文成大驚。閃眼看時。原來是神拳太歲李玄真驟馬趕到。一刀將文成的

鎗橫劈開去。救了李廷玉的性命。文成大怒。轉鎗向李玄真刺來。李玄真深恨文成投

降玄門。耍開大刀。緊緊進逼。文成也全副精神。使鎗迎敵。李廷玉忙拾起雙鈎。步行助

戰。文成力敵二人。大戰二百餘合。怎當得李玄真懷恨在心。使出全身本領。要取文成

的性命。文成看看有些喫力。滿頭汗下。李廷玉見了。心中暗喜。將雙鈎舞開。緊緊的夾

攻。三人又鬥了二百多合。文成着實抵敵不住。鎗法散亂。李玄真李廷玉二人進攻更

急。文成渾身是汗。先寫頭上出汗。後寫渾身是汗。次序井然。不紊。不因忙筆而稍亂。是斲輪老手。性命祇在呼吸之間。忽聽得對面

人喊馬嘶。燈如潮湧。文成暗忖。西山又來大隊人馬。我性命難保了。不覺悽然。轉念死

有什麼要緊。祇要死的不委靡。比覬圖生強多了。

願天下懼外殃國一味甘心受辱。拱手讓人欺侮者流三復斯言。

心頭一

狠。勇氣百倍。也不管他援兵有多少。拚命挺鎗狠鬥。一霎時。已見那隊人馬趕近前來。

齊聲大叫。休放走了叛逆。休放走了背師降賊的逆賊。

嚇煞急煞我。爲文成擔心。

文成視死如歸。腿上

雖被李玄真連靴帶袴削去了一片肉。毫不覺痛。如獬虎怒龍一般。咆哮擗刺。待那彪

人馬近前。細看時。却是東山東路陸水軍游擊將軍西方朔梁玄通。

東路游擊却是西方朔相映成趣。

領

着陸路援軍大統制雲中龍狄金兒。左統制笑面虎夏小鶯。右統制貫日虹裴國鸞。和

水路後軍大統制醉菩提胡萬春。左統制白面金剛蕭忠。右統制銅鎚蕭厚。統帶水陸

兩路六隊人馬。破了蝦鬚關。望見南路火起。

伏筆讀。者記清。

領兵來救。從此路過。見李玄真在

此。便大叫休放走背師降賊的逆賊。

此語極似西山兵將罵文成錯綜生趣。筆上開花極生活靈動宛轉變化之至。

圍殺過來。平添一

支生力軍。霎時將李玄真李廷玉二人圍住。文成頓覺精神百倍。大叫梁將軍快擒李

玄真。爲玄門出氣。替師祖誅逆。李玄真聽了。惱羞成怒。齧牙切齒。力攻文成。梁玄通要

開手中宣花大斧。直奔李玄真。截過去廝殺。胡萬春急舉金爪長柄鎚。照李玄真當頭

打下狄金兒也挺矛夾攻李廷玉。文成見已轉敗爲勝，便叫道：衆位同道，前山有趙獻當道，截住我們兵馬，不能進前，快分兵去救。此地有我和梁將軍在此，足夠殺這兩賊了。蕭忠蕭厚兩人聽了，忙引軍向前山去了。李玄真等二人鬥夠多時，裴國鸞夏小鷺二人也上前助戰。李玄真李廷玉兩個見勢頭不好，大叫一聲，并力一齊突圍而出。梁玄通掉轉大斧，領着文成等反追回來。李玄真恐怕被擒受辱，丟下馬匹，使劍術破空而去。李廷玉功夫不深，不能隨去，祇得慌忙爬在李玄真丟下的馬上。來不及騎上，故祇得爬上寫來極合事理。拚命飛逃。不料胡萬春馬快，趕將上去，手起鎚落，將李廷玉脊柱打開，滾下馬來。文成上前下馬，割了首級，隨着衆人領兵到前山來。這時西山的掃帚星羅娟星吞天吼文志純，隨着余太元趕到前山來救應。童朝柱也和西山的練兵頭領單金吾率援兵來到。趙勇龍壯聞福疇三人正在危急之時，幸得蕭忠蕭厚兩人率生力軍趕到。杵鎚齊舉，分頭衝殺。兵卒也將箭石亂放，方纔立住陣脚。余太元方要作妖法，斜刺裏鄒雷董玉寶方農三人領陸路中軍兵卒九百人殺來。東山兵將聲勢大振，裹住余太元等，使

他沒空施妖法。兩軍正在混戰。梁玄通文成等隨後趕來。橫衝直撞。陣勢愈加紊亂。余

太元便假作敗陣。逃到本軍兵叢裏。三字新 奇有趣念念有辭。揮劍大喝一聲。頓時陰風慘慘。

鬼哭神號。四面無數惡鬼向陣中闖來。不日衝而曰 闖寫盡鬼形東山兵卒大恐。頓時吶喊退逃。西

山僂儷趁勢亂殺。人少時尙能勝人多反打敗仗寫軍事變化已極絕非 他書寫戰勝負可以猜得者可比的是筆酣墨飽之文梁玄通趙勇鄒雷胡萬春

聞福疇狄金兒等主將。因頭昏目眩。忙叫各隊。前隊作後隊。後隊作前隊。火速退走。余

太元大喜。急叫衆將卒火速追趕。又使起妖法。呼呼風響。匝地火起。草木齊着。捲地燒

來。東山將卒更將驚慌。祇見那妖火其快非常。東山人馬方在奔逃。火已燒到面前。四

圍^森森亂燒。祇燒得東山兵將走頭無路。焦頭爛額。看看四圍的火合向中間燒來。休

想走脫一個。兵卒大號。各首將束手無策。心如刀割。正在危急之時。突然嘖嘖一聲。

平空起了個霹靂。接着閃電四照。傾盆大雨直注下來。將那野火野火兩字 妙語雙關霎時撲滅。不

知來救者爲誰。下回再續。

俠魂評曰。本回上半回了鄒家一段公案。下半回全爲取西山之大文字。完結首

尾。一氣呵成。

寫小虎子一心好義。結果乃係自救。張斌熱心助人。亦得了己之夙願。如此文章。誠足以興感末俗。

文章愈到結束而愈精采細膩。實爲他人所不及。

第一百二十回

定西山俠義慶團圓

泛海島壯志啓新邦

話說東山兵將正在危急時。突然一聲大雨直注。野火撲滅。東山將卒大喜過望。也不顧水漬泥滯。一齊倒戈反殺過來。余太元見了大怒。急忙又使妖法。祇見千妖百怪。牛頭馬面紛紛向東山隊裏撲來。東山兵又要反奔。梁玄通急忙喝道。這是妖道的障眼法。你們休怕。待他近前。使兵器搥砍。無奈那些妖怪。一個個冷氣逼人。近身時。雖不能噬人殺人。却是六月炎天。頓如三九嚴冬。毛骨悚然。冷徹心骨。首將立脚不住。衆兵祇得亂奔逃命。西山頭領童朝柱。滿心欣悅。急令單金吾督隊趕殺。趙獻也領人馬分頭急追。東山兵馬自相踐踏。死傷大半。恰值陸路後軍大統制小豹子李自芳。左統制邱大福。右統制邱大壽。會合了陸路前軍大統制傻大姐黃岫雲。左統制赤纓女鄧元姑。右統制冲霄鵠顧緝。水路右軍大統制白額虎梁洪。左統制錦毛獅梁廣。右統制金錢豹梁孔。隨着南路陸水軍游擊將軍雲中鶴殷玄珠。帶了水陸九隊兵卒。破了山西寨。黃岫雲飛劍斬了韓昌。抄攻匯里賊巢。路上接着陸路副巡察軍報使銀鎗印瑞芬。

通報前山敵賊厲害。特轉道來助。不料前面東山兵將大敗下來。撥腳不住。奔沖過來。反將殷玄珠等所部隊伍沖亂。一時間紛擾更甚。西山僕儼趁勢大呼追殺。殷玄珠李自芳黃岫雲梁洪等。也彈壓不住。兵卒亂躡。隊伍不分。亂如素絲。竟將不可收拾。余太元得意非常。驅逐妖怪。乘着邪風惡氣。旋風般撲將來。東山將卒正在大敗奔逃。心寒氣促。性命難保之際。忽聽得半空高唱一聲本師釋迦牟尼佛。這一聲直如清霄鶴唳。萬軍雜亂喊殺如雷之際。沒一人不聽得清晰如對面。入耳清涼。神志清爽。那些妖兵立時不見。梁玄通殷玄珠。連忙叫各隊首將。各將自己所部隊伍約束。反身攻打。各首將得令。齊聲下令歸隊。再有奔逃者。斬。聞福疇督在最後。遇着幾個小頭目。向後潛逃。被他舉刀劈死。其餘的見了。都不敢向後。各自認旗歸隊。梁玄通殷玄珠二人不待隊伍整齊。待得隊伍整齊時敵乘早又沖殺來了便叫各軍祇留大統制督隊。左右統制都隨着梁殷二人獨馬衝殺。余太元尙要作法。猛然見山巔上立着一個長身赤足頭頂發光的和尚。細看時認得是鎮天劍呂曙村。不覺大驚。暗道不好。怪不得俺的道法都被破了。原來這禿厮

在此。心中方在打算。忽聽得一聲長嘯。接着高唱一聲阿彌陀佛。余太元不覺毛骨悚

然。入常人耳。神清氣爽。入妖人耳。毛骨悚然。此聲何聲耶。同再看時。呂曙村已憑空而起。余太元更

加心悸神慌。急忙悄然遁去。趙獻正聚眾迎敵。東山軍將兩軍混戰之際。童朝柱見余

太元兩次施法得勝。滿心大喜。膽大心雄。依人而壯。醜極惡極。祇站在陣後。醜極高聲喊殺。這時他不

知余太元已逃。暗想此時東山兵已經大敗。俺何不到陣前門旗下去吆喝兩聲。一來

好顯顯威風。二來將來好報功受賞。唐士熙久已許俺坐第三把交椅。這不是個頂好

的機會。作者欲速其死。乃不覺窮。形盡相極。鑄鼎然犀之妙。麼想罷。便抱着花鎗。一抱字醜極。刻畫入微。走馬來到門旗影裏。走字活畫

一無用無聊之老官。僚描寫深刻已極。方要到陣前施威。不料東山陣裏陸路中軍三隊人馬。正趕到面前來。

領軍首將鄒雷董玉寶方農。並馬當先。鄒雷一眼看見童朝柱背後。認軍旗上有個童

字。知是這老賊在此。仇人相見。分外眼紅。牙齦一齧。兩腿一夾。挺起手中丈八蛇矛。大

喝一聲。如同半空起個霹靂。不愧稱為霹靂子。驟馬直衝過來。眾僕儻忙刀鎗齊舉。上前阻攔時。

怎奈鄒雷馬快矛沉。掃開鎗林。早突入敵陣門旗裏。照着童朝柱當胸一矛刺去。扎了

個直透窟窿。乘勢一挑。向後一甩。如賣藥道人杖挑葫蘆一般。將童朝柱挑將過來。負在背後。一手拔出佩劍。左右橫砍。劈翻了許多僕僮。躍馬回陣。扔下童朝柱的屍身。重復勒韁而出。直奔敵陣。

寫鄒雷如
生龍活虎

西山陣裏道姑羅娟星。忙舞雙鞭。接住廝殺。恰好這時

陸路副都督遼東鶴萬之一。率領陸路左軍莊金仞狄正祥。盧多兒三隊人馬。游擊到此。萬之一見兩軍正鬥得難分難解。便喝一聲。殺進去。帶領莊金仞等三個猛虎般斜刺裏突入敵人陣裏破陣。四個人刀鎗齊舉。鞭劍亂擊。直殺得尸填馬蹄。血濺紅甲。頓時陣勢大亂。前面水陸各軍見已得手。大喊一聲。一齊沖殺過來。余太元見妖法難使。陣脚已亂。料難困鬥。便伏鞍而逃。萬之一眼快。見一道人。抱頭伏鞍向西逃走。料是妖道余太元。忙縱座下神駒。隨後趕來。余太元大慌。拚命打馬飛跑。怎奈萬之一的坐馬天生神駿。四蹄如風。眨眼間已經趕上。萬之一奮起神威。舉起手中刀。大喝一聲。劈余太元於馬下。可憐余太元作崇一生。落得個腦漿迸裂。萬之一下馬割取了余太元的首級。回馬再來沖殺。祇見盧多兒在陣中如哮虎一般。橫沖直衝。鄒雷和羅娟星正鬥

得喫緊處。被聞福疇自後面趕來。一刀將羅娟星的腦袋砍了。盧多兒雙鞭齊下。將單

金吾打下馬去。殺了龍壯刀劈王丹。鄒雷生擒勞正文。成鎗挑文志純。姓文的挑姓文的。可謂整飭家風。又可謂

不宜外人一笑。祇逃走了趙獻一個。西山僕儼非殺即降。收拾了個乾淨。衆俠義正殺得起勁。

忽見鐵天王裴國虎錦毛豹鄒珏兩個。手揮黃旗。高聲大叫。元帥有令。水陸各軍快到

鴨嘴灘圍擒逆首唐士熙。妖道唐天虬。不得延誤。衆俠義聽了。各率本部飛奔而去。原

來水路副都督賽李達。杜橫魯。統領水路左軍。大統制賽木蘭。孫志雄。玉面哪吒。紀寶

璉。神棍唐采蘋。和水路援軍大統制鬧江蛟杜鱗。左統制玉面虎郭玉瓊。右統制鷓子

杜鳳等。六隊大小船艦。沿着洞庭西山巡行游擊。恰遇水路巡哨軍報使粉面狼鄒瑛

等報道着。西山妖道唐天虬。帶領着龍虎頭領。保着賽李俊。唐士熙。乘船逃走。杜橫魯

忙傳令追趕。鄒瑛掉船領路向鴨嘴灘來。果然望見許多船艦。駕起雙槳。如飛的逃走。

杜橫魯便令杜麟快追。先令自己的兒子沖頭陣。大公無私。不愧賽李達之名。更不愧爲副都督。一時槳打波翻。艚搖水濺。兩隊船

艦如競渡一般。前後追趕。不到一刻工夫。東山船已經趕上。兩軍便在水面上大戰起

來。杜橫魯一面親自帶隊助戰。一面令軍報使鄒珏上岸通報水陸兩路派兵來助。一霎時黃玄子莊廷鏢馬騰雲一齊乘船趕到。四面合攻。唐天虬見形勢不敵。便使起妖法來。一時黑霧迷朦。湖中伸手不見五指。連東西南北都分不出來。頓時大亂起來。杜橫魯等無法部勒。恐怕唐士熙乘此時逃走。却又無法圍戰。心中大急。正在爲難之際。突聽得上流頭水響。已不看見了故祇云聽得用筆入微却是左軍師不平頭陀朱奇得了訊。帶着大營水陸護衛使陳素鄒華趕來。助擒唐士熙的。到了鴨嘴灘湖中。忽見前面一團大霧。幪住水面。如雨天龍吸水一般。約有方圍百畝大小。看不見水面。祇聽得喊殺震天。都從霧中透出來。料想兩軍在此交戰。必是賊人又使妖法。便仗劍捻訣。大喝一聲。霎時霧破波清。衆兵將如夢驚醒。重睹天日。盡皆大悅。精神百倍。依舊圍殺。西山僂儷大急。一齊吶喊。各船自顧性命。打槳亂逃。唐天虬見妖法被破。大惱。披散頭髮。咬破手指。急唸咒語。含血噴去。頓時呼呼風響。直吹得那些船艦。船頭昂起。水湧進艙。東山兵撐船不定。立脚不住。又是一陣大亂。被西山僂儷乘風放箭。射倒數十人落水。唐天虬大喜。指揮

各船乘風冲圍。那知正是脫危之時。忽聽得一聲阿彌陀佛。祇見一個長瘦和尚。低頭合十。從水面上踏着破濤。如履平地。緩緩而來。西山頭領。僂僂見了一齊大驚。湖面上立時風平浪靜。那和尚遠遠的向唐天虬稽首道。大法師老衲稽首了。唐天虬這時已認得這和尚。便是鎮天劍呂曙村。自知不是他的敵手。方要設法逃遁。不料呂曙村一個稽首。不知怎樣頭昏目眩。當受不起嗎一笑倒撞下水去。杜麟望見了。便也奮身跳下水去。擒捉杜橫魯。便喝令各船圍擊唐士熙。正在紛亂之際。祇見陸上水面畫角亂鳴。旌旗耀眼。漫湖匝地而來。都是東山旗號。唐士熙這時已是心橫膽溢。手提大刀。親自出戰。不料岸上莊金人。裴國鸞。文成等三弓齊發。都射中唐士熙手腕肩頭。都想生擒故不傷他要害水面上聞福疇。鄒華等兩個。都卸甲下水。余向唐士熙船邊來。唐士熙忍痛掙扎。拚命冲圍。怎奈船如飛蝗。兵如潮湧。密密層層。四面裹住。你冲到東。他圍到東。你冲到西。他圍到西。任你如何。不顧性命。拚鬥冲突。再也休想得脫。杜橫魯見唐士熙帶着手下龍虎將。捨死忘生。一時不易成擒。心頭火起。便叫放箭。朱奇黃玄子連忙止住道。俺們要生擒他。

況且自己的船太多。放箭恐傷了自己的人。反爲不美。正說時。忽然船邊嘩啦一聲響。

亮起了一個大水花。接着冲出一個人來。却是出洞蛟鄒華。噴了一口氣。不曰吐氣而曰噴氣確見伏水

初出時之情況道。看見唐天虬麼。朱奇忙答道。沒見。鄒華道。俺和杜大叔兩個在水裏。扭住了。

他不料他力大異常。俺倆拖他不動。杜大叔便揪着他頸子。要他喝水。他倔强。俺便使

叉扎他。不料給俺一叉扎沒了。俺倆尋了半晌。也沒尋着。正說着。杜麟也冲出水面來。

問道。華兒。看見麼。鄒華搖頭道。沒見。二人正在敘說。忽聽得鐵鞭陳素高聲大叫。快救

聞大刀。聞大刀在水中受傷了。杜麟鄒華二人聽了。連忙赴水。洲向戰船叢中去。原來

聞福疇卸甲下水。便想扳翻唐士熙坐船。不料一時大意。見後面有一人跟着。赴水同

行。以爲是鄒華。不知鄒華已助擒唐天虬去了。祇一意向前洲去。纔離那大船有十來

丈時。突被後面那人暗算。順水勢。着此三字將水中戰鬥盡視出來不知如何體會得來的要的一叉。正扎在聞福大腿

上。聞福疇大痛。悶在水中。噁哨也不會叫得。確是在水中的情事寫來逼真忙負痛將兩脚一擡。掉轉身

軀。纔聽見那人不是鄒華。却正是唐士熙的兒子。右台村龔翰丞的兒子龔勤勳。心中

大怒。暗想我堂堂丈夫。怎被這兔子扎一叉。齧牙切齒。返身向前一冲。龔勤勳躲避不及。聞福疇扔了手中劍。振起右膀。使勁一擊。將龔勤勳手中鋼叉打落。將左臂一抱。早將那小兔子劈頭抱住。冒出水面來。正在大營軍師坐船邊上。護衛使陳素看見。方要援拉聞福疇上船。不料聞福疇因水浸傷。創痛的難忍。祇說得一聲。我受了傷。沫的又沉下去了。陳素不識水性。因此大聲呼救。水軍首將中識水性的如海龍王張斌。賽木蘭孫志雄等。都忙躡身下水。鄒華身輕。棧得快。首先趕到。見水面上直躺着一人。以爲是聞大刀。忙洲上前。一手將他的脚抓住。細看時却是龔勤勳。因被聞福疇夾的太厲害了。已氣絕身亡。絕倒故作諧語便拔佩刀將首級割下。再看前面。孫志雄已將聞福疇抱出水面。躍往大營軍師坐船去了。這時天色已是黎明。點清天色●已戰了一夜了照應筆意週到唐士熙手下的龍虎將。看看都被東山水軍首將擒殺完盡。羅繼組也被莊金傑打落水身亡。唐士熙看看要被擒住。忽地湖中起了個巨浪。如冲起一座水塔一般。頓時四面的水齊向那浪邊注去。都成水渦。大小船艦都豎將起來。兵將一齊大驚。齊叫不好。慌亂之間。那巨

浪中冲出一個人來。披頭散髮。赤着上身。如海怪一般。十分難看。託的跳上唐士熙坐船。一把將唐士熙負起。叫聲我主休驚。歛的駕起穿風法。破空飛起。打衆船頂上飛了過去。奇峯突起好看。煞人讀者試猜救唐士熙者爲何人。但從穿風法三字想到九十五回中之余飛虎。余飛熊兄弟則思半矣。這時湖水。因這巨浪吸得波濤

大興。震蕩不定。東山兵將拚命撐船扳舵。水中的兵將也都急忙上船躲避。這般久練的水軍魚兵。還翻了好幾號大船。漂失數十名兵丁。可見此浪之猛烈異常。接着便呼呼風響。空中

吹來無量數的小刀小鎗。紛紛向人亂扎。兵丁無法閃避。受傷的不計其數。頓時鬧得滿湖一片喊聲。不平頭陀朱奇。連忙唸訣破了妖法。水路中軍張斌。纔將唐士熙遺下的三艘巨船攔住。其大小百來號船。都被各隊捕了。祇是走了唐士熙和唐天虬兩個。那杜橫魯即便命各船沿着岸歸隊。紮成陣形。候元帥將令。且說陸路大都督鄭虬。率隊到岸時。和副都督萬之一。並馬指揮隊伍。忽見唐士熙被人救起。打頭上飛過。萬之一眼銳。早看清那背着唐士熙飛走的。便是元元真人野遊神唐天虬。便甩了盔鎧。裏面原已預備裝紮好了的。也顧不得唐天虬的妖法厲害。扔了手中刀。兩膊一拍。從馬

上欵的破空飛起。隨後趕去。五十字須作一氣讀下鄭虬也急拍坐下千里退風馬。從地下追趕。小

豹子李自芳正帶隊在旁。見萬之一遺下神駒。便從坐騎上躡身躍跨。跨到萬之一的

馬上。勒起韁繩。隨着鄭虬趕來。唐天虬負着唐士熙。飛了兩里多路。越過匯里。到西山

的後山沈家灣落下。想歇一會。再飛過湖去逃生。不料方纔着地。讀者試掩住下文猜之萬

等所乘之兩匹神駒。追着耶倘於衆俠義中一思。尚有誰未寫到則知必非三人趕到而爲久未寫及其名者所截着也突然岸上滾下來一朵白雲。雲而曰滾則其非雲也必

猜爲誰突然照着唐天虬頭上罩下。唐天虬不曾隄防。陡然間頸頂被排。呼吸不得。猝

然被壓倒地。急睜眼看時。原來是個人一般大小的老白猿。忙雙手撐拒。突又冲出一

黑犬來。一口將鼻子咬去。此時萬之一已經趕到。唐士熙方拾起唐天虬丟下的寶劍。

要砍那猿狗。萬之一早已手起劍落。將唐天虬肚腹劈開。猿壓倒狗齧鼻唐士熙拾劍而萬之一之刃已下可見其事之急如閃電

一般當作一氣讀萬之一不斷其首而砍其腹。因其首爲袁振華抱住恐傷及袁振華故砍其腹描寫極合當時令人讀之有如親見原來黃玄子因袁振華小黑龍不

同兵將易被窺破。便派遣他倆到後山埋伏。防唐士熙逃走。不料唐士熙走前面下湖。

袁振華等不會候着。異常氣悶。忽見唐天虬水怪般自天上掉下來。他倆的本性就看

不慣這般模樣。何況是已通靈性。奉令埋伏。唐士熙見唐天虬被殺。不敢抵敵。抱頭就跑。萬之一拔步趕來。唐士熙心慌意亂。也不知高低上下。東西南北。祇揀有路處逃走。跑了五六百步。被小黑龍追上。一口咬住他的左腿肚。痛徹心臟。忙揮劍砍去。不料袁振華趕到。猛然跳起。抱住他握劍的右手。照着腕脈。就是一口。咬得唐士熙痛不可當。鬆手扔劍。後面萬之一和鄭虬。李自芳齊到。唐士熙掙甩不脫。祇得拚命向前拉跑。拖着小黑龍。袁振華兩個。怎生跑得動。正在着急。前面山凸後忽然轉出一彪人馬。當頭一員大將。手提巨刃鈎鐮刀。唐士熙認得是龍壯。原來龍壯奉令保衛聞福疇。到後山大營戰船上。養傷歇息。路過此處。唐士熙情急。央告道。龍俠士乞念舊情。饒俺一命。放俺逃生吧。聞福疇在龍壯身後。見了唐士熙。怒從心上起。大喝一聲。躍馬而出。說時遲。那時快。聞福疇的青龍刀。李自芳的丈八矛。龍壯的鈎鐮刀。鄭虬的三尖刀。萬之一的紫電劍。外加袁振華小黑龍的兩張口八隻爪。齊到了唐士熙身上。頓時將個唐士熙弄得稀爛。不成個東西了。

絕倒如此寫法新穎奇特之至。唐士熙作惡多端乖戾暴虐其死也宜其稀爛不成東西乃見天道有憑罰當其罪

袁振華小

黑龍兩個還饒他不過。直將他兩隻眼睛球兒摳出。肚皮絞破。肝膽塗地。齧得粉碎。方纔罷休。衆俠義見淫賊伏誅。大功告成。滿心大悅。李自芳將坐馬還了萬之一。抱了小黑龍。袁振華捧着唐士熙的爛桃子般的腦袋。絕妙一幅猿猴獻菓圖鞭敲金鐙。笑逐顏開。齊向匯

里大寨而來。沿灘行去。方轉過山彎。忽見李世龍郝國雄兩個裹住一個白盔白甲的

人廝殺。行文餘波。了未了之事。上文聞福壽命李郝二人守灘原爲預防退路之計。足見大刀之將才乃作者以之作戰鬥餘波。并收拾趙獻既回應。且是補筆首尾相應。左右逢源。極其精妙。鄭虬

見那人正是趙獻。李郝二人不是他的對手。恐怕喫虧。便驟馬橫刀。冲將過去。趙獻聽

得腦後鸞鈴響。忙架開三枝戟。李二郝一故。是三枝細極。回頭一望。被鄭虬舉刀一揮。斬下個斗大的

腦袋來。當即會合李世龍郝國雄兩隊。轉到了匯里。船艦也都開到鴨嘴灘歸隊。這時

西山全山肅清。收降水陸僕僮二千餘人。大司馬開山太歲方大瑞。督糧使雙鎗將蕭

方。水陸四員軍報使。鐵天王。裴國虎。銀鎗印瑞芬。錦毛豹鄒玉。粉面狼鄒瑛。司令使八

臂。哪吒童天虎。宣啓使小悟空。孫彪。一衆人等護着大將軍攝行元帥事。裴世勳。帳前

校尉雲霧豹。張智。鐵頭王勇。手執鉞斧。步行開道。旌旗使小鐵篙吳望。掌着帥字大纛。

帶領着赤霞莊丁改練成的水陸護衛壯軍。

百忙中偏有此筆補寫護衛軍的來歷

明盛亮甲。弓上弦。刀出鞘。

浩浩蕩蕩來到匯里。山中漁戶莫民。都燒香迎接。裴世勳一一安慰。并邀了十多位耆老。同進大寨來。霎時間左軍師不平頭陀朱奇。右軍師鐵掌真人黃玄子。率領大營陸路護衛使鐵鞭陳素。大營水路護衛使出洞蛟鄒華到來。立時派兵站隊。沿寨巡哨。少頃水陸總游擊將軍通臂猿穆玄莊。水路游擊將軍西方朔梁玄通。賽尉遲馬騰雲。陸路游擊將軍雲中鶴殷玄珠。千里俠莊廷鏢等五人。和水陸大都督黑虎大王鄭虬。遼東鶴萬之一。神刀俠士顧鵬。賽李達杜橫魯。水陸十二軍三十六隊首將海龍王張斌。花班豹莊金人。飛鏢莊金傑。大刀聞福疇。賽仁貴郝國雄。小典章李世龍。賽木蘭孫志雄。玉面哪吒紀寶璉。神棍唐采蘋。白額虎梁洪。錦毛獅梁廣。金錢豹梁孔。醉菩提胡萬春。白面金剛蕭忠。銅鎚蕭厚。鬧江蛟杜麟。玉面虎郭玉瓊。鷓子杜鳳。霹靂子鄒雷。紅孩兒董玉寶。穿雲鷲方農。傻大姐黃岫雲。赤纓女鄧元姑。衝霄鵠顧緝。小花榮莊金仞。二郎神狄正祥。小玉女盧多兒。鐵塔趙勇。賽林冲文成。賽武松龍壯。小豹子李自芳。鐵羅

漢邱大福。穿山甲邱大壽。雲中龍狄金兒。笑面虎夏小鷺。貫日虹裴國鸞。三十六人。以及帳前護衛。俠援袁振華。神犬小黑龍等。先後到寨。上堂參見報功。各繳斬殺敵將的首級。裴世勳吩咐先派水陸軍兩隊。由小頭目帶領。去撲滅山南胡萬春放的燒山火。補前又叫大艦行廚將預備的酒。讌擺上。飲酒慶功。又叫蕭方清點倉庫糧草金銀。和奪得兵器馬匹。方大瑞擬文通告安慰山民。革除唐賊在山的惡例。孫彪去水牢陸獄。釋放囚犯。陳素去散放糧米銀錢。給殘老貧孀。張智王勇去掩埋死屍。正在安排各事。忽見鎮天劍呂曙村。手提人頭。飄然從檐口落下。笑容可掬。向衆人道。恭喜。恭喜。一舉而殲羣寇。但願滅胡兒。復天下。亦如此山。衆人一齊起身謙答。梁玄通等已看見呂曙村手提的人頭。是他們的同門兄弟神拳太歲李玄真。齊問道。曙村先生。這首級可是神拳太歲麼。呂曙村答道。正是。說起來。你們玄門真不愧。是關中獨步的俠義宗派。我方纔滿山瞎跑。祇以破妖法爲事。不想到了佛崖之前。恰遇神拳太歲倚馬呆立。見了我。便含笑招手。道。呂先生。你來的正好。俺託你一件事。俺無顏見俺的師兄弟了。請你

將俺這腦袋帶去給他們罷。我方要勸他放下屠刀。立時改行爲善。仍不失爲英雄本色。不料言未出口。他已左手將劍一揮。

凡自刎者以右手持刀必不死中國舊法檢驗殺死之屍以刀痕左右而斷自殺或被殺見洗冤錄補證作者寫李玄真

以左手自刎足見其博聞強記

首級已落。他這般慷慨自刎。可說是壯極了。不愧是玄門弟子。我祇得遵

他臨終囑託。將首級帶來給各位。我看他死時情況。已是大悟大覺。放下屠刀。立地解

脫。他比我們好多了。

是見到語是真佛語

穆玄莊。黃玄子。梁玄通。殷玄珠。聽了。同學之情。油然而慘然。

不覺淚下。當即起身請令。乞准收葬骸首。建墓立碑。裴世勳點頭答道。諸位不說。我也

須代他格外殮葬的。就是童朝柱萬惡不赦。霹靂子大仇已報。諒來不肯恨及枯骨。我

也想叫童司令使收首另葬。不知各位以爲如何。玄門衆俠齊聲道謝。鄒雷鄒珏鄒瑛

起身齊聲道。元帥仁政。敢不遵從。俺們原不過是爲公憤私仇。不得已纔殺他的。八臂

哪吒本是五義寨的兄弟。

將第一集中一提首尾相應

他雖大義滅親。俺們怎能不許他收叔父的骸

骨。衆人也道理宜如此。大家都不愧英雄。

衆俠此舉入情入理作者文字亦入情入理足見英雄作事不離情理二字才子作文亦不離情理二字

童

天虎聽了。起身謝過元帥及衆俠義。又向鄒氏姊弟三人謝了。方在報功首級堆中尋

出童朝柱的頭。邀了孫彪。

亦童朝柱之舊部也。理宜如此方是人情。

帶人同去收殮童朝柱骸骨。安葬不提。穆

玄莊等師兄弟四個也將李玄真的頭接過。謝了呂曙村。裴世勳二人自去收殮安埋。不在話下。且說玄門衆俠得北派劍俠領袖天劍呂曙村及他的門下相助。一鼓而得西山。將唐士熙一班人一戰而盡殲之。那心中的欣悅。自不待言。上下將兵一連歡宴三日。交相慶賀。真是連山水都吐翠映碧。草木也綻朱凝赤。全都露現十分的喜色。

用山水草木陪襯出衆人之喜悅是善用陪筆者。

但是玄門衆俠却絕不因此自滿。反而較之秘跡赤霞莊時。更加

熟慮深思。以防不測。那日肅清西山。歸隊報功時。正是午牌時分。行廚備酒。一則是慶功。二則是殺了一夜。也着實饑餓需食了。歡笑聲中。各自狼吞虎嚥了一飽。便散席議事。收拾西山的一切善後事項。都已派定了人。又調了一千人馬。派童天虎孫彪陳素鄒華帶領。和袁振華小黑龍兩個。回東山幫同原來留守的偏將頭目兵丁。守護湧翠。倦紅兩關。佈置停當。衆俠義團團坐定。穆玄莊首先開言道。西山已被俺們奪得了。這不過是幾萬里江山中的一撮土。俺們以後的事情正多着。如今大敵唐士熙已去。

再沒人和俺們暗中作對了。正好乘此設法。恢復我大漢河山。早一天滅了韃虜。百姓早一天脫離苦海。依俺之見。俺們休兵三日。乘那韃子的奴才沒防備之時。俺們分兵三路。襲取蘇州常州鎮江三處。作俺們的基業。逐漸攻取長江各省。將這東西兩山作個老巢。進戰退守。也不愁沒根基。量來憑着俺們這幾十個漢子。不見得幹不過那班喫糧不管事的營勇。和拖着老婆孩子的旗兵。朱奇道。穆游擊這話本是俺們應做的事。不過古言說得好。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俺們如今試向自己本身仔細觀察。可就看得着爲難的處所了。俺們現有四萬五千八百餘個水陸兵丁。六千多匹戰馬。三十艘大戰艦。約水路每軍可得三艘爲首將乘船其餘各艘爲大營及游擊將軍軍報使司馬督糧軍師都督等乘船之數也戰艦一百八十艘。每軍三十艘每隊得十艘漁船快船等一千九百餘艘。每隊約得一百艘上下●玄門實力至此始敍出●照前文每船十人計假定大有一二萬步軍約計陸路每軍約四千二百人每隊一千四百人馬約三百餘匹按前文陸路每隊祇九百人水路每隊祇大小六十艘船則奪取西山收降之船艘人馬甚多（前文無馬匹數目）實力不可謂不足也。其中有一小半是西山投降的。還沒教訓過。不甚可用。即使都能用了。不是俺長他人的威風。挫自己的銳氣。如今正是年廣堯數十萬大兵方平了金川回國。兵強將勇。能人

極多。況是方纔凱旋。銳氣正盛。俺們雖能和他鏖戰。兵馬恐怕難以敵他。這洞庭雖說太湖天險。但是兵多地少。他祇要長年累月的圍困着。俺們就要絕糧自斃。所以照目前前的形勢。俺們最好是韜光靜待。萬不可打草驚蛇。須知江南無山。是無險可守的。取之不難。失之也容易。待得機會。一鼓而下金陵。傳檄而定長江。那時纔可以和韃虜對敵。衆位以爲如何。杜橫魯道。那麼咱們何不馬上取江南奪金陵。傳檄長江。咧。以子之矛

爽直不讓黑旋風

此老令人愛煞。那年賡堯雖是個大俠。跟着四阿哥。

即雍正帝清時皇子稱阿哥帝行四爲奪位計好交游羅致故當時草莽市井莫不知有

四阿哥亦莫不以四阿哥呼之。杜橫魯年老矣。度爲雍正得位以前之英雄。故仍以此呼之。作者於此等處。對於書中人之年齡地位及書中之時代掌故。特別留意。而又以世家公子諳熟舊章。秉性聰明。博聞強記。爲此書生色不少。彼任意胡謔之所謂歷史小說。某宮某朝演義寫帝室如三家村皇。時着實收羅了許多北派劍客。祇是他遠在北京。一時怎能飛到江南來。俺們豈不是可以穩得金陵麼。杜老此論亦其有理黃女子道。杜都督。您錯會了朱軍師的意思了。如今不是取了金陵。便可和韃子相抗。不過因爲金陵是六朝建都之所。我大明太祖開基的都城。得了金陵。一可以壯聲勢。二可以立國都。三可以永作根基。祇是首先要行那朱軍師說的所謂傳檄而定長江的那

句話。金陵纔可以守。要不然。長江各省的兵來攻。齊魯淮豫也都派兵來打。前後夾攻。四面受敵。一個斗大的金陵城。還不如洞庭兩山。有太湖可作屏障。所以目前要緊的。是要設法使長江豫魯各省。真能響應咱們纔行。俺想有三條計策。如咱們出兵。各省一齊起義兵。反起來。使他自顧不暇。是下策。咱們出兵。得了金陵。使各省因咱聲勢根基而都來歸附。是中策。咱們出兵。各省齊起。逐滿洲文武。改漢室典章。會師薊遼。痛飲黃龍。那纔是上策。咱們現在人才雖多。祇是地方遼闊。派算起來。幾個人辦一省的事。急切裏是不得成功的。如今各省做官帶兵的漢人。他們嘗想到國亡於匈奴。貽羞祖宗。流毒萬姓的恥痛。一個個祇捏鼻頭。哄眼睛。還嚷着忠字兒遮門面。甘心爲奴。圖他的富貴。所以上策是難行的。祇好擇行中下兩策。李自芳說道。依此看來。咱們祇把這兩山作個根本。咱們仍舊分投各省。結納天下英雄。約期起義。諒各省的駐防旗兵。漢營練勇。也非咱們的對手。黃岫雲慘然說道。俺爺爺在日。便是和黃軍師說的下策一般的做法。座中各位前輩。及俺大姨丈顧都督。都曾經向這條路上出過死力的。俺奔

走南北一二十年。都是奉祖命。繼祖志。朝這條路上。下死功夫。所以深曉得這條路的艱苦。第一難處。是自己沒個根基。誰是倡首的人。且拏什麼兵來打仗。第二是教匪惡盜。崑和俺們作對。甚至於自己朋友。也被他人指使。自相殘殺。清初俠士盡喪於此一點。可謂中國武士道之大劫。嗚呼。今日

劍俠之寥寥。武道之不振。皆爲此一點所造成。但今日確乎尙有此類奇人。余曾親見其三。其一爲醴陵藍仙果。相人無不知者。得見飛劍者甚夥。今已坐化矣。一爲湖南楊某。能口吐小劍。與日月爭光。削石如腐。但人多不知。彼亦深諱。余於旅邸失眠。無意窺得一爲大俠龍天衢。前年已被人毒殺於海上矣。惟龍之履水步瓦。則曾親見之。劍術則得之傳聞。叩詢。究彼含笑而不言。以其武技測之。或爲此中健者。三人有一相同點。則生平未嘗御女也。黃姑娘特爲舉出。亦痛乎言之也。如今這兩項都沒關礙了。就是妖匪雖有大頭兒。已不多了。諒沒以前那般作怪。却有一樁事難上加難。俺爺爺一大半就爲這氣死的。這一項說起來也傷心。咱們這些漢人老百姓。實在是全無心肝。除了一班做官的。拚命想法陞官發財。外其餘的。你如向他說到復國的話。蠢的就掩耳答說。萬歲爺是真命天子。天上下來的。怎好謀反叛逆。那是遭雷打的勾當。絕倒此等人。如今尙有許多快休瞎說。乖的却又說是管他韃子也好。漢人也好。橫豎種田還糧。爲商納稅。管他幹嗎。有理亂不知之風者。謂之亡國奴劣根性讀老書更不用說了。除却死做八股。望中狀元。連皇帝是誰都不知道。的確并非作者挖苦。清時不知皇帝姓氏。籍種之舉人進士。不知若干吾曾考驗多次。確

有此情形習武的更是滿口的替皇家出力。祇管打熬筋骨。考武場。嚇詐孤弱。國家朝廷是

什麼都瞠目不知。似這般的人心。俺們那裏去尋幫手。祇好望着他乾着急。暗傷心。當時

確有此種情形。故文武志士之復國運動終不克有成也。如今要各省起義。豈不仍是走了這條走不通的路麼。俺看還

是另設別法的好些。鄭虬道。黃統制。您說的這些難處。俺也都嘗過來。但是您走的都是北省。俺却會到南省走過一轉。兩廣福建湖南等處的百姓。却大不相同。說到亡國的事。都摩拳擦掌。齧牙切齒。那一方大有可爲。就是北地草莽英雄也不少。他們雖是祇圖金銀錢財。不知國仇。咱們如果將銀錢收買他。也大可以拏來作用。俺們從前沒根基不好做。如今有了根基。自然好的多了。這班人都可以拉攏了。方大瑞道。這其間還有一樁事可慮的。咱們怎樣做法。難保無一兩處壞事的。偷或洩露了時。那些狗官豈有不對向咱們的。先前他們和咱們作對時。咱們足可以對敵不怕他。如今年廢堯回來了。手下能人衆多。朝廷得知咱們這般大幹。一定要年廢堯派人來捕拏。甚至於還要他來打咱們。都說不定。咱們這一點兒根基。是祇可以堅大起來。萬不可以被打

破的。這一點須得從長計議纔好。大家聽了這話都面面相覷。作聲不得。趙勇見衆人都沒法子。忍不住起身說道。那煌言島離福建祇一海之隔。說起天險。比這洞庭何止強勝百倍。我師傅不是將利害和進退的道理。昨天都向衆位說過了嗎。昨夜打了一夜仗。衆位或者都忘懷了。我想還是到那裏去的好。我曾經到那島裏去過一趟。現在除了要帶百工匠人和器皿前往。島內沒一樣沒有。鐵砂。礮。礮。礮。都浮在地面上。去這麼四五萬人。將那島都壅種起來。即使清韃子圍上一萬年。咱們也用不着着急。不比這裏地既不夠種糧。濟食。兵器鐵礮也要採辦。用盡了。就沒來源。……話尙未完。衆人如夢驚覺。暴雷也似齊喝一聲。怎將這一個好地方忘了。咧。呂曙村這時纔開口道。衆位意思。既都以爲擊煌言島爲一個好託足之所。却有幾樁事要事先預備妥貼的。第一樁。是先查一查水陸各軍兵丁中各行匠人出身的有若干。能駕船掌舵的有若干。……蕭方聽了忙起身攔答道。這一樁容易。先前在山東時。因爲要造盔甲。打兵器。做旌旗。修倉庫。俺曾將各軍花名冊。按名查明出身。好抽調匠作。如今現在一本清冊。

載明木匠若干。縫匠若干。弓匠若干等總數。祇要再將降來的兵丁查一查。便都明白了。既省筆且藉以顯雙鎗將理事之才。裴世勳之用人得當。呂曙村聽了。點頭接說道。如此甚好。祇是匠人用的器具。

有些是必定要先製備些的。其餘不過是鐵木石三項造成。到了島內能開鑪鍊鐵。便都好辦了。倒是耕牛。馱驢和猪羊貓犬鷄鴨鵝鴿等家畜種子。要多帶些去。還有食糧。菜蔬種子。以及醫生穩婆書籍顏料等等。都是島裏沒有的。第二樁便是衆兵丁有老小妻子。最好能要他帶去。咱們防着一時不能得手。便在島裏立國。現在島裏已有張煌言先生的舊部幾千人。祇是女人却稀少得很。間或有娶了雌野人的。也是一時沒法的權宜之計。并且也不到幾十人。倘使立國若不攜眷。豈不仍是有絕種之憂。第三樁是船隻。如今咱們所有的船。除了戰船是可以去得。大船勉強可行之外。這些快船漁船。怎受得起海中的風浪。都不能渡過去。如今打造是及。最好用鐵條串成木籬。雖是海水容易打進來。却永不會翻。比船還穩。不過要紮得結實些罷了。衆人聽了。都說想的周到。便請裴世勳發令備辦。裴世勳且不發令先立起身來。高聲說道。如今咱

們行止已經定局。世勳有一句話要向大家說。請各位務必允許。記得赤霞莊誓師起義。攻取洞庭之時。世勳曾一再的聲說這元帥的職位。祇能攝行。不能忝顏誤事。原說留以待賢。各位當時曾允世勳的。現在呂曙村先生來到。又議定到煌言島去創基立業。這島是呂先生尋得開關的。我既不明島中之事。馬上動身。我更不懂海行之道。尤其是軍旅之事。未嘗學問。怎能負此重任。因此我今日要實踐所言。請各位公懇呂先生爲帥。我情願備員記室。附驥成功。說畢衆人都道好。一齊請呂曙村接任元帥。呂曙村方說得一句。我是出家之人。衆人也不容他再說。紛紛以國家相責。呂曙村被圍逼了。祇得答應。衆人大喜。并議定仍請裴世勳爲副元帥。掌管政事。呂曙村當時便不客氣。發令預備。并傳知兵丁們。願去的須帶家口。不去的給二十兩紋銀下山。那知這些兵丁一則爲感激相待的優良。二則聽說到海外去。覺得新奇好耍子。要去的倒有四萬二千多人。祇有三千來個新降的人情願下山。當即發銀遣去。這一來東西兩山祇忙着搬物件。接家小。打造器具。派人到海口串紮木簾。真是人多好做活。忙了一個月。

早已諸事齊備。木篳也紮好了六百餘架。呂曙村便登臺點將。發令拔寨起行。計點

前部正先行嚮導使。鐵塔趙勇。

駕輕就熟
用得恰當

前部副先行。海龍王張斌。

爲煌言島衆生安慰及易
於抵岸接洽派得是極

前軍總統。雲中鶴殷玄珠。

前軍副統。鐵掌真人黃玄子。

前軍分統。霹靂子鄒雷。

紅孩兒董玉寶。

穿雲鷲方農。

鬧江蛟杜麟。

玉面虎郭玉瓊。

鷓子杜鳳。

中軍大元帥。鎮天劍呂曙村。

中軍副元帥。白面天官裴世勳。

中軍司馬。開山太歲方大瑞。

護衛俠。瓊袁振華。

神犬小黑龍。

左軍總統。西方朔梁玄通。

左軍副統。不平頭陀朱奇。

左軍分統。賽木蘭孫志雄。

白額虎梁洪。

神棍唐采蘋。

錦毛獅沙。

玉面哪吒紀寶璣。

金錢豹梁孔。

右軍總統。通臂猿穆玄莊。

右軍副統。賽尉遲馬騰雲。

右軍分統。傻大姐黃岫雲。

雲中龍狄金兒。

冲霄鵠顧緇。

笑面虎夏。

小鷲。赤纓女鄧元姑。

貫日虹裴國鸞。

後軍總統。千里俠莊廷鏢。

後軍副統。賽李達杜橫魯。

水陸大隊總統。神刀俠士顧鵬。

水陸大隊副統。黑虎大王鄭虬。

水陸大隊分統。小豹子李自芳。

鐵羅漢邱大福。

鐵天王裴國虎。

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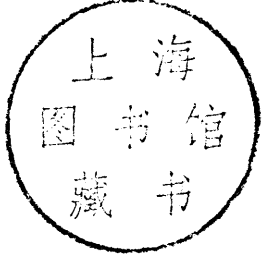
鎗印瑞芳。

穿山甲邱大壽。

粉面狼鄒瑛。

花班豹莊金人。

銅。



鏈蕭厚。飛鏢莊金傑。錦毛豹鄒珏。賽林冲文成。白面金剛。

蕭忠。賽仁貴郝國雄。賽武松龍壯。大刀聞福疇。小典韋李。

世龍。小花榮莊金仞。二郎神狄正祥。小玉女盧多兒。醉菩。

提胡萬春。

行軍都指揮使。遼東鶴萬之一。

行軍都督糧使。雙鎗將蕭方。

指揮司軍將鐵鞭陳素。出洞蛟鄒華。小悟空孫彪。八臂哪吒童。

天虎。督糧司軍將雲霧豹張智。鐵頭王勇。

統率水陸軍校。乘簾出口。換船揚帆。向浩渺無涯。海天空處而去。曲終人不見要知衆俠

義出海後。情況如何。結果如何。且待作者重整毛錐。再和諸君相見時。再說。

俠魂評曰。神龍見首不見尾。令人悠然神往。悵然若失。

本書以「江湖廿四俠」名。則諸俠離江湖而去國矣。宜乎告一段落。

中華民國十八年七月廿日再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繪像

江湖廿四俠

全書十六冊 一百廿回

後組八冊定價大洋五元

訂約發行者	採徵及造意者	參校者	評語者	批注者	著作者
上海校經山房	上海時還書局	振民編輯社	萍水公文直	古董姜俠魂	譙北楊塵因
				長沙張冥飛	

總發行所上海時還書局及校經山房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2 4654B

陳萍青先生著……

武當瀟派……

武當劍俠傳

李景林先生

陳微明先生
陳志進先生

袁寒雲先生

謝遠涵先生

名人
題詞
序文

費隻園先生著……

長篇香艷歷史小說

清代三百年艷史

紫琅唐熊著……

長篇香艷歷史小說

陳隋艷史

本書作者。陳萍青君。精嫻于武當拳技

劍術。是書內容筆法。均係確實經驗。

深有研究之秘妙門徑。隨筆描摹其中。

書中英雄武藝。盡屬武當瀟派。得此一

書。非僅可作武俠小說觀。且亦可作武

術界之指南針也。

(本)(書)(特)(點)

三百年來：趣聞怪事：數百餘件：盡在其中：

清朝艷史：書中描寫：莫不盡致……

宮闈秘事：書中說明：無不詳細……

香艷處令人魂銷魄蕩：秘密處令人意想不到：

奇突處令人拍案叫絕：滑稽處令人捧腹大笑：

奇聞異事：有話說不盡的神秘黑幕

情節離奇。趣味濃郁。結構精華。

文筆流利。洵為香艷歷史說部中之傑作也。加

以精美繪圖。名人題詞序文。

美不勝觀。裝璜特別考究。讀者非常滿意。大

好奇書。盡速購閱。